

中國上古史研究論叢

● ● ● ●





顾颉刚在香山 (1966)



胡刚先生
(1974年摄于北京寓所)

目 錄

自序一	一
自序二	八
一 詩經(商、周的祖先)	一
二 詩經(厲)	二
以上為儒家以前的記載	
三 論語	四
四 孟子	五
五 堯典	九
六 荀子	一五
以上為漢以前的儒家的記載	
七 史記封禪書(五帝)	一四
八 國語(包左傳)	一五
九 楚辭(離騷、九歌、九章)	二三

一〇	楚辭(天問).....	二五
一一	山海經.....	三三
一二	史記騶衍傳.....	三七
一三	呂氏春秋.....	四三
一四	呂氏春秋(十二紀中的五帝).....	四七
一五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皇).....	五二
一六	史記封禪書(封禪的故事).....	五七
一七	莊子.....	六四
一八	淮南子.....	七一
一九	漢書藝文志.....	八一
	以上為戰國秦漢間的非儒家的記載	
二〇	五帝德.....	八九
二一	帝繫.....	九八
二二	世本.....	一〇九
二三	春秋繁露.....	一一八
二四	史記.....	一三六

二五	易傳	一五五
	以上為西漢時的儒家的記載	
二六	世經	一七八
二七	月令等(五帝五神)	三三七
	以上為劉歆的歷史系統	
二八	讖緯	三三五
	以上為讖緯的歷史系統	
二九	白虎通德論(三皇五帝)	三二四
三〇	風俗通義(三皇五帝)	三三三
三一	孔氏尚書傳序等(三皇五帝)	三三六
三二	孔子家語五帝篇	三三四
三三	後期的三統說	三三五
三四	潛夫論(五德志志氏姓)	三六三

以上為有了世經和讖緯的系統之後，一般學者受了它們的影響，而又想調和各方面的衝突，各以己意整理出來的歷史系統。

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

這講義是講中國上古史中的天子諸侯繼承的舊系統的，分爲上下兩部分，上一部分講夏以前的舊系統，下一部分講夏以後的舊系統。

一 詩經（商、周的祖先）

在我們現在看得見的最古的書裏，要尋求上古時代帝王繼承的很明白的系統，是尋不出來的。我們信得過的最古的書，是詩經。裏邊許多是東周人做的，也許有些是西周人做的。

詩商頌的玄鳥是東周時宋國人做的，說他們的祖先的來源，是：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大雅的生民是周朝（西周或東周，尚未考定）人做的，說他們祖先的來源，是：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

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魯頌的閟宮是魯僖公時人做的，因爲魯與周本是一家，所以也說他們的祖先后稷。

詩經（商周的祖先）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

這些話真不真是另一個問題，但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話裏知道他們那時對於自己的祖先的觀念是這樣的。

他們那時對於自己的祖先的觀念怎麼樣呢？他們以為祖先都是天生的，上帝特意要生出一個人來，繁衍他的種族在這世上。各個種族的祖先不同，他們以為有的是上帝派一個天使帶下來的（如膚），有的是上帝自己挑選一個女子，叫她傳種的（如圖）。這便是「天子」一名的來源！

這種故事的詳細情形，我們不能知道了。從這些零碎的材料裏，我們可以得到上面說的一個概要，知道他們不承認始祖的前一代是人，知道他們不承認和別的種族有共同的祖先。

一一 詩經（禹）

但他們在始祖之外，還說起一個古人——禹。

商頌長發中說：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又殷武篇也說：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

在這兩條上，可見商人承認禹的時代在上帝「立子生商」之前，承認商人立國的地方本來是禹的地方。

魯頌閟宮說：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稗穰翼翼，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繼禹之緒。

又小雅信南山云：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大雅韓奕云：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大雅文王有聲云：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

在這四條裏，可見周、魯的人也承認禹的時代在他們的始祖后稷之前，而且是一個甸山，治水，奄有下土，俾民稼穡的人。

我們從詩經裏，知道商、周兩族都以禹爲古人，比他們自己種族還古的人，禹又是一個極偉大的人，作成許多大工程，使得他們可以安定地居住在這世上。

在西周和東周，關於商、周兩民族的始祖以外的古史傳說，當然還有。但我們在詩經裏，只見他們謳歌最多，贊歎最熱烈的，惟有禹一個人，可以曉得禹是他們那時的古史中的惟一主要人物。

三 論語

論語是私家著述的最早的一部書。據歷來學者的考定，這是曾子的門人們記的，已當戰國的初期了。

論語中講的古史，禹以外多出了堯、舜、堯、舜的時期在禹之前，堯、舜的地位在禹之上。現在鈔出幾段：

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泰伯）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這三章都在泰伯篇之末，都詠歎這三個人的功績，其排列的方式是「堯—舜—禹」。從這些方面，我們可以知道這三個古王的年代次序。

這便是戰國諸子公用用的方式。舉了論語，別種書可以不說了。

但堯與舜，舜與禹，時代隔開多少呢？他們三人有什麼關係呢？以上幾條還沒有說，而論語末一篇——堯曰——卻說得很清楚：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從此可知堯與舜，舜與禹，都是同時代的人，他們因為「天之歷數」所在，互相交替了。這便是戰國以來極流行的「禪讓說」。不過據前代學者研究的結果，這許是戰國後人插入的。我們姑且不管這是不是論語的原本，拿了來代表戰國時的古史系統總是可以的。

於是我們可以假定：截至論語的時代，古史系統還不甚久遠。在三代以前，他們只說起堯、舜、禹，而且這三個人是同時代的。

四 孟子

孟子是戰國中期的。在他的書裏說到的古史，和論語差不多，但是有一些不同，就是多出了「帝」

的名詞。

帝，是什麼？是上帝，是「帝立子生商」之帝，是「履帝武敏歆」之帝。但到了孟子裏就不作上帝解而作人王解了。它說：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萬章上）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萬章下）

大舜有大焉，……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于人者。（公孫丑上）

它稱堯，稱舜，都爲帝，可見帝是他們的階位。至于堯、舜稱帝，何以禹不稱帝呢？可惜它沒有提起。

他們禪讓的情形，孟子中也說得最明白。萬章上篇講：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曰：「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

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堯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這段的禪讓說雖和論語堯曰篇的有些不同，但是更精密了。第一步是堯薦舜於天，第二步是舜相堯二十八年，有很好的成績，天也受了，民也受了，然後第三步堯崩之後，他隱居起來，諸侯百姓硬把他拉做「天子」。

二千餘年來，中國的文化統一在儒教之下，而孟子是儒教中的亞聖，所以他這一段話便成了古代的史實。如果我們能毅跳出儒教的範圍，瞧瞧論語以前的記載，那麼這種美滿的禪讓，這種「天人合作」的世界，真不知從何說起呢。

戰國以前，禹在古史中雖甚佔地位，但他的世系和代號都沒有說明白。論語末篇雖說他受舜禪，而禪了之後怎麼樣呢？他更禪給哪一個呢？也沒有說。到了戰國時，纔說明白了，所以孟子中有下列一段記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萬章上》）

在這段上，可見禹是啟的父親，是夏代的開國之君。又可見他所以把傳賢的局面改做傳子的局面，也是出于天意。

至于古時的人物，孟子裏有一段集合的記載。滕文公上篇，孟子對許行的徒弟陳相說：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瀦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這一番話，把玄鳥降下來的商人的祖契，姜嫄和上帝合生的周人的祖后稷，以及在商、周兩族祖先之前的偉人禹，兩個人帝堯、舜，還有一個似乎是秦人的始祖益（史記說秦祖柏翳，佐舜調馴禽獸），歸到一條線上，把這一個時候的歷史縮得短，放得廣，實在是一件極可注意的事情。其一，以前許多年中發生的古史傳說到此只共同占着一個短時期了。其二，這時候的儒者只注意這一段短時期中的古史，至

于堯以前的情形怎麼樣，他們是不聞不問的。

五 堯典

在孟子書中曾提及堯典這部書。但現存的堯典似乎充滿着秦、漢統一匾字的氣味。究竟現在的堯典是孟子所見的原本呢？還是把孟子所見的改作的呢？還是漢人另外作成的呢？這個問題我們一時不能解答。

堯典中的古史系統，和孟子中的古史系統最相近；它已把許多古人集合在一個短時期內，但它還不曾想伸展到洪水以前的世界。我們現在把這篇鈔錄在下面，俾便和孟子的話相印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善，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曰：「嚳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嚳訟，可乎！」

帝曰：「嚳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

「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

于文祖。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

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

「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帝曰：

「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爰、辟、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這篇文字，寫古代的一班名人聚在虞廷上踴躍濟濟，相揖相讓的樣子，真足以表現一個很燦爛的黃金時代。堯、舜時的政治所以給後來人認為理想中的最高標準者，就因為有了這篇大文章，可是篇首明言「曰若稽古」，足見它並沒有冒稱堯、舜時的記載。又它把「地平天成」的成績都歸到舜的身上，使得堯只成一個無用的好人，是和論語不同而和孟子極相像的。這原是說故事的恒例。試看三國演義，只

馬要竭力表章諸葛亮的智謀，便把劉備寫成了一個忠厚有餘而才幹不足的人了。

六 荀子

在孟子後數十年，儒家的大師是荀子。他的書裏所說起的古史，和孟子中所說也差不多。但孟子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他只提出春秋時代的五霸和夏、商、周時代的三王，組成兩個集團，至于三王以前，他便沒有什麼集合的稱謂。荀子卻不然，他說：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霸。

他在三王和五霸之上更堆上了一座「五帝」了。

五帝是哪五個人呢？他沒有說起。他在非相篇裏說：

帝堯長，帝舜短。

又說：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

在這裏，他當然以帝堯和帝舜歸入五帝的一組中的。至于堯、舜以外的三個帝我們還是從別種書裏去尋吧。

七 史記封禪書(五帝)

在史記封禪書中，說起秦國祭祀的上帝。節錄如下：

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牝羊各一云。

秦文公夢黃地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郿。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秦宣公作密時于渭南，祭青帝。

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

櫟陽兩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

漢興，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

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吾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

在這幾段文字裏，可見秦國的上帝是分顏色的。末條云「有白、青、黃、赤帝之祠」，而赤帝之名爲前數條所未言，但有「秦靈公作下時，祭炎帝」的話，可見炎帝就是赤帝。（此文於青、黃、赤三帝只說了一次郿祠，而白帝共有三次創祠，頗可疑。所云「秦襄公居西陲，自以爲主少皞之神，祠白帝」，又云「櫟陽兩

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祀白帝，皆與秦、漢間五德終始說相應。疑當時秦公隨意分色立祠，後人乃以五德說附益之耳。）

我們讀此，須得記着：黃帝、炎帝是秦國的上帝，和青帝、白帝們是同類的。

八 國語（包左傳）

國語這部書的著作人和著作年代都不明瞭。司馬遷所說的「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及「左丘明無目」，是關於這書著作人的唯一的材料，但是這人的生平絕不可知。漢書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題「左丘明著」，又有新國語五十四篇，題「劉向分國語」。原本只有二十一篇，爲什麼一經劉向之手就有五十四篇之多呢？劉向的著述完全傳下來，爲什麼這一部書絕沒有人提起呢？按春秋左氏傳一書也說是左丘明作的，但是劉歆以前沒有這句話，劉歆又因爭立左氏傳于學官而爲諸儒所抨擊，所以很有人疑心左丘明只有國語一部書，春秋左氏傳乃是劉歆把國語中的一大半析附春秋經文而成的，故所謂五十四篇的國語直是左丘明原本，而所謂二十一篇的國語乃是左傳採用以外的殘餘。（參考劉向傳左氏春秋考證及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依我看來，這話頗可信據。

上面引的論語、堯典、孟子、荀子，都是儒家的著作，它們說起的古史可以代表儒家的古史觀。但國語（包左傳）是和儒家學說沒有關係的，所以它裏邊說起的古史便很不同了，它不願至堯、舜時就停

止，它要說到洪水以前很遠很遠的。

國語所說的史事的信實的程度，和三國演義差不多，事件是真的，對於這件事情的描寫很多是假的。又它經過了漢代人的亂亂，當然裏邊說的古代史事雜糅着漢代的成分。現在尚未能判別清楚，姑且一起鈔了。

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晉書四）

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左傳哀九年）

這是把黃帝、炎帝從上帝的位子上拉下來，一齊做了少典的兒子，把周朝時最大的兩族分配給他們，做他們的子孫的。（還有白帝、青帝，不知他們爲什麼不一齊拉了下來。）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媯、儀、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晉書四）

這一段和上引的一段是出于一人（司空季子）之口的，但這段比了上面一段複雜得多，——黃帝的子孫不止姬姓了，還有任、媯等十一姓。但是，這段的文實在錯誤得可以。（一），既云「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然則當有三人同一姓，或四人同二姓的，何以但有兩人是同姓的呢？這還不奇，乃至（二），前云

「惟青陽與夷載皆爲己姓」，後又云「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然則同姓的是己姓呢？還是姬姓呢？青陽這個人是同于夷載而姓己呢？還是同于蒼林氏而姓姬呢？短短一段文，錯得這樣利害，可見講「黃帝子孫」故事的人實在是胸無定見，逞口臆說。

昔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鉉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豈翳多寵，皆亡王之後也！……有夏雖衰，杞、鄩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憎淫之心聞之。……夫亡者豈翳無寵，皆黃、炎之後也！（潤澤下）

這一段太子晉的話要說明一個意思，就是不順天地，不和民神的，雖黃、炎之後必亡，例如共工和鯀，其順天地，和民神的，雖已亡了的可以復興，例如禹和四嶽。其中所說的世系，灼然可知的是：

共工 → 四嶽 → 齊、許
伯繇 → 伯禹 → 有夏 → 杞、鄩

末了，他又說「皆黃、炎之後」，而哪個是黃系，哪個是炎系，他沒有說明。高誘注說：「鯀，黃帝之後也。共工，炎帝之後也。」如果他說的話不錯，則炎帝爲姜姓之先（與潛語相同），共工和四嶽也是他的後代，黃帝的子孫不止十二姓，還有皇天賜給伯禹的一個姓——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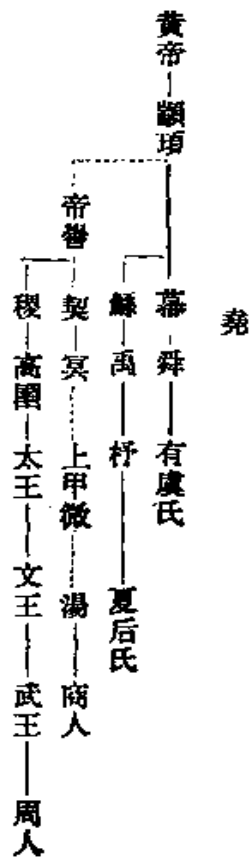
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改也。」（左傳昭公十七年）

從這一條上看，在黃帝、炎帝之後而王天下的有共工氏、太皞氏、少皞氏、顓頊等。他們的紀官頗含有秦、漢間改制的意義，所以每易一朝必把官名（也許再有別的）換過，以表示其爲新王的體制，直到顓頊以後才把古代的成法毀壞了。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鄗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高誘注：「舜，當爲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

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禮記上）

在這一段裡，雖只說崇德報功的祭祀，沒有明說他們這班古人的祖孫父子的系統，但看「周人……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及「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的話，可見所謂各代祭祀的古人實即對於他們本朝有功德的祖先。於是可列出他們的系統來（凡有疑義的都以虛線表之）。



這樣的排列，使得黃帝之後成爲兩系：虞、夏爲一系，商、周爲一系。虞、夏是否同系，我們沒有材料，姑且不說。至于商、周的祖先，我們在詩經上看到，一個是天命玄鳥降生的，一個是上帝憑依了姜嫄而生的，如何可以合做帝嚳的兒子呢？——除非帝嚳是上帝，才有這樣大的權力！還有一件事情應該注意，在這個系統之外，烈山氏和共工氏是有天下，伯九有的。共工氏，書上見得還多，烈山氏則僅此一見。

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是天啟之心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

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豷夷、豳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郟、鄆、路、偃陽，曹姓鄆、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非姓乎？非姓蓋越，不足命也。蠻非，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非，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鄭語）

這是周衰之後，虎視眈眈的諸外族要求繼周而興的一種呼聲。楚國本是蠻族，經它這樣一講，他們的歷史就很長久了，直到虞、夏之前的高辛氏之世了。（此文與帝繫姓所記楚事相表裏，又可見古史系統之伸長半由于各強國之自己擡高其家世，故全錄之，讀者可舉一以反三也。）至齊爲伯夷之後，秦爲伯翳之後，他們又都遠事堯、舜，也足見堯與舜中人物的來歷。

任、宿、須句、顓臾，實司太隸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左傳僖廿一年）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麇。滅文、仲、圍、六與蔘滅，曰：

「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左傳文五年）

麇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左傳昭廿九年）

陳，顛頊之族也。……自燕至于晉，賤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于遠，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左傳昭八年）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齊），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左傳昭二十年）

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左傳昭十八年）

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鑿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鑿是以不祀。（左傳昭十八年）

惠公獨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毋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左傳襄十四年）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歸于有仍，生少康焉。……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之綸。……以收夏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左傳哀元年）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左傳哀六年）

在以上許多零碎材料裏，可以明白現在古史中的多少重要人物，如太皞咧，皋陶咧，祝融咧，夔咧，都來自各國的祖先，與商契、周棄相等。但也有同樣的祖先，卻被人們忘卻了的，像有濟、庭堅（舊說即皋陶，非）、虞遂、季荊，在國語上一見之外便不提起了。可見他們有幸有不幸，他們地位的高下完全靠着講故事人的口愛說不愛說。至于四嶽，說是齊的祖先，也說是戎的祖先，或者姜卽是羌吧？又如唐

虞，通常都看作很短的兩代，是盡于堯、舜二人之身的，但從這上面看，陶唐是到夏時纔滅亡的，有虞則從舜到瞽瞍，到舜，到遂，到思，一直傳下來，他們的國命不知至何時纔終訖。這明明白白是兩個國，和夏后氏同存在的兩個國，何嘗在統一的國家之下互相禪讓！就是舜，也何嘗「發于叀」之中「呵」！又如許多「氏」（像有仍氏，大庭氏，蒲姑氏），林林總總的立着，也可約略見出那時的不統一的样子。

國語所記的各國世系，凡出力寫的恐怕都是「有所爲而爲」的，至于無意中說到的地方，或者很有些真材料，爲別種書裏所看不見的。這種材料，我們要注意搜羅着，要和我們常看見的史書（如史記、通鑑綱目前編、綱鑑易知錄）比較着，研究它們爲什麼會得不同，史記等是這樣的整齊，而國語竟這樣的歷亂？

九 楚辭（離騷、九歌、九章）

楚辭，是一部楚國的詩歌集。是不是屈原一手做的，或是一大部分楚國流行的無名氏的詩歌和小部分屈原的作品相糅雜的，這問題還沒有解決。但若我們寬泛一點講，這書的全部是戰國、秦、漢間的楚人所作，可以無疑義，所以我們便可在裏邊抽出戰國、秦、漢間的楚人的上古史觀來。（本來前代學者所承認的上古史只是魯國人的和漢代人的。國語頗軼出這個範圍，惜不知這書的著作地點在哪裏。

惟有楚辭可以決定是楚國的，拿來比較魯國的古史便很可見出兩地傳說的特異。

離騷經的第一句就是：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屈原是楚國的王族，他自稱爲帝高陽之苗裔，可見早有人把楚國的世系挂在帝高陽的名下了。帝高陽這名，我們在前邊還沒見過（我們見過的是帝堯、帝舜、黃帝、炎帝、帝嚳），不知道是誰。就是記載楚事最多的國語，也不過說楚國是祝融之後，而祝融是高辛氏的火正，沒有捧他爲古帝的雲初，（高陽氏是有的，見左傳文十八年，但沒有稱他爲帝，也沒有說他和楚國有什麼關係。）爲什麼屈原要說自己是帝高陽的苗裔呢？於此可見戰國時的古史系統實在伸展得很快，楚辭比了國語，時代並不後了多少，然而楚國的祖先卻已變了：從前只在某帝駕前做官，現在自身就是帝了！這多麼濶氣！（卽此可以證明，周衰之後，楚國有統一天下的資格。）

楚辭中還有一個特別的名詞，爲從前所未見而堪與孟子中的「帝」配對的，是「皇」。

這個「皇」字在詩經中本是常見的，但只是動詞（「繼序其皇之」）、形容詞（「皇矣上帝」，「皇祖后稷」）、感歎詞（「於皇來牟」），沒有用作名詞的。（周頌執競的「上帝是皇」，朱熹解作「上帝之所君」，是當作名詞用的，但試問還像一句話嗎？）

然而到了楚辭中，這「皇」字明白用作名詞了。離騷經云：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九歌之一爲東皇太一，其詞云：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它稱了西皇，又稱東皇，又稱東皇爲上皇，大約因爲「帝」已用作人王的位號，再拿來稱呼上帝嫌於惑亂，所以改用了訓「美」訓「大」而又慣用作天神的形容詞的「皇」（用「皇」來形容上帝的，如大雅抑的「肆皇天弗尚」，呂刑的「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用「皇」來形容祖先的，如周頌閔予小子的「於乎皇考」，「念茲皇祖」來稱呼上帝了。（「上皇」，卽「上帝」的變名。）

九章的橘頌中也有句說到「皇」的：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這個「后皇」向來解爲楚王，似乎應當作人王解，但看下面一句「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就知道也是說的上帝。人王能令橘樹永遠生在南國而不遷徙嗎？

古書上，「皇后」這個名號是有的（書顧命「皇后憑玉几」指的是人王，魯頌閔言的「皇皇后帝」指的是上帝），「后皇」卻沒有。這因爲「后」是名詞，「皇」是形容詞，形容詞應當放在名詞前邊的緣故。這裏卻倒轉來用，可見作者確認「皇」字可以替代「帝」字，所以把通常用的「后帝」（例如左傳的「后帝不臧」）改作「后皇」了。

我們讀了楚辭，應當牢牢地記着：「皇」字用作上帝之稱是始見于楚辭的。他們所以不稱「上帝」而稱「上皇」，不稱「后帝」而稱「后皇」的原因，恐怕由于「帝」名已慣用于人王，嫌神人之無別，便換了一個

字來專稱上帝呵。

一〇 楚辭（天問）

楚辭中有一篇很特別的東西專講古史的，是天問。這是很長的史詩，是古代僅有的一篇史詩，全篇皆為發問，或問宇宙的構成，或問人事的因果，一共有一百八十餘問。如果那時有一個古史專家，一定要給他問倒。這篇的作者向說為屈原，據我看來，似乎應在離騷、九章諸篇之前，因為離騷等篇說「皇」，說「帝高陽」，說「重華」，說「處妃」，這裏邊都沒有提起。這裏邊說了遠古之後，就說到鯀和禹，後來雖也說到堯、舜，但遠不及說鯀、禹的熱鬧，頗有詩經以後，論語以前之風。又其中稱人王曰「后」（啟代益作后），「鼓刀揚聲后何喜」，稱上帝曰「帝」（帝降夷羿），「稷維元子，帝何竺之」，亦曰「后帝」（「何獻蒸肉之齊而后帝不若」，「緣鵠飾玉，后帝是饗」），這也是和詩、書相同而和孟子、離騷等大異的。所以我疑心這篇文章是作于戰國之初的，現在湊編講義的方便，放在此地，未免冤了它呢！

今把天問中所說關於從遠古到夏以前的，節鈔在下面：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晝闇，誰能極之？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圓則九重，孰營度之？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角宿未旦，曜靈安臧？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

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鳴龜曳銜，鉉何聽焉？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腹鉉，夫何以變化？

纂修前緒，遂成考功，

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洪泉極深，何以實之？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順蹙，其衍幾何？

楚辭（天問）

崑崙縣圃，其居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西北辟啟，何氣通焉？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雄虺九首，儻忽焉在？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靡萍九衢，泉華安居？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鯀魚何所？軀堆焉處？

羿焉蹕日？烏焉解羽？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

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

胡爲嗜不同味而快菹飽？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蠶，

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

皆歸歟而無害厥躬，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阻窮西北，巖何越焉？

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或播秬黍，莆藿是營，

何由并投而眩疾脩盈？……

舜閔在家，父何以鑿？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

楚辭（天問）

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簡狄在臺嚳何宜？

玄鳥致胎女何喜？……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

投之於冰上，鳥何煖之？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

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這許多句子雖有讀不懂的，但天問對於上古史料的貢獻已不少了。如：

(1) 它使我們知道古人對於自然界現象的想像與解釋(從「上下未形」到「曜靈安藏」)。儒家對於宇宙來源問題向來是不談的(漢儒雖談，只是五行術數之說，並非對於自然界的觀察)，所以我們不能從他們的書裏知道古人對於這方面的觀念。這一篇很供給了些材料與我們。

(2) 它使我們知道較早的鯀、禹故事(從「不任汨鴻」到「鮌疾脩盈」)。禹的故事是戰國以前的。一件最大的故事，不幸後來給舜的故事罩過了，漸漸銷沈下來。現在流傳的古籍，大都是戰國以後的，它們已把禹的面目改換了，成爲孔、孟的道統中人了。天問中所說的禹還是一個上天下地，移山倒海的人，所說的鯀還是一個給上帝厭禁在山裏的人。天問中的「帝」均指上帝，見上說。此云「帝何刑焉」，與書洪範中的「帝乃震怒」……鯀則殛死「相同，是上帝的責罰，與堯、舜無干。至云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頗有唐人古岳瀆經所說的「禹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頸鎖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的意味。這還保存得古代民衆傳說的真相。

(3) 從「九州安錯」到「烏焉解羽」插在禹的故事中，這並非雜說地理，乃是陳述禹的平水土的事實和禹迹之所屆，與山海經同一意味。在這些話上，可見禹的平水土的故事原是奇奇怪怪，充滿着魑魅罔兩的色彩的，決不會像禹貢這樣平實。至于「洪泉極深，何以實(填)之」的問，亦足見在禹的故事中，他的治水的方法是講壅塞的，並不像孟子及國語中所說的疏導。(海內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與天問所言同義。只因鯀的得罪上帝由于「竊」而不在於「堙」，故禹得了上帝的命令之後就堙填成功了。)

(4) 堯、舜的故事，這篇裏說得很少，可見在作天問的時候，堯、舜在傳說中的勢力還不及禹大，也沒有與禹發生關係。

(5) 天問言「簡狄在臺，魯何宜」，已把玄鳥的故事和魯發生關係，如史記所言。但沒有稱「帝魯」，當在五帝之說未興以前。又言「后稷，帝何竺之」，不說魯，可見他還沒有把商、周兩民族併成一家。

從以上諸點看來，天問這一篇是古史傳說中很重要的一篇。有了這一篇，使我們可以分清楚戰國時代的古史傳說的界限。自天問以上是神話的，由天問而下乃人化了，在作天問的時候，黃帝、炎帝的神話還不曾傳到楚國，但過了不久，黃帝、炎帝便成爲最古的人王，各國的祖先了。

一一 山海經

司馬遷在大宛列傳的贊語裏說：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他的審查史料以合于儒家學說的爲標準，而儒家學說中的古史以德化爲中心，所以天問、禹本紀、山海經等書，他都不願講。（只有國語，他曾採用了一些，因爲這一些的神話意味比較薄弱。）禹本紀不久就失傳了（漢書藝文志已不著錄），我們不能知道裏邊說的古史怎樣，很可惜。山海經則至今流傳。其中山經和海經各成一體系，海經又可分爲兩組，一組爲海外四經與海內四經，一組爲大荒四經與海內經。這兩組的記載是大略相同的，它們共就一種圖畫作爲說明書，所以可以說是一件東西的兩本記載。至于這書的著作時代，亦只能說得寬泛一點，是在戰國、秦、漢之間。（戰國的書籍都到了漢代始由不固定的而變爲固定，在不固定的時候容易隨時挿入新材料，所以時代極難考定。）

在海經裏，很有許多關於古人世代系統的材料，比了國語和天問，更要說得恢奇譎怪。現在從大荒經和海內經中摘鈔在下面：

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

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

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虢。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

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爲海神。

帝舜生戲，戲生播民。（以上大荒東經）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

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

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國。

有緡淵，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

有戴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戴處，是謂巫戴民。

有國曰顓頊，生伯服。

鱓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

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有驩頭之國。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

生十日。(以上大荒南經)

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

有西周之國，……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

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有嵇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嵇山，始作樂風。

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叩下地。下地是生噎，處于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有壽麻之國，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

有互人之國，人面，魚身。炎帝之孫名曰靈恕，靈恕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以上大荒西經)

有叔歌圖，顓頊之子。

有毛民之國，……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脩給。脩給殺綽人，帝念之，潛為之國，是此毛民。

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

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有國曰中輪，顓頊之子。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以上大荒北經）

黃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權首，謹耳，人面，豕喙，鱗身，渠股，豚止，取淳子曰阿女，生帝顓頊。

西南有巴國，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爲巴人。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

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妥，始爲侯。鼓、延是始爲鍾，爲樂風。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緡。

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爲舟。

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

少皞生般，般是始爲弓矢。

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

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琴瑟。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訖生炎居，炎居生節竝，節竝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

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壤，以處江水。

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以上海內經）

諸位看見我鈔了這一大篇，或者要笑道，「像這樣的荒唐之言，還值得我們去研究嗎！」如果有這種意見，我一定反對。因爲我們對於從前人的說話，信仰是一種態度，研究又是一種態度。前代學者所以能把歷史學建設得好，就因爲他們的學問的基礎建築在信仰上，必須好的纔肯信，不好的便不肯信。至於我們現在的學問的基礎則建築在研究上，好的要研究，不好的也要研究，在研究的時候無論什麼材料都是平等的。況且這種材料在歷史上也自有它的地位。以前我們把儒家的古籍看慣了，只覺得古人真是這樣道貌儼然的，古事真是這樣有條有理的。不知這類的古人古事，都是民衆建立偶像於先，而儒者乃選取其中的有力者用了自己的思想改變他們的外貌于後。我們只看見後來的一幕，沒有看見前面的一幕，遂至上了他們的當，以爲後來的一幕是實事而前面的一幕是謊話。不知倘使沒有這些謊話，也就不會有這種所謂實事。這些荒唐之言，當然沒有這回事，但當時的民衆是確有這種想像，這種信仰的。論起實事來，民衆的和儒家的都不真。論起傳說來，民衆的卻是第一次的面目而儒家的已

是第二次的面目了。即如上面所舉，羲和是帝俊的妻，生了十個日頭，在甘淵中把她的兒子太陽洗了，我們若是信堯典爲實錄的，一定駁道：「堯典上明說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羲、和是四個人，非一個人，這四個人是男子，非女子；山海經上的話豈非荒謬！」但我們若是懂得古史傳說很多由神話演進的，則我們真很痛快，竟在山海經中找到了堯典裏的人物的老家了。（假使堯典記的真是實事，那麼山海經所說自然荒謬絕倫。不幸有種種理由可以確定堯典起得甚後，所以山海經的話是民衆對於宇宙的想像所構成的謊話，而堯典的話是儒者用了民衆的謊話加以「人化、聖化」的謊話。所以離騷經所說的「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根據的是民衆的謊話（崦嵫，日所入之山，這是說，要太陽走得慢，叫羲和的竹鞭子不要打），而王莽命劉歆做羲和的官，根據的是儒者的謊話。

一一 史記騶衍傳

史記的孟子荀卿列傳裏講起騶衍。這也是戰國思想界中一個大人物。他所著的書固然沒有傳下來，但他的學說和古史很有重要關係。這只要看史記的話可以明白：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

不可考而原也。

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在以上這些話中，可見他的學說都是就現有狀態放大和放長的。史記所舉的四條，——（一）從黃帝推到天地未生，（二）從中國推到人所不能覩的海外，（三）歷代的五德轉移及其符應，（四）裨海環着的九州和大瀛海環着的大九州——兩條屬於歷史，兩條屬於地理。漢書藝文志的陰陽家中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可惜早已失傳，無從知道這四個綱要的詳細情形。但這四條中，只有第四條的學說後來衰息，在他種書裏找不到相類的話（好在這一條史記中已大略說明白了），其餘三條，我們還可以尋出些別種材料來作爲解釋，並可以知道他的學說後來發生過怎樣大的影響。

「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這很像現存的五藏山經及海外經。例如南山經云：

南山經之首曰離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華，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狴狴，食之善走。麗麇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

這是說明名山大川及「水土所殖，物類所珍」的。又如海外南經云：

貫匈國在其東，其爲人匈有竅。交脛國在其東，其爲人交脛。不死民在其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岐舌國在其東。……三首國在其東，其爲人一身三首。

這都是「人之所不能睹」的。山經說的是中國，還參雜以真實的山川，海外經則完全出于想像。其想像的海外人，大都是把中國人的肢體增減而成。（三首，三身，長臂，長股，是增加的；一臂，一目，無臂，無腸，是減少的。）這很使我們知道，他們所說的雖奇怪，但仍是從他們的理性中計畫來的。

從黃帝推到天地未生，我以爲可以用下面的兩種材料作爲代表：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

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

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蘖牙蘗，未有形埒垠堦，無無蠕蠕，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

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蘊從，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霧，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

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龍，萑蘆炫煌，蠟飛蠕動，蚊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

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

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闊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

這是見于淮南子俶真訓的（莊子齊物論中也有相類的話，但未發揮如此之暢）。又，

上古之時，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燧人氏。

這是見于韓非子五蠹篇的。這兩段古史說，一則講得玄之又玄，一則推見社會進化的階段，都出于知

識階級的理想，決沒有參加民衆們的成分。（民衆們所要求的，只在奇怪，不在合理。）騶衍要把古代的歷史，從黃帝推上去，直到天地未生的窈冥之際，或許類于上面說的一套（也說不定上面說的一套是從騶衍的書裏鈔下來的），因為用理智造作古史應當有這些話，這些話是和上幾章引的天問和大荒經等說的古史建立于神話上的有很顯著的不同。

至于「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這方面的材料特別多，留給後來的影響也特別大。
史記封禪書云：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集解引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爲行」），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騶衍以陰陽主運（集解引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按，上言燕有宋毋忌等爲方傳道，故此與齊之騶衍合言之）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可見他的學說結果之壞，秦、漢間人早已明白。然則他的「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是怎樣的呢？
呂氏春秋應同篇中有很詳的記載：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蠖。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

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

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衝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寧則火。

這便是所謂「五德轉移，符應若茲」。下面它還說：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

這是向快要代周的秦說法的。但它還沒有說明秦的符應。到秦并天下之後，就有人上條陳了。封禪書說：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

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始皇聽了這番有憑有據的話，就做出一番「似因而實創」的事來。秦始皇本紀說：

推始皇五德之傳，以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

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

以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自從這個五行說侵入了歷史的範圍，成為「五德終始說」後，不獨在秦在漢在新都大顯其權威，而且在古代史中也着實做過許多搗亂的行爲。到現在，翻開古代史來，隨處都是霉爛的五行色彩和呆板的五行式的排列。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總合以上事實，騶衍的學說確有開拓胸襟的地方，但他的「五德終始說」實在留下一種極不好的影

響；阿諛之徒想迎合君上就用它做工具，君上想愚弄人民也就用它做工具，古史家想把一班虛無縹緲的古帝王傳合在堅實的基礎上也就用它做工具。這諒來在他創造這套玩意兒的時候所沒有想到的。

一三 呂氏春秋

在以前的講義裏，我們知道最古的人帝是黃帝（鄭子講少皞氏鳥名官的理由首舉「黃帝氏以雲紀」，展禽講祭法亦首言「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騶衍推至天地未生，「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但是到了戰國後期，大家覺得僅僅止於黃帝有些不滿足了，很想再堆幾個人上去。上面舉的騶衍的宇宙觀，他要伸得長，放得廣，雖則書已失傳，不能知道他所定的古史系統如何，但看韓非子所舉的有巢氏和燧人氏的名字用了學者的理想所構成的，也許是這一套。惟有巢氏們和黃帝的關係，書上還沒有說起。到了呂氏春秋，我們纔尋出一個確實放在黃帝上面的人帝——神農氏。

呂氏春秋是呂不韋集了他的門下的賓客們作的，著作地點在秦，著作時期在秦始皇八年（序意篇曰：「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這是戰國末年的一座智識的寶庫。

神農這個人，我們在以前還沒有聽見過。孟子中固然有一句「為神農之言者許行」，但這「神農」二字是一個人名呢？還是一種農作的方法呢？還是善於為農的人的通稱，與「良工」，「碩儒」相等的呢？

呂氏春秋季夏紀云：「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高誘注

云：「神農能殖嘉穀，……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然則神農亦可作官名。書上沒有說明，我們不能知道。

到了呂氏春秋，我們纔知道神農實是一個人，他是古代的一個帝王。他的事蹟有下列數條：

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用民)

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藏廉)

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

矣。」(愛類)

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慎勢)

他是在黃帝之前的：

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情類)

無訝無營，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物物而不物於物，……此神農、黃帝之所法。

(必己)

然而以理義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離俗覽)

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上德)

他是在五帝之前的：

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摛。(執一)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尊師)

我們看了以上這些材料，可以說：在呂氏春秋這個時代，古帝王中時代最前，地位最高的，無過于神農了。但這原是騶衍以前「學者所未術」的啊！

呂氏春秋供給我們的上古史的知識，不僅黃帝之前有神農而已，又有一個最新出、最奇突的名詞，便是「三皇、五帝」。

帝，我們看見的已不少了：孟子和堯典中有帝堯、帝舜，國語中有炎帝、黃帝、帝嚳，楚辭中有帝高陽，山海經中有帝俊、帝鴻，荀子中有五帝。我們看熟了。皇，楚辭中有東皇、西皇、上皇、后皇，我們也記得是專稱上帝的。爲什麼還有三皇呢？爲什麼三皇竟和五帝合稱，又從天上降到地下來呢？爲什麼三皇在五帝之前，竟是「首出御宇」的人王呢？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不要輕易放過。

關於這方面的材料，有以下諸節：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黃公）

夫取于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用衆）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孝行實）

「三皇、五帝」這個名詞，書中一共提起了三次。五帝是怎樣的五個人，它是說明的。除上面所引的尊師一節外，還有古樂篇中的：

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帝顓頊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

帝堯立，乃命質爲樂。……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這依然是「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這樣的排列着。這個系統，和魯語中展禽的話最相近，而和周語中太子晉的話，晉語中司空季子的話，左傳中鄭子的話頗不同，因爲他們說到黃帝時一定連帶說及炎帝，而這裏卻毅然決然地把炎帝撇開了。所以撇開的理由是否由於湊成五帝的不方便，或是對他已經失去了信仰，我們不能知道。

至于三皇是怎樣的三個人，呂氏春秋的作者沒有說。他們常把神農放在黃帝之前，是否看他作三皇之一，也沒有說。我們只能空洞地知道「三皇」這一名，和讀荀子時只能空洞地知道「五帝」這一名一樣。

我們作古史研究到了此地，應當發生幾個疑問了，便是：論語中只說三代（如「周監于二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等，都以夏、商、周三代並舉），孟子中則有「三王」和「五霸」，荀子中又有「五帝」，呂氏春秋中於「五帝」之外更有「三皇」，爲什麼古代帝王系統的排列法老是「三、五、三、五」？爲什麼一樣的有天下之君，最早的稱「皇」，後來的改稱「帝」，更後的又改稱「王」？爲什麼露臉最早的是三王，較後的乃是三王以前的五帝，最後的倒是五帝以前的三皇？

這種問題，並非單有我們會發，就是戰國時人也會發。所以呂氏春秋裏亟要說明爲什麼「帝降爲王」，而云：

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論大）

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務大）
可見他們的意思，必須「旗古今，服海外」的纔可爲「皇」，否則只可成「帝」，再差一點只可稱「王」了。
這是說明名號不同由於道德和能力的不同，正如孟子對於「德位合一說」的疑問，說益、伊尹、周公的不
有天下爲的是繼世有天下的人不像桀、紂的壞，說仲尼的不有天下爲的是沒有天子薦之於天，全由于
機會的不同。在戰國時候，大家聽了這些解釋也就滿意了，但是我們呢？

一四 呂氏春秋（十二紀中的五帝）

在呂氏春秋中還有一些話和後來人承認的古代帝王系統有大關係而在本書裏卻甚可疑的，是十二紀中的五神和五帝。文云：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且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且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且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且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且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且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呂氏春秋（十二紀中的五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且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且觜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且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且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且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且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這十二紀是把十二個月的天象、地文、神道、祭祀、數目、聲律、臭味、顏色、政事、禁忌……一切按五行方式分配的，和漢人的洪範五行傳相同。自從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思納之於軌物之中，「乃深觀陰陽消息」而倡導陰陽五行說，使得無論什麼事情都得到它的固定的秩序。適值戰國之末，一二強國有了統一天下的趨勢，一班學者忙着制禮作樂，豫備統一後的設施，便接受了這個陰陽五行說，拿了它的方式來創造制度，於是有十二紀中的齊齊整整的一大套。（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晉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案子思書無傳，不知怎樣，若孟軻則孟子七篇現在，其中毫無五行氣息，而荀子乃以五行之說冤枉他，何也？大約因孟軻是騶人，和騶衍的地方相近，他的弟子或有些聞騶衍之風而悅之者，所以孟軻和騶衍的學說，遠處的

人便分不清了。制禮的事倘要斟酌社會情形而定，本來是極難的，現在有了這樣整整齊齊的一個方式，只要你會排列，便立刻可有一個大規模的計畫出現，豈不使得一班投機的政治學家要大歡迎大使用起來。秦、漢間出來的禮制所以特別富於陰陽五行的氣味，就因為這個緣故。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所以會得由好事的禮家抄合爲月令，置入禮記，說爲周公所作，也就爲了這個緣故。

如今我們再把這主管十二個月的五帝和五神看一下：

春天三個月，是帝太皞，神勾芒管的；

夏天三個月，是帝炎帝，神祝融管的；

中央（不屬於哪一季，但每一季中都割出一部分來，看現在的黃歷，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都有「土王用事」十八天，即是這個），是帝黃帝，神后土管的，

秋天三個月，是帝少皞，神蓐收管的；

冬天三個月，是帝顓頊，神玄冥管的。

這幾個帝的名字，我們在前數章都已看見，雖則除了黃、炎之外還沒有冠上帝號。幾個神的名字，左傳上也都提起：

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混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這一段晉史 蔡墨的話和呂氏春秋所記的若合符節，本來可以增加十二紀中的帝神的信實的程度。不幸左傳有劉歆亂亂的嫌疑，這幾句話也頗有亂亂的痕迹，所以我們還是不能信它。按，少皞這人，鄒子自言是他的祖先，與太皞爲任、宿諸國祖先的相同，他們二人都出在東方小國，和西方本無關係。今以太皞屬木屬東屬春，以少皞屬金屬西屬秋，地位雖擡高不少，但他們本來一夥兒的到此不得不「勞燕分飛」了。（左傳定四年：「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可證魯地卽少皞原地。而封禪書云：「秦襄公居西陲，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祀白帝」，則從東轉西了。蓋秦居西方主金德，及少皞爲金德之帝諸說，都是五行說進步之後產生的。）這是一件。淮南子時則訓是鈔十二紀的，卻沒有「其帝……其神……」的話。十二紀裏自有「其祀戶」（春），「其祀竈」（夏），「其祀中雷」（中央），「其祀門」（秋），「其祀行」（冬）的話，這便是白虎通裡所說的「五祀」，和左傳所說的以勾芒等爲「五祀」，名同而說異。若十二紀中既以所祀之勾芒等神爲五祀，又以所祀之戶竈等爲五祀，不是重複了或衝突了嗎？這是第二件（此崔譚甫先生史記探源說）。至于所以有此亂亂之故，等以後講到新莽一朝的古史觀時再討論罷。

十二紀中有了這些文字之後，少皞的勢力就大增了，他不但自己占了一個帝位，並且他的四個兒子占了三個神位。向來地位很低的太皞，這時也跳起來了，占了帝的首座了。已經被黃帝們排擠掉

的炎帝這時復了辟。那「以水紀官」的共工自身雖沒有着落，幸虧他的兒子還做得一個神。

上一章裏，我們說過，從尊師和古樂兩篇看，五帝的系統是：

(1) 黃帝——(2) 帝顓頊——(3) 帝嚳——(4) 帝堯——(5) 帝舜。

現在從十二紀看，五帝的系統是：

(1) 太皞——(2) 炎帝——(3) 黃帝——(4) 少皞——(5) 顓頊。

這兩張榜只有黃帝和顓頊是一致人選的，其餘六人則此有彼無，此無彼有。但是就把黃帝和顓頊看來卻也不同：第一個系統是顓頊緊接黃帝的，第二個系統是顓頊與黃帝之間夾着少皞一代的。究竟哪一個對呢？呂氏春秋序意篇云：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

這幾句話頗像論語中的「堯曰咨爾舜」一段文和偽大禹謨的「人心惟危」十六字。可見本書的作者實是把顓頊繼承黃帝的，並不知道其間曾有少皞一代。這也是十二紀中有竄亂的一證。（也許有人說，這個排列法只是五行的次序，不是帝王相承的系統。但有了五行的次序之後，帝王相承的系統就跟着走了，而且竄亂十二紀的目的即在於改變帝王相承的系統，理由俟下面詳說。）

上列兩個五帝系統，都是很重要的。第一系統所支配的時代，從戰國末起，至西漢末止，約得二百五十年。第二系統所支配的時代，從西漢末起，到現在止，凡一千九百餘年。這兩個系統都出于呂氏春秋這部書上，也是怪巧的一件事。

我鄭重的聲明：這一章原不應列在這裏，以淆亂舊史系統演變的程序，只因這一個支配力最強最久的五帝系統出在這部書上，又是被錄入禮記的，大家看作呂氏原文，所以趁講到呂氏春秋的方便，就擡高下去了。將來修改時，還是要把次序移易的。

一五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皇）

呂氏春秋作成了十八年，秦王政便削平六國，統一天下了。於是他命令丞相、御史道：

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都說：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已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

秦王批道：

去「秦」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秦始皇本紀）

這便是「皇帝」一名的來歷。這便是「三皇、五帝說」的鼓吹的效果。而我們讀呂氏春秋時所起的「三皇

是怎樣的三個人」的疑問也在這裏得到答案了：他們是天皇、地皇、泰皇，並沒有神農氏在內。

我們對於天皇、地皇這兩個名詞好生面善。西周時人說「皇天上帝」（見尚書），東周時人說「皇天后土」（見左傳）。現在「天皇」之名就是從「皇天」倒轉來的，「地皇」之名就是從「后土」翻譯來的，恐怕依舊是天地之神罷？泰皇之名，前雖未聞，但楚辭九歌中有東皇太一，「泰」和「太」古字是通的，也許是他。如果這個猜想不錯，則他到這時已由東皇升做了泰皇了。凡是用「泰」作名位的形容詞的都含有最高的意思，如周的第一個王是太王，齊的第一個公是太公，東方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李斯們說「泰皇最貴」，「泰」確是尊貴的稱呼呵！

不但此也，「泰」字在戰國、秦、漢間常和別的名詞合成一個術語。例如：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見繫辭傳）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見禮記曲禮）

神合乎太一，……精通乎鬼神。（見呂氏春秋勿躬）

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見列子天瑞）

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見淮南子精神訓）

從這些地方看來，這「泰」字所作的形容詞都帶有神聖高邁的意味，很像西周時所用的「皇」字。（「泰」「皇」二字都是形容詞，但合起來可以成一最高古的帝的名稱，正如「太」、「上」二字都是形容詞，但合起

來可以成一道教教主的名稱——如太上感應篇中的「太上」。

在秦始皇本紀裏，我們只能知道三皇的權威比五帝爲大，在三皇中以泰皇爲最貴。除此之外，它再沒有說什麼了。我們要尋三皇的材料，在緯書以後固然很多，但已經換了一番面目，即泰皇也已改稱爲人皇。所以我們要看沒有大變樣子時的三皇，只能在西漢的材料裏找去，這似乎只有封禪書和淮南子有些說起的，但又不稱爲天皇、地皇而稱爲天一、地一，泰皇也改稱爲泰一和泰帝了。漢書郊祀志道（封禪書文同，但因史記略有脫誤處，故舉此）。

亳人謬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漢武帝）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郊，常奉祠如忌方。

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祀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

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鼈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服，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祭日以牛，祭月以羊、鹿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物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

其秋，爲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泰一鎧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陲，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詔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

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于明堂。後每修封，其贊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

從以上這些記事看來泰一之祀是極盛於漢武帝時的。那時的泰一是在三一之中，又在三一之外的。他是天神，是上帝，是統屬五帝和北斗、日、月的。他的位置之高，等於現在的玉皇大帝。

淮南子中也說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天文測、史記天官書亦云：「中宮天樞星，其一明者，太一居也。」）

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曠，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地形測）

它說天上的幾個星座是太一的宮庭，又說從昆侖丘上天可以直到大帝之居，又在大帝之下著「衆帝」，

表明太帝是許多天帝中最高的，都可和「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及「秦皇最貴」等話相印證。

這樣看來，泰皇（或太帝，太一）是純粹的一個上帝了嗎？這也不然，那時確有人替他編造些事跡

的。
郊祀志說：

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

在這兩條裏，可見泰帝是一個生人，他是在禹和黃帝之前作帝王的。

他究竟是神呢？還是人呢？真使我們没法下斷語了。我的意思，以爲既有五帝，斯有冠于五帝之前的泰帝；既有三皇，斯有冠于三皇之前的泰皇；既有上帝，斯有人帝；既有上皇，斯有人皇；他們高興稱他爲帝就稱帝，高興稱他爲皇就稱皇，高興把上帝拉下世間來就拉，高興把人帝捧上天去也就捧；在這個時候，大家嘴裏的古史和神話是不分的，不是他們不肯分，實在他們也想不到分。

他們既經辛辛苦苦造起了這種偶像，爲什麼後來就不聽見人家提起，以至於消失了呢？看郊祀志，便可知道他們在西漢時受過兩次打擊：

其一，成帝二年，丞相匡衡等奏請廢諸妄造之祠，於是孝武所立的薄忌太一和三一之屬皆罷。

其二，匡衡免官後，甘泉泰畤（即上面記的太一祠壇）旋復。至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徙甘泉

泰畤于長安的南郊，上尊稱曰「皇天上帝泰一」，和北郊的「皇地后祇」相對，從此以後，大家只記得

「皇天上帝」，把末尾的「泰」忘失了，回復到東周時祭祀皇天后土的老樣子。

我們讀史到這種地方，應當覺悟時勢的變遷和古史傳說的變遷的關係的密切。戰國時，製造古史成了狂熱，帝呀，皇呀，日出而巳，出得愈後的占的地位愈高。到了秦、漢，「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方面都趨於統一，不容異說紛紜，所以古史傳說也就漸漸地收束起來；如「三一」，如「泰帝」，本是戰國時人沒有造完工的，這時雖靠了帝王之力在神靈中占得一個地位，但在民間和學術界卻再不能得到深切的信仰了。一朝儒者得勢，便立刻把它廢除，或把它合併。固然他們傳衍的時間也有二百年左右，並不比黃帝、炎帝們在戰國時經歷的時間為少，但黃帝、炎帝們已在這個短時期內打好堅實的基礎，而他們則還是些若存若亡的人物。相形之下，真要歎他們遭值的不幸了！

一六 史記封禪書（封禪的故事）

自從騶衍一輩人講帝王易代由于五德轉移，在轉移的時候必有祥瑞符應以表示新王的受命，於是有了「封禪」出現。

「封禪」二字合為一名，不見於經典。堯典中有「封十有二山」之文，書大傳注云：「封，亦壇也。」風俗通義云：「禪，謂壇墀。」可見封禪二字之義都是祭壇。但戰國末年的人用這二字成為一名時便另有一種意思，而西漢時人用這名時又另有一種意思。

史記封禪書裏記着管仲的一段話（這當然是不真的，因為齊國人的喜說管仲正如魯國人的喜說周公。騶衍一班人出在齊國，所以管仲就會講封禪了），可以明白封禪一名在戰國末年的意義。

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這是說如果帝王要封禪，一定要有比目魚、比翼鳥、三脊茅……和其他十五種祥瑞的東西然後可以舉行，可見舉行這個大典並非人力所能爲。這些東西爲什麼要出來，出來之後又爲什麼要封禪呢？史記說明道：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因爲帝王新受天命，所以天有符瑞出現，而這個受命之君便應到泰山去築壇而祭以答謝上天的好意。這是戰國末年的人設想的「真命天子」出來時應有的神和人的交通感應的一種儀式。

到了漢代，天位已定，不必去希望有什麼新受命的天子出來了，所以封禪的意義也隨着改變：

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齊人公孫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僊登於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

「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漢書作「古」）不死之名也。……」（俱見封禪書）

在這幾段裏，可見漢武帝時的方士口中的封禪便是皇帝的鍊丹求仙，而這一班方士也多是齊人。

封禪書說：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宋毋忌、正伯僑、充尚、談門子高……皆燕人，爲方僊道。……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以上幾句話是對於兩種封禪說的來源的最好的說明。必須受命的帝王然後得封禪，這是主張終始五德之運的騶衍一派人的說法。封禪則能僊登天，這是爲方僊道的談門高以後的一派人的說法。看齊人講神仙的這樣多，則燕學的普及於齊從可知了。

自從封禪說由齊人奏給了秦始皇，於是他就做了第一個實行封禪的人（正如他的依據水德改制度，依據「三皇、五帝說」稱皇帝，是他自以爲因襲而實際上卻是創造）封禪書云：

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積，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紉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

都說舜是伐過有苗的，可是照情務所言，舜竟死在南征的道路上，這意義就重大了。

可是說舜時有苗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以為不可的，在古籍中也有好幾處提到，這把舜德說得更完美了。韓非子五蠹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呂氏春秋上德云：「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呂氏春秋的「三苗」即是韓非子等書中的「有苗」，古人常常通用這兩名。

韓非子和呂氏春秋雖然說明了舜以德化有苗的政策的成功，但是有苗所以不服的原因還沒有舉出來。我們現在就再來談談這個原因。戰國策魏策一：「吳起對魏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韓詩外傳卷三說：「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又劉向說苑君道篇也說：「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用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請服。」這樣說來，有苗之所以不服，完全是爲了有天險可恃，才敢抗拒舜皇朝的政權，但是經過了舜的一番教化之後，居然肯來請服，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在舜的德化政策之下才有這樣偉大的成功。可惜在宋氏的回目上沒有能說明這一點。

雖稱了「皇帝」卻肯把自己的身分降低，不看自己是天人而仍看自己是凡人，於是急切求不死的方法，而黃帝不死的故事於以應運而發現。封禪書中引申公的話道：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 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又說：

濟南人 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圓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人以拜祠上帝焉。

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

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

在這種空氣之下，就造成了司馬遷所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的許多文字。封禪書云：「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隲，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

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措紳者不道。」也是這個意思。）

至於第一種故事，則封禪書中既引管仲的話道：

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

又引孔子的話道：

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餘王矣。

照這樣說，自從遠古到周代，受命之王竟有七十餘個之多。但我們從夏、商、周推上去，無論用何種五帝說、三皇說，或把許多衝突重複的系統集合在一起，總填不滿這七十餘的空格。這個數目實在放得太遠了，恐怕竊衍從黃帝推到天地未生時還不至這樣的夥多罷。

然而我們看下去，不免又爽然了。孔子說了「七十餘王」之後便說「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管子說了「七十二家」之後便說「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他們雖敢喊出七十餘的數目來，卻不敢說出這七十餘王的名號。此無他，一時還沒有這許多耳。可是就是管子所記得的「十有二個」已足使我們增廣見聞了。他說：

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侖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這一個帝王受命和朝代傳衍的系統，三代（禹、湯、周成王）是我們早知道的。五帝（黃帝、堯、舜、禹、帝倍、堯、舜）雖不是早知道，但這些名字從論語到國語已全提及，而且這個系統到呂氏春秋也固定了。神農，我們雖知道得很後，但在呂氏春秋中也出面了。現在何來此無懷氏和慮羲二人，竟毫無愧作地高踞在五帝和神農的前邊而算是古代的帝王？

慮羲一名，我們在前邊提起的許多書中都未見過。只有楚辭的大招裏曾說：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辨，楚勞商只。謳和陽阿，趙篇倡只。

「伏戲」與「慮羲」同音，當是一人。但單看大招，只能證明伏戲是一種樂調的創作者，只能證明他的駕辨之曲曾和楚的勞商（勞商與「離騷」為雙聲，當是一人，游國恩先生說）趙的陽阿，以及代、秦、鄭、衛之曲同為戰國、秦、漢間流行的樂調，並不能證明他是一個古帝王。（大招裏有一句「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陸侃如先生云：「鮮卑邑於紫蒙之野（在今奉天西南部），名叫東胡。初與匈奴對峙，當秦、漢之際，被冒頓打敗了，就移居鮮卑山（在今奉天西北部），改稱鮮卑。……在戰國時人的作品，如何能有這名稱？……」——大招招魂遠遊的著者問題。這可見大招的著作時代實在不早。）

離騷中又有一句「吾令豐隆乘雲兮，求慮妃之所在」。慮妃當是慮羲之妃或慮羲之女。但僅僅有這一句，也不足以證明他是神農氏以前的古帝王。

惟有戰國策卻明白承認慮羲是神農以前的王者。趙策二篇趙武靈王駁趙造諫用胡服的話道：

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

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這確是「宓戲——神農——黃帝——堯——舜」這樣排列的。然而戰國策之作已在秦并天下之後，感義的出世實在是够遲的了。他的事蹟怎樣，封禪書、戰國策都沒有講起。我們只能空洞地知道那時曾有這一個新系統。

至於無懷氏這個古帝，我們真慚愧，在故紙堆中不但找不出他的事蹟，連引用這個名字的也找不出來。有之則是從封禪的十二代中鈔了去的。

一七 莊子

於是我們要講到莊子了。莊子這部書，通常都因莊子與惠施爲友，而惠施是梁惠王時的相（司馬彪說），故把這書的時代放得很早。但莊子是什麼時候人是一個問題，莊子這部書是什麼時候所編的又是一個問題。就說莊子這個人早，未必這部書也早。因爲這部書是集合道家或與道家性質相近的許多單篇論文而成的，古時的一篇文就是現在的一種書，所以莊子實在是一部「道家叢書」，和易十翼之爲「易學叢書」，大小戴記之爲「禮學叢書」一樣。

莊子這部書，以前懷疑的人很多，但他們只敢懷疑它的外篇和雜篇而不敢懷疑它的內篇。最近傅斯年先生從莊子天下篇裏發見齊物論爲慎到所作（天下篇云：「慎到棄知去己，……舍是與非，……欲

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均與齊物論宗旨合，至云「齊萬物以爲首」，則齊物的篇名已直揭出來了。容肇祖先生又從史記中「慎到著十二論」一語證明齊物論爲慎到的十二論之一。這個發見確是很精當的，所以他們雖未正式作文發表，我已在這裏引用了。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黃、老」是漢初的名詞，慎到一班人據史記說是「齊之稷下先生」，與淳于髡同時，則尚在戰國中期，爲什麼他們竟會學起黃、老之術來呢？可見他們的思想與漢初的道家很相像（也許漢初的道家是導源於這一班人的），所以司馬遷便把他們誤認了。在這種情勢之下，他們的著作自有被收入莊子的可能。又

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云：

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

闕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龜、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

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

目錄或有外而無雜。……

在這一段裏，可見莊子這部書到西漢之末劉向們作七略的時候，類似山海經和占夢書的東西已經一齊堆進了，直到郭象注本始大加刪削，把五十二篇縮成三十三篇。但是他只去掉陰、陽術數的文字而已，其他作道家之言的還完全保存着。因此，我們可以說，莊子各篇的著作時代，從戰國中期起，到西漢末

年止，約經過了三百四十年。所以我們不能把這部書裏的古史材料劃一地放在某個短時期之內，只能從這些材料裏總看出一個道家的古史觀念。道家是發源於戰國而大成於西漢初葉的，所以我們可以除掉其中與戰國時古史系統相同的，而單抽出近於西漢初葉的古史系統的來講。

第一，這部書中也有「三皇、五帝」：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黎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天運）

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同）

第二，這部書中也有秦皇（但不稱爲「秦皇」而稱爲「秦氏」）：

有虞氏不及秦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人於非人。（應帝王）

第三，這部書中也有伏羲氏：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伏羲、黃帝不得友。……」（田子方）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伏羲得之以襲氣母。（大宗師）

我們既在以前數章裏知道了古史系統成立的經過，再來看這些材料，便可知道以上各篇的出現已在古史系統大定之後。但是，它不僅有這些而已，還有許多古帝王是在我們以前所講的許多書中所絕沒有提起的。

夫道，……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大宗師）

豨韋氏之囿，黃帝之圃。（知北游）

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外物）

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治其內不治其外……」（天地）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

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

而渾沌死。（應帝王）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馬蹄）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而歌姦氏之風。（山木）

故有姦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天運）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組也，伏羲、凡

籙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人間世）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則陽）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則陽）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驩畜氏、軒轅氏、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

(註釋)

以上一大批古帝王名氏——豸韋氏、渾沌氏、赫胥氏、有姦氏、凡蓮、冉相氏、容成氏、伯皇氏、中央氏（從「中央之帝爲渾沌」一語看來，或即渾沌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尊盧氏——都是很生疏的。不曉得他們是封禪泰山的七十二代中的人物呢？還是騶衍從黃帝推到天地未生時推出來的呢？還是由道家一派人逐步逐步地增添而成的呢？

自從莊子裏有了這些古代帝王，使得我們的古史系統又憑空增高了不少。但我以爲莊子所給與我們的帝王名氏遠不及它給與我們的古代觀念爲重要。它給與我們的古代觀念是什麼？是那時人怎麼快樂，這快樂遠非現代人所能得到。換句話說，就是它提倡復古，它說如果能殼復古，那麼我們就是最快樂的人了。老子中提倡這種思想只是說理的，它則更舉古代的事情作爲證明，使得聽到的人格外感得親切，所以它的影響比老子還大。現在鈔出幾條看一下：

老聃曰：「……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皆駭，儒、墨皆起……」（天運）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桀人、

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染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續性)

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伐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盜術)

這種「一代不如一代」的歷史觀，在作者固是希望人民「歸真返樸」的一團誠意，但是既已進化的社會如何可以再現初民時代的生活（初民時代的生活是否真的快樂又是一個問題），徒然留在書本上，使得一班士流永遠夢想羲皇時人的生活而時時發出復古的呼聲，或屏棄一切世務而自度其隱逸的生涯。二千年來，大家一想到皇古，誰不有一莊子所寫的幻影立於目前，於是今苦而古樂就成了正統的古史觀念了！唉！

我們讀了儒家的書，堯、舜的禪讓爲的是愛民，湯、武的征誅也爲的是愛民，愛民是古帝王的一成不變的主義。再讀道家的書，神農之世是「卧則居居，起則于于」的，秦氏之世又是「其卧徐徐，其覺于于」

的，古帝王的一成不變的主義乃是無思無爲了。究竟哪一個是真實呢？以前的史家兼容並包，說頭上幾個帝王是無思無爲的，後來幾個帝王便勤民愛民了。這沒有別的原因，只爲儒家的古史系統短，道家的古史系統長，使得古史家爲了顧全這個高遠的系統，只能於上一段採用道家說，到下一段時始能採用儒家說耳。

再有一件事也是值得注意的，便是莊子中對於黃帝的態度。

莊子中對於黃帝固有詆毀，如上面所舉的「黃帝不能致德」和「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但這是由於黃帝上面堆積的人太多了，他們爲要說明「一代不如一代」的歷史觀，只得把黃帝壓了下去。至單稱黃帝的，則常把他捧得很高，以爲他是真能瞭解道家的道理，提倡道德的主義的。如：

知北游於玄水之上，登隴奔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

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

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

道始得道。」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

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偶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莖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王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如此遊）

因爲黃帝說的話卽是道家的話，和老聃之言一鼻孔出氣，所以漢初有「黃、老」一個名詞，把他們二人作爲道家的代表。這個道家的黃帝出在神仙家的黃帝之前，所以上一章裏所講的方士口中的黃帝成仙的故事應當都是漢武帝以後發生的，而在子裏的黃帝則戰國時已造成了。堪笑黃帝這人，起初是上帝，後來變成好戰的人王，後來又變成談玄說妙的道家，最後乃變成修道登天的仙人。時代潮流怎樣變，他的人格也怎樣變，從戰國到西漢約四百年，他總是一個站在時代前面的人物，這真可稱爲「聖之時者」了！

一八 淮南子

西漢初葉出了一部大著作——淮南子。淮南子是淮南王劉安招集賓客們編成的。漢書卷四十四淮南王傳云：

淮南子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

又卷三十六劉向傳云：

上（宣帝）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顏師古注：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言常錄之，不漏泄也。），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向）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

可見這枕中鴻寶苑祕書是淮南中篇的一部分。但漢書藝文志中卻沒有中篇，只有：

淮南內二十一篇；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注：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在數術畧天文家。）。

到現在，連外篇也失掉了，只有高誘注的內篇存着。高氏的序裏講：

初，安爲辨達善屬文，……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且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

道，……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懷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

讀此，可知淮南子的內篇是以道家之說為主而略佐以儒家之說，又雜載許多西漢初葉的物事的。所以這本書在西漢初葉的材料上的價值不減於呂氏春秋在戰國末期的材料上的價值。當呂氏春秋著作的時候，陰陽五行說正在盛行，所以它裏邊有許多陰陽家的古史說，當淮南子著作的時候，道德之說又在盛行，所以它裏邊有許多道家的古史說。

我們須知道：自秦燔詩書，更經過楚漢爭衡的大亂以來，儒家已甚衰微。在它衰微的時候，道家便大盛了。所以西漢的初葉，是道家學說獨霸的時代，五行與神仙兩派輔之。淮南王劉安是一個好流名譽的人，又是一個好爲文辭的人，又是一個好言神仙使鬼物的人，所以那時的智識階級便集合在他的門下，而那時所有的智識也便集中在他的書裏了。他在位的年代，據漢書諸侯王表，是立於文帝十六年（耶穌紀元前一六四年），死於武帝元狩元年（紀元前一二二年），淮南子的著作，便在此四十二年之中。這也和呂氏春秋一樣，有清楚的年代可以給我們做一個測量時代意識的標準的。

淮南子內篇的古史觀，和莊子所說的最相近，也是把最快樂的時代放在最古的。如本經訓的話：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不謀所始，不讓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於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於

四時，明照於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此之時，玄玄至陽而運照，鳳麟至，善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僞莫藏於心。

逮至衰世，鑄山石，鐸金玉，蝓蚌蟹，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剝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禱木爲蠶，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邱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雹霰降虐，氛霧霜雪不霽，而萬物燼天，苗穠穢，聚埽畝，艾野莢，長苗秀，草木之句萌銜華載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椽檣椽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離，情揆曲技，天矯曾機，芒繁紛擊，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剝削削鋸，然猶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飛蚤滿野，天旱地坼，鳳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凍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

這洋洋一大篇都是痛罵物質文明和政治組織的，他們以爲社會的進化便是痛苦的增加。這原是大亂以後的一種憤激之談，對於戰國時人信任知力和技巧的一個大反動。但這種人生觀影響到古史上，便

像戴了藍眼鏡看出來的東西沒有不藍的了，古史是一切受支配於這個系統了。上章已經舉出了莊子中的許多例，現在再舉淮南子的：

昔宓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躐，而不知其所由然。（本經訓）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主術訓）

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主術訓）

夫聖人者，……消知能，脩太常，躡肢體，紬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羲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覽冥訓）

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諸北僭耳之國莫不獻其貢獻。然猶未及虞、夏之道也。（覽冥訓）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齊俗訓）

下面一段是把古今的治亂作爲系統的敘述，而也和莊子一樣，把伏羲、神農一齊壓下去的。

至德之世，甘暝于溷濁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是以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顯顯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是故雖有^有之知而無所用之。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被施頗烈，而知乃始昧昧昧昧，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惴惴離跂，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納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儆真訓）

他們因爲要提倡一種「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之學，所以要說出許多古初的事情作爲修養的目標。他們因爲要證明「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的一個見解，所以一定要說成一代不如一代，從無名氏到伏羲、神農時道德低落了多少，從伏羲、神農到堯、舜時道德又低落了多少。其實，他們何嘗真知道古初，也何嘗定要戲侮黃帝、堯、舜，他們只想向「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的儒、墨之徒

作一致命的攻擊。他們因爲儒、墨之徒都喜歡「託古改制」，而結果弄得一團糟，所以他們起來「託古改人生觀」，把對方的古制說得一錢不值。這兩方面所鼓吹的「古」都曾經迷蒙了許多時候的人。到現在，我們纔清楚地知道，他們的主張都是受的時代的影響，都是當時救弊的方術，但他們所說的古人古事則是同樣的不可信。

懂得了淮南子中的古史中心，那麼老子和莊子中的古史中心也很明白了，老子和莊子的著作時代也不煩言而解了。

淮南子中還有許多古史材料，有的足以證成前舉各書所說的，有的足以使我們得到新的見聞的。關於第一項的材料，如秦帝，已見于前了，又如：

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禪于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齊俗訓）

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而三王獨道。（繆稱訓）

這是足以證成封禪的古史說的。又如：

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地形訓）

這是足以證成天問的「洪泉極深，何以竇之」和海內經的「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的話的。

至於這部書裏的「上古新聞」，有以下這許多。其一，是「二皇」：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

不止，與萬物終始。（原道訓）

昔二皇，鳳皇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精，所至彌近。（繆稱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艾漠闕，頽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

頽氣爲蟲，精氣爲人。（精神訓）

我們以前只曾聽說三皇，沒有聽說二皇。淮南子裏說的二皇，從繆稱訓看，自是三代以上的帝王，從原道訓看，又像是天神。精神訓的二神，不知是否即二皇；看「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等話，似與二皇的「能天運池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的意義一樣。看它先說「未有天地，莫知其門」，又說「別爲陰陽，萬物乃形」，則二神竟是開天闢地的神。高誘於二皇注云，「指說陰陽」，於二神注云，「陰陽之神也」，這或者確是當初用二數來定名的本意。

其二，是女媧。女媧之名，我們在天問中已見過，但它只說「女媧有體，孰制匠之？」並不很重視她，或者是同女媧、女岐（均見楚辭）差不多的，只是一個有名的女子而已。但在淮南子中，她很明白地是一個帝王了。

伏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一嚶喋奇事也。（覽冥訓）

不但此也，她還是一個改造天地的具有神性的人王。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燿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顛民，

驚鳥擾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鼉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廢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卧倨倨，與眇眇，……倏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靈寶訓）

古人有這樣的大功，而到淮南子中方得顯揚，這是什麼緣故？

其二，是共工的觸不周之山。流共工於幽州，我們已在孟子和堯典中讀到了，共工欲壅防百川而致滅，國語中也敘述了。這裏卻有一則新的神話：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文訓）

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原道訓）

女媧有能力補天，共工便有能力傾天，可稱無獨有偶。天文訓說共工與顓頊爭爲帝，原道訓又說共工與高辛爭爲帝，高辛與顓頊恐怕是一個人吧？

其四，是炎帝爲竈神。

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筭帚臼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特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故炎帝（帝下似脫一字）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

布。此鬼神之所以立。(范滂訓)

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炎帝爲火災，故黃帝禽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兵略訓)

炎帝「爲火師而火名」，炎帝與黃帝異德，這是我們已知道的。至於他爲竈神，他因放火害人而爲黃帝所擒，這確是一種新聞。(炎帝爲竈神，也許是真的事實，但非炎帝死爲竈，乃竈神生爲炎帝耳。)

其五，是伏羲、神農的制作。

易之筮、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要略)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秦漢訓)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溼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脩務訓)

自從我們見到了伏羲的名氏之後，只知道他的道德比黃帝們好，還不曾知道他的具體的事實。到這裏，始曉得他是研究八卦而爲之重卦的。但這一件事，頗有儒家之徒把伏羲從道家的範圍裏拉過去的嫌疑。神農教民耕織，呂氏春秋中早已提起，就是單看他的名氏，這個意義亦已活現。但到了淮南子時，他也被服文雅而作琴了，且遍嘗百草的滋味而作藥師了。

然而淮南子這部書，到底是一班聰明的門客做的，所以一方面雖把古事說得天花亂墜，一方面還

是自己折自己的蹀躞。

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范論訓）

作者雖沒有打破「一代不如一代」的見解，但他已知道「復古」是不可能的事了。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闡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于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精務訓）

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釋稱訓）

這簡直把戰國、秦、漢間的古史傳說一推打碎了！知道了這一義，我們的古史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一九 漢書藝文志

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說郡縣制好，博士淳于越起來爭辯，以爲封建制好。始皇把這兩個理由發下去議。丞相李斯奏道：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尚，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秦始皇本紀）

始皇照准了，那時的書就這樣地拉雜燒燬了。

這是戰國文化的一次大摧殘。這是古代史料的一個不可計數的大損失。從此以後，大家所得見的商、周和戰國的歷史只是一些「爐餘」罷了。我們固然知道這是李斯爲求統一的完成（從武力統一到思想統一）的不得已的處置，但我們不能原恕他的毀滅古代文化的大罪。

可是，他所毀滅的只有民間的藏書罷了，詩、書、百家語還是博士官所職的，這一個全份還保留在皇家。到了項羽入關，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纔把這僅存的一份也燒掉了。（康長素先生新學偽經考謂秦雖焚書，六經未嘗亡缺，舉秦、楚、漢間許多儒學的人爲證，但這僅足證明這班讀書的人不曾死完而已，並不足以證明秦的焚書令沒有發生效力。又舉始皇本紀中「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一語，李斯列傳中錄此文無「法令」二字，以爲人民無論要學什麼都可向吏去學，但吏所懂得的除了法令之外還有什

麼，而且藏的詩、書、百家語都要燒燬，若仍許人去學習不是多此一舉了嗎？又舉沛公至咸陽，蕭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謂已由蕭何保存着，然蕭何只收取丞相御史兩個衙門裏的簿籍以備行政的稽考而已，並沒有收取博士所藏以求知古事也。）

漢興之後，惠帝除挾書之律，文帝令鼂錯到伏生處受尚書，又使博士作王制，河間獻王好儒學，山東諸儒多從之游，淮南王廣集賓客，講論道德，戰國的餘燼於是復燃。到武帝時，

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文選注三十八引劉歆七略）

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如詳漢書藝文志注引七略）

到成帝時，

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漢書藝文志）

後來劉向死了，劉歆接下去幹。他們父子二人編成了兩部書，劉向的是七略別錄二十卷，劉歆的是七略七卷（見隨書經籍志）。這是中國目錄學的開山之祖。

西漢的皇室用了二百年的力量，把許多古文籍和近代著作合在一起，總共有三萬三千餘卷，這在當時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幸王莽篡位，劉玄起兵把他殺了，劉玄做了一年皇帝，赤眉又打進長安，把他殺了，把長安的宮室市里一齊燒了，長安成了一座空城，這三萬卷的書也就完了。

戰國的書給秦始皇燒了，我們只能空發嗟歎，不能知道實在的損失有多少。西漢的書給赤眉燒了，劉向父子所編的目錄唐以後也失傳了，但我們還有一部根據了七略而作的漢書藝文志在手裏，可以估計這一次的損失。

我們現在正講三皇、五帝，講到西漢了，而漢書藝文志裏便有不少的那些最古時候的書，我們大可購出一個「西漢時的三皇、五帝們的書目」來。

(一) 秦一：

太壹兵法一篇(兵, 陰陽)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數術, 天文)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同)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數術, 五行)

泰一二十九卷(同)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數術, 雜占)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方技, 神僊)

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同)

(二) 天一：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兵, 陰陽)

天一六卷(數術,五行)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方技,房中)

(三) 宓戲: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方技,神僊)

(四) 神農:

神農二十篇(諸子,農家)

神農兵法一篇(兵,陰陽)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數術,五行)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數術,雜占)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數術,經方)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方技,神僊)

(五) 黃帝:

黃帝四經四篇(諸子,道家)

黃帝銘六篇(同)

黃帝君臣十篇(同)

雜黃帝五十八篇(同)

黃帝泰素二十篇(諸子,陰陽家)

黃帝說四十篇(諸子,小說家)

黃帝十六篇(兵,陰陽)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數術,天文)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數術,歷譜)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數術,五行)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同)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數術,雜占)

黃帝內經十八卷(方技,醫經)

又 外經三十九卷(同)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方技,經方)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復見神農條)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方技,房中)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方技,神僊)

黃帝歧伯按摩十卷(同)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同)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同)

(六) 黃帝諸臣：

力牧二十二篇(諸子,道家)

力牧十五篇(兵,陰陽)

風后十三篇(同)

風后孤虛二十卷(數術,五行)

封胡五篇(兵,陰陽)

鬼容區三篇(同)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諸子,雜家。原注：「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

(七) 顓頊：

顓頊歷二十一卷(數術,歷譜)

顓頊五星歷十四卷(同)

(八) 堯、舜：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方技,神傳)

(九) 務成子(堯臣,舜師)：

務成子十一篇(諸子,小說家)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數術,五行)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方技,房中)

(十)禹

大命三十七篇(諸子,雜家。說文:「命,古文禹。」「命」當即「命」字之誤。)

山海經十三篇(數術,形法)

(十一)其他夏以前之古人

容成子十四篇(諸子,陰陽家)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方技,房中)

蚩尤二篇(兵,形勢)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數術,五行)。「風鼓」,葉德輝謂是「共鼓」之誤(世本「共鼓」,貨狄作舟船),宋衷注,「黃帝二」

臣名也」,王先謙謂是「風后」之誤。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方技,房中)。張衡同聲歌曰「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皆即其人。

以上許多古聖人總共著了一千一百餘卷書。其中黃帝一人幾乎佔了一半(四百四十九卷),泰一、天一和神農也着實不少(泰一一百九十卷,神農九十二卷,天一六十五卷)。再分類算去,則分量最多的是五行(一百六十九卷),其次是神仙(一百五十七卷),又次是房中(一百一十一卷),又次是道家(一百卷),又次是兵陰陽(八十九卷),又次是醫術(醫經和經方兩類共八十七卷),又次是歷譜(六十八卷)。我真不

解，爲什麼古聖人的著作從太古傳到西漢經歷千萬年會得這樣地完整，而西漢到今日只有二千年卻除了黃帝內經和山海經兩部書之外已全失了？又爲什麼古聖人所注意研究的大都是些術數方技，他們對於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反不及對於採陰補陽的房中術的注意？

這些古書都失傳了。我們抱着這一個書單還可窺見這一班古聖人在西漢一代的社會中所作的活動，我們還可窺見西漢一代的人民所要求古聖人給予他們的智識是這幾個門目，他們所信仰的古聖人是這幾個人，這些古聖人各個主管的門目是這幾樣。

二〇 五帝德

從這部講義的第七章到第十九章，我們海闊天空地講，講秦國如何有白、青、黃、赤四個上帝，講炎帝、黃帝如何生了許多子孫，虞、夏、商、周如何都是黃帝的後代，講古代曾有許多帝王叫做什麼氏，什麼氏，講形容詞的「皇」如何忽然變成了名詞，作爲上帝的稱謂，講禹的平水土的故事，天間中有怎樣特殊的敘述，講古人世代的系統，山海經裏有怎樣奇怪的記錄，講騶衍們如何把歷史放得長，把疆域放得廣，把朝代和制度一切分配在五行的型式裏，講五帝之上如何還疊起一個神農來，講這「皇」字如何又變成了人王的稱謂而有「三皇、一帝」一名，講五帝與五神如何分掌管五時，講三皇如何地疑人疑鬼，講三皇之外如何又出來了二皇，講黃帝如何與老子合伙變成了道家，又如何從道又轉成了神仙，講無懷氏和伏羲如何更疊在神農的上面，講共工如何傾天和女媧如何補天，講莊子和淮南子中如何描寫古

代的安樂的生活，講漢書藝文志中如何有一大批的上古聖人的著述，真是五花八門，熱鬧極了。這種熱鬧，是我們以前讀儒家的書——論語、孟子、荀子、堯典——時所不曾感到的。

現在，我們回復講儒家了。我們要看儒家如何自固其壁壘而排斥這種非儒家的材料，我們又要看儒家如何受了時代潮流的衝盪而終不能自固其壁壘。

大戴禮記的第六十二篇是五帝德，第六十三篇是帝繫。這兩篇本是單行的，後來採入禮記。既經採在禮記裏當然被認為儒家的著作。但史記五帝本紀的贊裏說：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言下大有不信任這兩篇的意思。實在因為堯和舜二人，堯典言之，論語言之，孟子言之，已為儒家所公認無疑，至於五帝，則只有「五帝」這一個集團的名詞見于荀子，至於黃帝什麼，某帝什麼，不但論語、孟子中不見，即很後出的荀子亦未嘗見。何況黃帝，給道家說，給陰陽家說，給神仙家說，給醫家說，又給天文律歷家說，說得太不雅馴了，真使人不能信了。五帝德和帝繫姓兩篇雖說是「孔子所傳」，但其中都說到堯以前，都說到黃帝，違背了儒家的說話的成例，破壞了儒家的古史的斷限，所以「儒者或不傳」了。然而司馬遷是作五帝本紀的，這篇本紀終究是採用五帝德和帝繫姓作骨幹的。他為什麼又要信任它們呢？他舉出理由道：

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

教固殊焉。……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他說明第一個原因是爲到各處游歷時都聽得長老講黃帝、堯、舜的故事，足證黃帝是實有其人共事的，第二個原因是爲國語中的話足以發明這兩篇，也足以證明這些記載是不虛的。他用了這二重證據法——民間故事和書本記載——證明五帝雖不爲儒者所稱道，儒書所記錄，依然不失其信實價值，不過荒唐的傳說是應當刪去而已。司馬遷是儒家的信徒，他作史記是想繼承孔子的六經的，到後世，他的書也確實成了史學界的權威，所以黃帝們闖進了史記之後，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就鞏固了，好像堯、舜們因論語等書的記錄而佔得鞏固的歷史地位一樣。

因爲這個緣故，五帝德和帝繫姓兩篇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極大的關係。

五帝德文云：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

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

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闡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焉固矣！」

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羆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龍黻衣，大帶黼裳，乘龍康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

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驟哉予也！」

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

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

宰我曰：「請問帝嚳？」

孔子曰：「玄囂之孫，蟠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隱。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穆穆，其德俟俟。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龍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

宰我曰：「請問帝堯？」

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倨。黃龍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皋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

宰我曰：「請問帝舜？」

孔子曰：「蟠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漁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勸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歷，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變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惑。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西）鮮支、渠搜、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積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

宰我曰：「請問禹？」

孔子曰：「高陽之孫，緜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熹暨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距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

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

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

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

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這篇文章實在平庸得很，糊塗得很。它說起聰明來，則黃帝是「幼而慧齊，長而敦敏」的，顓頊是「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的，帝嚳是「聰以知遠，明以察微」的，帝堯是「其知如神」的，帝舜是「叅明通知」的，禹是「敏給克濟」的。說起道德來，則帝嚳是「其色穆穆，其德俟俟」的，帝堯是「其言不貳，其德不回」的，帝舜是「其言不惑，其德不怨」的，禹是「其德不回，其言可信」的。說起愛民來，則黃帝是「撫萬民的，顓頊是「治氣以教民」的，帝嚳是「撫致萬民而利海之」的，帝舜是「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的，禹是「爲民父母」的。說起應天時來，則黃帝是「歷離日月星辰」的，顓頊是「履時以象天」的，帝嚳是「歷日月而迎送之」的，帝堯是「四時先民治之」的，帝舜是「敦敏而知時」的，禹是「履四時」的。說起有天下來，則黃帝是「度四方」的，顓頊是「日月所照，莫不砥礪」的，帝嚳是「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的，帝堯是「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的，禹是「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的。說起衣服來，則黃帝是「黃黼黻衣」的，帝嚳是「黃黼黻衣」的，帝堯也是「黃黼黻衣」的。說起車駕來，則黃帝是「乘龍宸雲」的，顓頊是「乘龍而至四海」的，帝嚳也是「春夏乘龍」的。總之，它把五帝和禹說成了一樣的

德性，一樣的機會，一樣的思想，一樣的功業。我們讀了它，劈劈到佛殿上去看三世佛，到道觀裏去看三清天尊，只感到他們的共同的尊嚴的型式而感不到他們各人的個性。這樣一篇文字，哪裏值得宰我問急了孔子纔回答，哪裏值得宰我告人了孔子便發怒，以致他們師生二人斷絕了關係？

這一大篇空話（其實連空話也沒有說好，它翻來覆去只有這幾句話，只有這幾個字，僅可稱爲濫調）的古史，竟會給古代的大史家司馬遷所信任而採入史記，不能不算是一件奇事。我再三揣測這原因，覺得只有一個假設可用：五帝的傳說到司馬遷時代已經發生了三百年左右了，在傳說裏，在文籍裏，業已根深柢固，但只是偏於神話的，奇蹟的，或道家口氣的，司馬遷不願用，惟有五帝總中的五帝是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場上的，與論語、孟子中說的堯、舜、禹、湯最相近，可以說是在一種方式之下的，所以雖很空洞，卻是僅有的一篇，遂被採用了。（只有「乘龍」的話近於神仙家言，依然不雅訓，所以史記裏便把這些文字刪去了。）

我們讀了這一篇應當注意，這篇中所說的五帝是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和帝舜。這個名單和魯語中所說的「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儆民，舜勤民事而野死」的次序一樣，和呂氏春秋尊師篇中所說的「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的次序也一樣。可知這一個五帝系統是從戰國到秦、漢一直沿用的。再有兩件事情也要注意。其一，它說黃帝爲少典之子，顓頊爲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嚳爲玄囂之孫，蟠極之子，帝堯爲高辛之子，帝舜爲蟠牛之孫，瞽瞍之子，禹爲高陽之孫，鯀之子。這樣清楚的世代

系統，我們在以前尚未見過。待下面講帝繫姓時當一併討論。

其二，它說黃帝曰軒轅，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帝堯曰放勳，帝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每一個人都有兩個名號。放勳，我們在孟子裏已見到了：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使契爲司徒。……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滕文公上）

這一段放勳的話放在堯、舜命官之後，這個名號頗有屬堯的可能，所以堯典之首已有「帝堯曰放勳」的話了。重華，楚辭中也有：

依前聖以節中兮，嚼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儼詞。（離騷）

駕青虬兮馳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圃。（九章涉江）

重華不可還兮，孰知余之從容？（九章懷沙）

作者沒有說明重華是誰，而且孟子曾云，「舜，東夷之人也」，他到沅、湘的南面去看舜也覺得不像。但山海經中有一條，卻說：

湘水出舜葬東南陔，西環之，入洞庭下。（海內東經下附錄之水經）

則湘水邊上是有舜墓的。加上本篇所說的「葬于蒼梧之野」，則舜與南方發生關係也很顯明。我們姑且信了重華是舜罷。軒轅，我們在莊子裏也見了：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軒轅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法德）

莊子中是常說黃帝的，為什麼沒有「黃帝曰軒轅」的表示呢？莊子中是常把伏羲、神農加在黃帝之上的，為什麼這個軒轅氏卻在伏羲、神農之上呢？所以五帝德把黃帝和軒轅兩個名號合在一起，在我們所看見的書裏還是第一次。高陽，我們所見的是：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左傳文十八年）

帝高陽之苗裔兮。（離騷）

左傳和離騷兩種書裏都沒有說高陽即顓頊，而且左傳在「高陽氏有才子」之外更有「顓頊氏有不才子」之文，如果算是一個人，難道言及才子時則稱為高陽，言及不才子時則稱為顓頊嗎？這是說不過去的。高辛，書上說到的頗多：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左傳文十八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闕伯于商丘，

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左傳昭元年）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離騷）

它們也都沒有說高辛即帝嚳。其實，我們與其說高辛是帝嚳，還不如說高辛是顓頊，因為我們得到下列兩個證據：

（一）黎爲高辛氏火正。（國語鄭語）

五帝德

顓頊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楚語)

(二)昔共工……與高辛爭爲帝。(淮南子原道訓)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天文訓)

火正黎兩見於國語，而一云其君高辛氏，一云其君顓頊，共工與人爭爲帝兩見於淮南子，而一云與爭者高辛，一云與爭者顓頊，有這兩個證據，不夠使我們承認高辛即顓頊嗎？何以五帝德竟以高辛屬之於帝嚳也？至禹的文命一號，則我們還不曾找到它的根源，不敢斷說。

綜合以上的話，五帝每人有兩個名號，疑非古誼，尤其是帝嚳之爲高辛與舊說不合。我的猜想，以爲那時的人嫌古帝王太多了，所以把他們合併了幾個，使得量減少而質增加。這個方法不一定是五帝德的作者所創造，不過經他很整齊地寫了出來，加以史記的引用，遂成了決定不移之說耳。

二二 帝繫

我們在國語裏，曾看見許多國家的世系，像：

陳，顓頊之族也。(左傳昭八年)

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左傳哀九年)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左傳僖二十一年)

臧文仲聞六與寥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左傳文五年）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左傳昭二十六年）

戎子駒支……對曰：「……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左傳襄十四年）

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國語鄭語）

在這些材料上，可見他們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始祖。至於這些始祖有沒有相互的關係，以上許多條中沒有說到。但國語中有一處頗有將許多民族合到一個始祖之下的趨勢。

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結、偃、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國語晉語四）

本來一個姓有一個始祖的，到這裏十二個姓合起來只有一個始祖了。這是民族發源說的一種大改變！這條所說的十二姓，可惜現存史書中的材料太少，不足以證明在這一說之下結合了哪幾個民族。

崔述補上古考信錄（卷上）云：

十二姓之見於傳者，姬、祁、己、任、結五姓而已。然皆相爲昏姻。后稷取於結，王季取於任。

春秋時，晉之欒與祁昏，魯之孟與己昏，而姬、劉、祁、范，乃世爲昏姻。皆無譏者。果同祖也，可爲昏乎？若同祖者易其姓而即可爲昏，則吳之孟子何譏焉？

他不知道，造出這一說的人正要使得相爲昏姻的異姓合成一個始祖的子孫，所以從前用來分別「民族」的姓到這時竟變成了分別「德」的工具了。

可是，國語裏雖想把許多民族合到黃帝的系統之下，它還是把黃帝和炎帝一齊提的。如：

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晉語四）

昔共工棄此道也，……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堯用殛之于羽山。……夫亡者豈翳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周語下）

看它的意思，似乎把那時的許多民族分成兩大系統：夏、周等爲黃帝系，齊、許等爲炎帝系，又把黃帝、炎帝都算作少典之子。如是，紛紛擾擾的許多諸夏和四夷的天然界限都給打破，大家是一家人了！這是在戰國的大時勢下所應有的鼓吹。

但這種學說到了史記所採用的帝繫姓，又變了一副面目了，它是只認識黃帝，不記得炎帝了。國語裏的世代系統是斷片的，到帝繫姓便成爲一整篇了。這是零碎的世代傳說的總整理，這是構造古史系統的大成功。

帝繫姓（史記有「姓」字，大戴記沒有）文云：

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

黃帝產玄囂。玄囂產橋極。橋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

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

蟠牛。蟠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敖。

顓頊產姪。姪產文命，是爲禹。

黃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泝水。昌

意降居若水。

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

顓頊娶于騰奔氏。騰奔氏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

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緇氏，產重黎及吳回。

吳回產陸終。

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脅，六人出焉。

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郇人。

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卮姓。

季連產附祖氏。

附祖氏產穴熊。

季連之裔孫鬻融。九世至于渠。

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越章王。

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郇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

連者，楚氏也。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郃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陳鋒氏之女也，曰慶都氏，產帝堯。次妃，媯訾氏之女也，曰常儀氏，產帝摯。

帝堯娶于散宜氏。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

帝舜娶于帝堯。帝堯之子謂之女暎氏。

鯀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

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嬌氏，產啟。

這篇文字，很顯明地分爲三段：

第一段講五帝和禹的世系，完全和五帝德的話符合。

第二段講楚的世系，與國語所說的「重黎之後」，離騷所說的「帝高陽之苗裔」的話也大略相同。

（國語所云「其後八姓」則與此篇所云女隤六子頗有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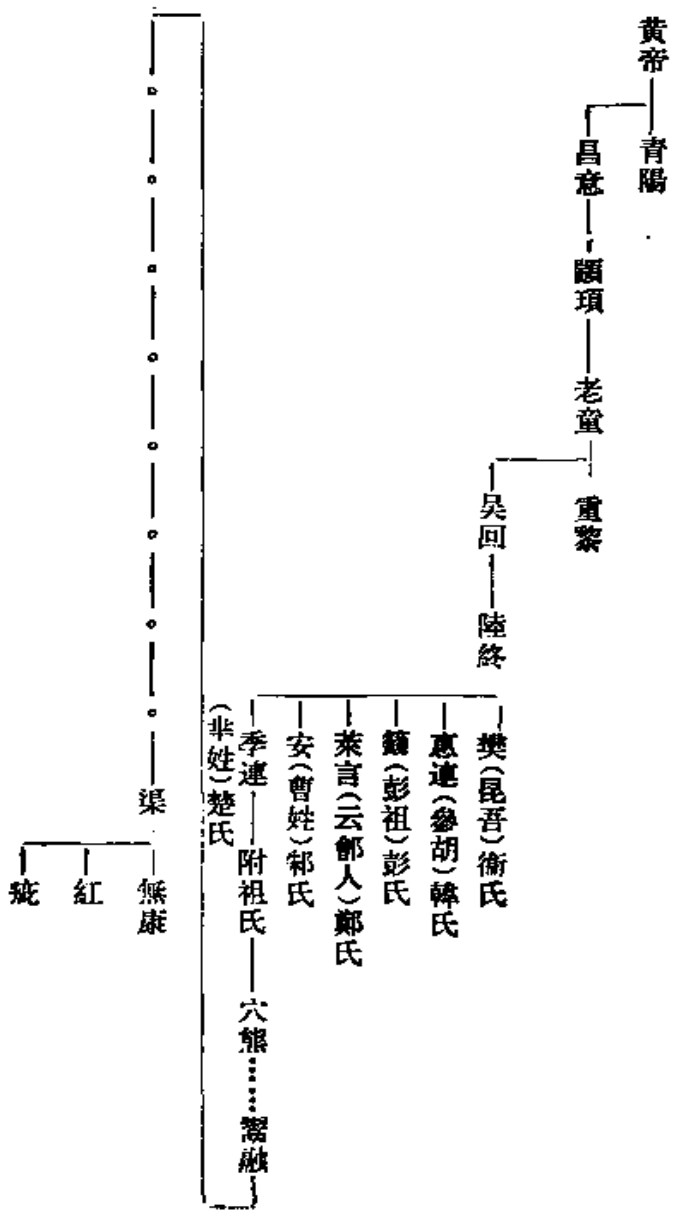
第三段講了商、周與帝堯、帝摯同出于帝嚳，又講堯、舜、鯀、禹的昏姻。下一事無其關係，上一事則關係甚大。

這三段東西我很疑心當初是獨立的三篇，至少第二段是單行的，後來併合在一起，或者是取第二段加上首尾，冠以新名的。這第二段是楚國的族譜，其中有許多人是沒有經過傳說的渲染的，恐怕從老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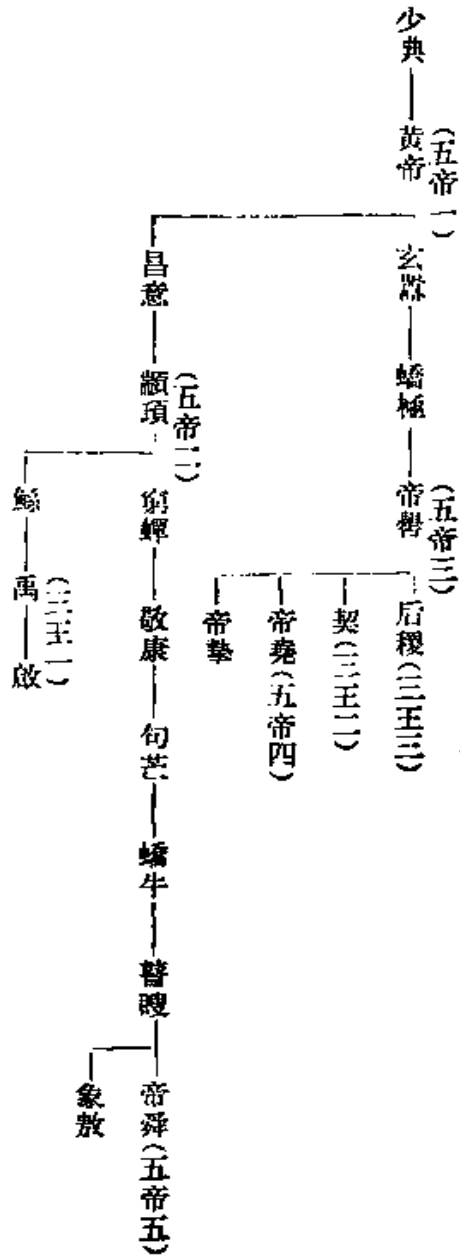
吳回以下確是真的史實。至第一段則以五帝和夏聯成一個系統，第三段則以帝嚳和商、周聯成一個系統。這兩段再合起來，則五帝和三王沒有不是一族的人，而且有的是親兄弟，有的是同祖同曾祖的兄弟叔姪，都不是很疏遠的宗族呢。

為易於明瞭計，畫出兩個世系圖來，

第一圖(楚世系)



第二圖(五帝、三王世系)：



看了這兩個圖，可知二十年前前的新黨開口就說「中國四萬萬同胞都是黃帝子孫」的原因，因為帝繫篇中早已把中國古代有天下之君盡數歸到黃帝的一個系統之下來了。

不過，它不談炎帝總似一個缺典。國語裏把共工和齊、許和戎都算作炎帝的子孫，可見炎帝的一族也不小。這一篇竟忍心把他撇去，和呂氏春秋的尊師、古樂兩篇及五帝德中說及五帝總把炎帝除外很相類。它們為什麼會得這樣呢？據我猜想，是因為炎帝這一族在戰國時太不占勢力的緣故。共工的治水傳說雖盛行，但他的結果是滅亡的。戎，到戰國時早已同化於諸夏了。許，是被滅於楚了。齊，是被篡於田成子了。其他姜姓之國，如申，如州，如萊，在春秋時都已亡了。炎帝這一族既這等衰微，他

們自己不能爲祖先鼓吹，別人也自然瞧不起他們的祖先了。呂氏春秋是戰國末作的，五帝德和帝繫姓是到漢初出現的，它們不把炎帝放在心目間自是當然的事。

此外，還有幾點應討論的：

其一，國語中說楚爲「重黎之後」，但此篇卻說是吳回之後。關於這一點，史記楚世家已作一解釋，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

其二，在第一圖中，黃帝之二子名青陽與昌意，在第二圖中，黃帝之二子名玄囂與昌意。究竟青陽、玄囂、昌意是黃帝的三子呢？還是玄囂即青陽，黃帝仍只有二子呢？關於這一點，史記是主張次說的，所以五帝本紀說：「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其二曰昌意。」這種文獻不足徵之說，它的是非是没法判定的。但看國語中說：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晉語四）

則黃帝之妃有四人，子有二十五人之多，帝繫篇所記乃是極不完備的呢。

其三，它說周的祖先稷是帝嚳的元妃之子，商的祖先契是帝嚳的次妃之子，而帝堯是帝嚳的第三妃之子。這和禮記所云「商人 禘嚳而祖契，周人 禘嚳而郊稷」大致相同，和天問的「簡狄在臺嚳何宜」

也略同。但禮記沒有說堯和嚳的關係而天問也沒有說堯、稷和嚳的關係。把唐、商、周盡數算作帝嚳之子而且說得這樣明白的，這是初見。我們要是單看這一個系統還不覺得什麼異樣，但一比較之下就看出衝突的劇烈了。歐陽修帝王世次圖序說：

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

這是一件事。還有一件事，我們讀玄鳥，知道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讀生民，知道是「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而後生后稷的，商、周兩族的祖先各爲神所生而非人所生，那麼，我們對於帝繫篇的話還能相信嗎？然而司馬遷卻是信了，他信了詩經又信帝繫，於是把這兩種不同的記載混合起來而成爲下列的文字：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殷本紀)

周后稷……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周本紀)

詩經裏毫沒有帝嚳的痕迹，但經他一用，「天命玄鳥」和「履帝武敏歆」就都成了帝嚳的家事了，姜嫄也不是「厥初生民」的人了。他不想想，既有神聖的帝嚳做她們的丈夫，何必再借重玄鳥卵和巨人跡的靈

感而生子呢！這是時代潮流造成的新傳說對於舊傳說的壓迫，這種壓迫的情態便在司馬遷的筆下表現了出來。

其四，它說舜是黃帝的八世孫，其上七代是瞽瞍、蟠牛、句芒、敬康、窮蟬、顓頊、昌意。這也與舊說不合。國語說：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魯語上）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

（魯語）

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左傳昭八年）

看以上幾條，幕是虞的開國之君，虞的世系圖中，在顓頊之下，瞽瞍之上，應當有幕的一代很明白。爲什麼帝繫篇裏卻不見他的踪影呢？韋昭沒有辦法，就在國語內注道：

幕，舜後虞思也，爲夏諸侯。（魯語注，鄭語注略同）

國語明明說虞幕有成樂的大功，故其子孫得意顯。章顯者何？虞舜有天下也。現在因帝繫中沒有幕，便把他放到舜後去，然則他的子孫章顯的是誰呢？至於左傳中史道一段話，先說幕，次說瞽瞍，又次說舜，作注的人再不能像韋昭一般地亂講了，所以孔穎達的疏裏只得說：

幕是舜先，不知去舜遠近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蟠牛，蟠

牛生瞽瞍」，亦不知幕於蟠牛以前是誰名字之異也。

看他這樣講，大有用「顛項曰高湯，帝嚳曰高辛」的方式來解決這問題的意思了。只因孔氏生得遲了一點，還不敢像戰國、秦、漢間人的膽大，直斷曰「窮蟬（或敬康等）曰幕」，而只說「不知是誰名氏之異」。即此可知，許多偽古史的構成，有的固是有意造偽，有的卻並不要造偽，只想把兩種不同的材料解釋得相同，因而偽史就陸續出來了。司馬遷用了帝繫姓的材料加入玄鳥和生民裏是這樣，韋昭和孔穎達不敢違背帝繫姓的話而把虞幕放在舜後或說爲窮蟬們的別名也是這樣。

其五，它說堯和禹是黃帝四世孫，舜是黃帝八世孫。要是沒有別的材料比較，我們也不覺得怎樣刺眼。不幸堯、舜、禹的故事傳下來的太多了，他們的關係也太密切了，遂使我們一比較之下平添了許多笑柄。歐陽修道：

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卽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攝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十年而崩。

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則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攝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年。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卽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已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

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帝王世次圖後序）

年壽之說本無可徵，但帝繫篇的世次之說如果是可信的，則堯、舜、禹原非疏族，似乎幾代之間還不應當參差如此。至舜娶兩個曾祖姑母作夫人，確甚離奇。孟子說：「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長幼有序。」倘使這件事是真的，那麼，舜自身已太不遜了，契的「敬敷五教」還有什麼效用呢！

綜合以上的話來看，帝繫篇中除了楚國世系一段無甚疵病之外，其餘簡直七穿八洞，東倒西歪。這樣的一篇文章居然能騙倒了二千多年的人，真不能不說是它的幸運了！

二二 世本

班固作司馬遷傳贊，說明史記取材所本，有下面一段話：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漢書卷六十二）

世本

在這一段裏，他先說孔子編纂尚書只到唐堯，唐、虞以前的遺文是不經的，黃帝、顓頊的事是未可明的。又說世本一書從黃帝敘述起，其所錄爲「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亦爲司馬遷所採用。可見世本這部書雖違背了孔子的家法，但在古史上是頗有地位的。漢書藝文志春秋類中載：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隋書經籍志的譜系類中的記載卻不同：

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

世本二卷（劉向撰）

世本四卷（宋衷撰）

宋衷的世本，我們已知道是他的世本注了。劉向的世本，不知怎樣。世本王侯大夫譜，和漢書所說的世本相同，或者卽是原書，但只兩卷，和十五篇的分量相差太遠，疑是其一部分。

這部書到宋代已失傳了。清代輯錄這書的有錢大昭、孫馮翼、洪飴孫、秦嘉謨、茆泮林、張澍諸家。他們搜錄逸文很不少。我們看了這些逸文，可以知道這書是不限於記載帝王公侯卿大夫的世系的，很像一部歷史的類書。茆泮林云：

其書舊目不可復得。今可識者——

世本有帝繫篇，見書序正義及釋玄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三。

有世本本紀，見春秋穀梁襄二十五年疏，史三代世表索隱，左襄二十一年正義引世本記，

「記」「紀」同也。

有世本世家，見左桓三年、閔二年、襄二十一年、二十九年、定元年正義、史田齊世家索隱。

有傳，見史魏世家索隱。

有譜，見隋經籍志。

又有氏姓篇，見左隱十一年正義及史秦本紀集解。

有居篇，見史吳世家、魏世家索隱。

有作篇，見周禮及禮記鄭注。禮正義亦云「世本有作篇」。

又當有謚法一篇，見沈約謚法序。

照他所說的看來，世本一書有帝繫篇、本紀、世家、傳、譜、氏姓篇、居篇、作篇、謚法篇等等，它的記載是多方面的，而史記的分爲「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裁或亦取法于此。尚書序正義曰「大戴記帝繫出于世本」，則我們在前面讀過的帝繫一篇即是世本中的一部分了。

這部書的著作者是誰呢？漢書藝文志說爲古史官，是未定其人的。皇甫謐帝王世紀說爲左丘明（顏氏家訓引），這不過因爲左丘明是古代最有名的史家，所以把這書的著作權奉贈與他罷了，實在毫無證據。顏之推既不敢違背皇甫謐的武斷而又見書中材料與此說不相容，故云：

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世本，左丘明所書，而有燕

王喜、「漢高祖」……皆由後人所屬，非本文也。（顏氏家訓書證篇）

但劉知幾則不以此說爲然，直云：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史通古今正史篇）他把這書的著作時代老實放在楚、漢之際了。（隋書經籍志說，「漢初得世本」，也不肯把它放得太前。）所以我們現在把這書放在漢初，和五帝德、帝繫姓等比類而觀，是不錯的。

它的帝繫篇，我們不用討論了。（只有一點和上章所引帝繫不同，是說到少昊，這問題待以後再論。）它的本紀、世家、傳、譜等，就我們看得見的材料說，大體和史記所載世系相同。間有不同的，莊泮林云：

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遷言多有不同。」如世本陳無利公，見左桓十一年正義；韓無列侯，趙無武公，田齊無悼子及侯剡，見史索隱。大抵……轉寫訛脫。孔穎達諸儒得此失彼，往往以爲未可據信，其實非原書之失也。（序）

謚法篇，現在也失傳了。這書的重要文字，是作篇、居篇、氏姓篇，因爲後來的歷史書裏所說的古聖人的制作，古帝王的都邑和氏姓，大半由此書來。我們要追尋這些記載的來源，不可不先知道這部書的一個大略。

我們正講三皇五帝，所以現在只鈔三皇五帝時代的作、居、氏姓。

（甲）作篇：

燧人出火。（按，世本原書今已亡佚，所錄各條本應注明出處，惟以字數太多，不適於寫入講義，故省去之。）

伏義制儷皮嫁娶之禮。伏義作琴。伏義作瑟。

句芒作羅。(二作「芒作羅」)

神農作琴。神農作瑟。

女媧作笙簧。

隨作笙。隨作等。

祝融作市。

蚩尤以金作兵器。

宿沙作煮鹽。

黃帝造火食。黃帝見百物始穿井。黃帝作旃。黃帝作冕旒。

黃帝使羲和作占日，常儀作占月，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太橈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作

調歷。

沮誦、蒼頡作書。沮誦、蒼頡為黃帝左右史。

史皇作圖。

胡曹作冕。胡曹作衣。

伯余作衣裳。

夷作鼓。

伶倫作磬。

尹壽作鏡。

於則作屣履。

巫咸作筮。

巫咸作鑿。

共鼓、貨狄作舟。

垂作鐘。

垂作規矩準繩。

垂作鈔。

垂作耒耜。

揮作弓。

牟夷作矢。

雍父作杵臼。

骸作服牛。

相土作乘馬。

臚作駕。

顓頊命飛龍氏鑄洪鐘。

堯修黃帝樂爲咸池。

無句作磬。

堯使禹作宮室。

后益作占歲。

化益作井。

堯造園棊，丹朱善之。

烏曹作博。

繇作城郭。

皋陶作五刑。

咎繇作耒耜。

伯夷作刑。

舜作簫。

夔作樂。

啟首作畫。

這篇文章的原來排列的方式不可知了。各種輯本的次序雖互有異同，但都依據着宋衷的注裏所說的時代。例如句芒注爲伏羲臣則置於伏羲之後，蚩尤注爲神農臣則置於神農之後。現在雖知道宋注的不對，一時也沒有好辦法，姑且因仍了它。（例如胙與相土，宋衷都注爲黃帝臣，實則時代都够不到。說詳易繫辭章下。）

（乙）居篇：

黃帝都涿鹿，涿鹿在彭城南。

世本

若水，允姓國，昌意降居焉侯。

舜居媯汭，在漢中西城縣。

夏禹都湯城，在大梁之南。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丙) 氏姓篇：

炎帝，姜姓。

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

有熊氏之後爲詹葛氏。

酈氏，玄囑之後。

玄氏，黃帝臣玄壽。

女氏：天皇封弟瑞於汝水之陽，後爲天子，因稱女皇，其後爲女氏。夏有女艾，商有女鳩、女

方，晉有女寬，皆其後也。

融姓，古天子祝融氏之後。

融夷氏：祝融後，董父之胤，以融夷爲氏。

偃陽，妘姓，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

媯，姬姓之國，黃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爲諸侯，此其後也。

己姓出自少昊。

這些話並不是世本的作者造出來的，乃是他把當時的傳說集合起來的。關於氏姓方面，我們在國語裏已看到不少。制作的故事，呂氏春秋中也有很多，例如：

黃帝令伶倫作爲律。……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命之曰咸池。

帝顓頊……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

帝嚳命咸黑作爲鶯歌，……有柷作爲鞀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柷。

帝堯立，乃命質爲樂。……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

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以上古樂）

蚩尤作兵。（舊唐書）

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清守）

大槁作甲子，黔如作虜首（此語不可解，畢沅謂或是「隸首作算數」之誤，或是「黔如作郁首」之誤），容成作曆，羲

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

舟，伯益作井，赤冀作白，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阜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

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勿躬）

看了這幾段，可以知道世本中的材料有好許多是從呂氏春秋鈔去的。還有與淮南子相同的，如「神農作琴」之類。只因漢初的古籍現在存留的太少，所以我們不能一一指出世本的話的根據來。

世本不是一部造偽的書，乃是一部整理偽史的書，爲偽史作宣傳的書，使偽史成爲史實的書。（如

夏都安邑，是現在人公認的史實，但他們的根據只在這部書上，這可見它的宣傳的功効。

二二三 春秋繁露

漢武帝初即位，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但他們舉到了之後，丞相衛綰就奏說這班賢良們有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恐怕他們從政之後會把國政弄壞，請都罷去，武帝照辦了。這時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都是篤好儒術的，他們要立明堂，要草定巡狩、封禪、改歷服色的法典。但是做不好，所以請于武帝，派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了他們的老師申公來。申公是魯國人，詩經專家，這時年已八十餘了。

不幸武帝的祖母竇太后是一個喜老子言而不愛儒術的人，她看見趙綰等氣餒日大，就借端加罪他們，他們在獄中自殺了。於是他們所興作的事業一齊停止。直到武帝六年，竇太后崩後，儒家方得着擡頭的機會。

[元光元年（武帝第七年，公元前一二四），又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到的百餘人，策問治道，以董仲舒爲首，他答對的便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天人三策」。他的說話全是根據的春秋義。其第三對中說道：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

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

這又是李斯請焚書的口氣了。不過他們二人的宗旨有些不同，李斯是想把詩、書和百家語一起去掉，使得人民只能學法令，而董仲舒則是要表章六藝，罷斥百家語，使得人民只能修孔子之術，國家也即以孔子之術為法度的基礎。漢書說：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竇嬰、田蚡）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董仲舒傳）

可見在武帝初年，作儒術運動的人已多，這個運動到董仲舒對策之後而成功。有了這一度的成功，於是六藝就成了士子進身的途徑了。漢書說：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平帝建元，公元元年），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儒林傳贊）

因為有了這一班博士和弟子員的宣傳，又新開了一個祿利之門，只有學習五經的可以踏進去，把士子的生計問題解決了，於是漢初極盛的道家不得不日就衰頹而儒家便坐穩了學術的正統。

董仲舒的著作，漢書傳中說：

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照這條看來，在百二十三篇之外又有聞舉等數十篇。但漢書藝文志則但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沒有別的。不知是本傳的誤析呢，還是藝文志的誤合呢。現在傳下來的春秋繁露一書只有十七卷，八十二篇，可知缺失已多，且用蕃露一篇之名爲其全書之名，包括玉杯、竹林等篇，更不是他的原意。

董仲舒是提倡儒術的，是請漢武帝罷斥百家的，論理，他的書裏總應當全是儒家的話了。可是，翻開他的書來，滿紙是陰陽五行之說。要是依了司馬談論六家要指的話，把陰陽和儒分成兩家，那麼，還是請他到陰陽家的隊裏去的好。不信，請看以下諸篇目：

-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 陰陽出入第五十
- 五行第三十八
-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 五行逆順第六十
-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 陰陽位第四十七
- 陰陽義第四十九
-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其他在篇名上雖不寫明陰陽五行而實際卻是講陰陽五行的尚很多。我們若是承認論語、孟子、荀子等書爲儒家學說的標準的，我們還能承認他的學說是屬於儒家的嗎？但是，漢武帝時的儒家是確是如此

的了。所以竇太后不喜趙綰、王臧的提倡儒術，就責讓武帝道：「此復欲爲新垣平也！」（漢書儒林傳申公傳，新垣平，文帝時方士，以詐伏誅，見郊祀志。）以我猜想，大約騶衍雖好爲闕大不經之語，而其歸宿在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說不定他竟是一個齊之儒者。後來荀子非十二子篇中所罵的「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的一派，大概也就是這一班人。董仲舒是廣川人（今河北省深縣、冀縣一帶），離齊甚近，他受這一個學派的陶冶是不足奇的，他受燕、齊方士的同化也是很可能的。漢書本傳說：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按，今春秋繁露內有求雨、止雨兩篇）……

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他擅長的求雨止雨諸法術，不是新垣平等方士的拿手戲嗎？高廟、長陵之災，他的推說竟使有志「步舒」的弟子以爲大愚，這不是太滑稽了嗎？所以我覺得那時的儒者和方士倒沒有什麼分別，而道家的見識則確在他們之上，看莊子和淮南子可知。（淮南子的內篇與中篇所以必須分開，就因劉安門下的道家與方士本來分開的緣故。）直至宣帝以後，張敞、匡衡一班富有理智的儒者出來，方始把儒家中的怪誕之說漸漸清了出去。這些東西被清之後，只得改變方針，依附了道家而生存，成就了後世的道教。

如今我們看春秋繁露中所說的古史怎樣。

春秋繁露一部書裏，講到的古史並不多，但卻有幾種新的方式把古史支配了。這便是他在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篇）中所表現的。文云：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按：「而」當作「其」）正色，逆數三而復。紂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

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夏，故虞，紂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作宮邑於下路之陽，名相官曰尹，作濩樂，制質禮以奉天。

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殷，故夏，紂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以爲九皇，作宮邑於豐，名相官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

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紂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疑當作「制曆」）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

以上的話，是要證明孔子作春秋的宗旨爲的是應天作新王，所以春秋開頭的「王正月」就是改制。制怎

麼改呢？這是一定的格式的。格式有三種，第一爲「三統」，是逆數三而相復的（以寅、丑、子爲序，故曰逆數），第二爲「五帝和九皇」，是順數五和九而相復的，第三爲「四法」，是順數四而相復的。今分說如下：

三統是什麼？這是和驪衍的五德終始說相類的一種對於帝王興廢的解釋，說朝代的更換係承着一定的次序，分爲黑統、白統、赤統，以次推嬗，終而復始。夏爲黑統，殷爲白統，周爲赤統，春秋作新王之事則復爲黑統。這三個統有什麼分別呢？篇中說：

然則其略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于阼，昏禮迎于庭，喪禮殯于東階之上。祭牲黑牡，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

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綬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齒。冠于堂，昏禮迎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間。祭牲白牡，薦尚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

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歷日月朔于牽牛，斗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大節綬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駢。犧牲角粟。冠

于房，昏禮送于戶，喪禮殯于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

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未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

讀此，可知三統之說出於三正。「三正」與「五行」並舉，見于墨子引禹誓及今本甘誓。但三正若係指夏、殷、周三種歷法，則禹或啟討伐有扈氏時，那時還沒有殷、周二正，而他的誓師文中已以「怠棄三正」為理由，豈非說得太早了呢？董仲舒說，不然，建寅、建丑、建子三種歷法是夏以前本來有的，夏、商、周三代不過順着三統的次序沿用罷了。但如此，則禹或啟討伐有扈氏時，那時的正朔是寅正，他如有不奉正朔之罪也只能責斥他的怠棄寅正，怎能說「怠棄三正」而強迫他連丑正、子正也一齊奉守了呢？可見這班人造偽書偽史造得發昏了，纔會說出這種不合理的話來。

我們讀了上一段文字，又可知三統說的用處不但在改正朔，一切的禮制也都跟着變，而三種額色的更迭直使一切的器服都成了「清一色」。在這個法典上面，使我們明白了史記中的幾段記載：

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殷本紀）

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殷本紀贊）

九年，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

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周本紀）

因爲殷是白統，所以那時的服色是上白的，路車的色也是白的。因爲周是赤統，所以武王渡河之後就獲得了赤烏之瑞。因爲殷亡于周，所以白魚會躍入武王的舟中。三種顏色是三統國命的象徵，其徵驗如此。但是，有一點很可疑。魏衍一班人所說的五德終始，是黃帝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三統說固與這一說不同，而殷白周赤卻與殷金周火無殊。則史記中這幾段記載是出于五德說的呢，還是出于三統說的呢，成了一個疑問。而且在古史學上是先有五德說呢，還是先有三統說呢，也覺得應當研究了。

（從本講義上看，是先有五德說的，但崔譚甫先生則以爲三統說是孔子傳下來的真正春秋學說，五德說則是劉歆們僞造了竄入史記的騶衍傳和封禪書的（見史記探源）。他的話，我以爲理由不充足。他站在今文家的立場上，一切以公羊傳、春秋繁露、何休公羊傳解詁的說話爲標準，凡不合這個標準的則都算作劉歆僞造。其實那時人說古事本來沒有標準，所以漢武帝的策問裏就說「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歟？」而董仲舒的對策裏也說「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三統之說，我以爲是用三正說作骨幹而又截取了五德說的一大半而作成。五德說以殷爲金，以周爲火，以繼周者（秦）爲水。三統說便以殷爲白，以周爲赤，以繼周者（春秋）爲黑。兩兩相對，勦襲之迹顯然，不過限于三正之數，不得不把土德的黃和木德的青犧牲掉而已。）

怎樣叫做四法呢？這是說制度有四類，一類叫做商，一類叫做夏，一類叫做質，一類叫做文，也是相次用事的。這「夏」和「商」並非代名，乃是一類制度的總名。這四類制度又歸屬於「主天」和「主地」兩項。所以舜是「主天法商而王」的，禹是「主地法夏而王」的，湯是「主天法質而王」的，文王是「主地法

文而王」的。再轉過來，孔子作春秋，以春秋當新王，也是和舜一樣地「主天法商而王」了。（故上面有「春秋以虞錄親，樂制宜商」的話。）這四類制度的分別，篇中也說得很詳細：

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按：「人」應作「天」），故三等也。

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牖，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官明堂員，其屋高殿修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與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制鼓，用錫舞，舞溢員。先毛血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戚多諱。封禪于尚位。

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烹，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官明堂方，其屋卑污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鸞與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織施舞，舞溢方。先烹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于下位。

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嘉疏，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官明堂內員外備，其屋如倚靡員備，祭器備。玉厚七分，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與尊蓋備天

列象，垂四鸞。樂程鼓，用羽籥舞，舞溢欄。先用玉聲然後烹。正刑多隱，親戚多赦。封壇于左位。

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桓鬯，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而衡，祭器衡，同作秩機。玉厚六分，白藻三絲。（按：「三」應作「二」）衣長前袵，首服習而垂流。鸞與卑備地周象載，垂二鸞。樂縣鼓，用萬舞，舞溢衡。先烹而後用樂。正刑天法。封壇于左位。（按：「左」應作「右」）

四法脩于所，故祖于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按：「之」應作「則」），施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刑乎先祖，大昭乎王君。

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性長於天文，純於孝慈。

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爲姁氏。至禹，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胗疾行，先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

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玄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胸，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

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邠土，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

故帝使禹、皋論姓，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故殷王改文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在以上一大段中，我們可以看出它的支配古史的方式是陰和陽相次着轉。在主天（陽）的時候器物的形狀都是圓的（或橢圓的），在主地（陰）的時候則都是方的（或長方的）。在主天的時候數目多奇，親屬多分，在主地的時候則數目多偶，親屬多合。這樣的取象於陰陽，雖事實上未必如此，但在形式上還講得過去。至于法商，法夏，法質，法文的四分法，就是形式上也講不通了。文質二名怎麼講，我們是知道的，夏商二名怎麼講，我們不知道，他也沒有說。況且所謂「商尚質，周尚文」云者，乃因周的時代晚于商，他們的器物備于商，禮節繁于商，故謂之「文」，若照這篇所說，則商、周的禮樂制度原是差不多的，周與夏的制度更相像，然則商的質在哪裏，周的文在哪裏呢？所謂「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將從何說起呢？又，禹因主地法夏而王，故其代號曰夏，然則湯是主天法質而王的，爲什麼他的代號不叫做「質」，又爲什麼他的代號竟取了非他所法的「商」呢？總之，這種的排列法，形式是整齊極了，內容是荒謬極了！最後，我們講到這篇中所說的五帝和九皇。三王、五帝、三皇，如本講義前邊所引的各說，固然很多矛盾衝突之點，但各家都自以爲在這些名號之下有一定的人物，這一點很一致。到了董仲舒，他卻定了一個圓融的方式，以爲這些名號是跟着時代變遷的，好像人家的「高祖」、「曾孫」之類，是隨着輩分推移的。所以他說：

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紂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

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統，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處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于杞，存湯之後于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

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

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帝代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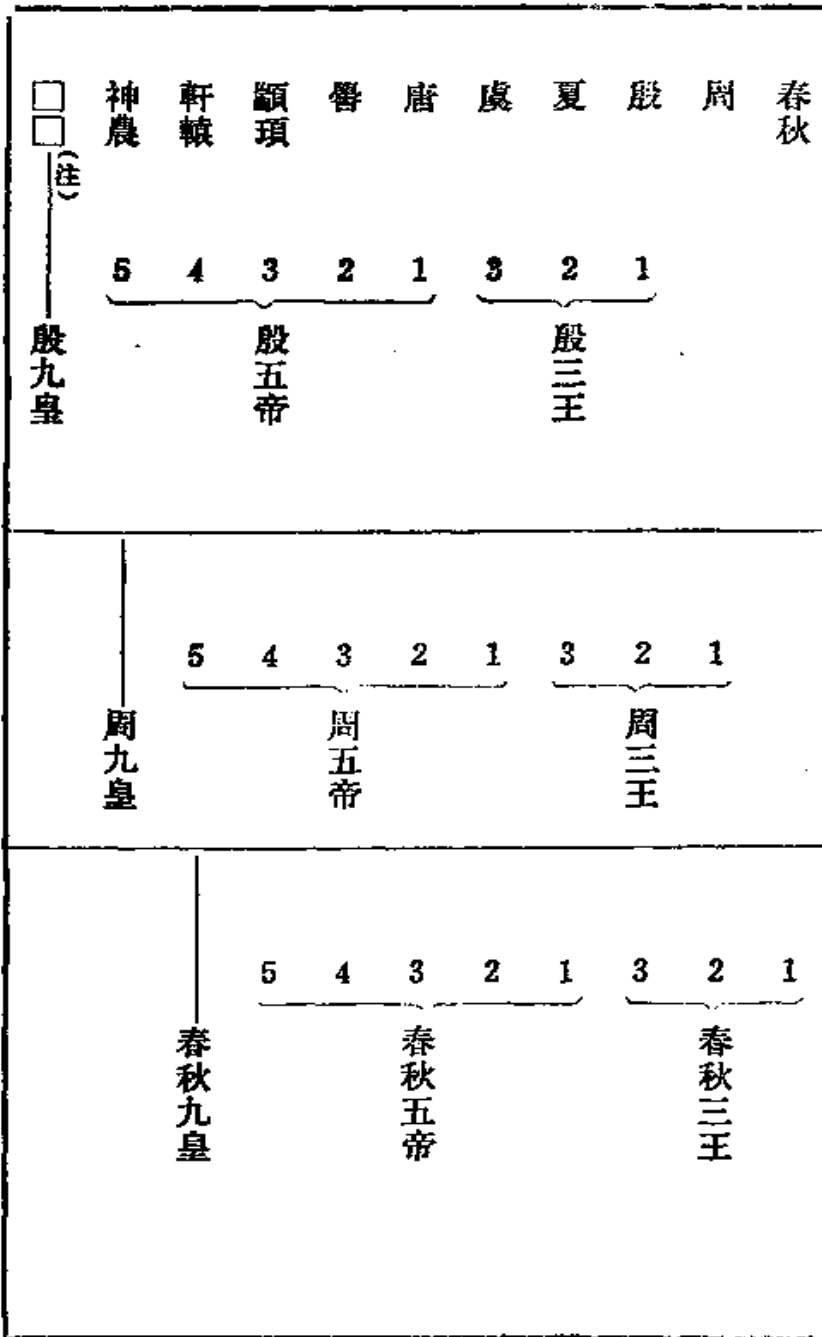
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

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俾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紂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紂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于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於虛，極壽無疆。

這是說，有一個新王起來，他要封前二代之王的後人爲公，連自己的一代合成三王，又改號道三王前的五代之王爲帝，是爲五帝，封他們的子孫以小國，再把這五帝的前一代之王去了帝號，改號爲九皇（從

新朝倒數上去，至五帝的前一代，是第九代，故曰九皇，不是有九個皇，封他的後裔為附庸。朝代愈古則先王的名號愈尊，而其子孫的勢力愈縮小，這是儒家的親疏和尊卑之義。

於是，我們可以畫出一個圖來表明他的意思：



(注)此處是虛構，但本書無明文，不敢擅補。

照這圖看來，今所稱爲三王、五帝的人物都是依着周人的制度說的。如用了孔子作春秋的眼光來看，從秦、漢人的時代來講，則都應移下一位。又可知神農的所以被喚作赤帝，只因他是殷的五帝的首一帝，軒轅的所以被喚作黃帝，也因他是周的五帝的首一帝。若照孔子的制度說來，則神農已落於九皇之外，軒轅已在九皇的地位而不能復稱爲黃帝，顓頊卻有被喚作白帝的資格了。又可知當周人之王，曾有封夏、商之後以大國，軒轅、顓頊、嚳、唐、虞之後以小國，神農之後以附庸的一件事。這件事在經師們是確有證據的。禮記說：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樂記）

史記也說：

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周本紀）

這兩書所說的雖互有不同，但封國這件事總算照了董仲舒的話做了，不像三統四法的文獻無徵。可是顓頊和嚳兩代的後裔爲什麼都不封呢？又夏後應爲大國，舜後應爲小國，杞與陳是否恰如這個比例，似乎也是一個疑問。

照帝繫篇的話看來，五帝、三王都是一家人，後王即前王的後裔。就說有些是疏族，但如顓頊與黃帝的祖孫相授受，堯與嚳的父子相授受，無論如何必不能說是二代之王，何以在董仲舒的圖裏各成了

獨立的一代呢？又何以各須封其後以小國呢？

自從發見了「皇」的名詞之後，楚詞中有「東皇、西皇」，呂氏春秋中有「三皇」，淮南子中有「二皇」，現在董仲舒的書中又有「九皇」，這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三皇有三人，二皇有二人，九皇乃只有一人，這也是很特別的。這個名詞極少見，但似是在漢武帝時已通用，故封禪書說：

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願採儒術以文之。

又鶡冠子中也有說起這個名詞的：

泰一者，執大同之制，調泰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故九皇受傳，以索其然之所生。……九

皇殊制而政莫不效焉，故曰泰一。（泰鴻）

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泰錄）

封禪書對於「九皇」這個名詞未下解釋，不知道是不是和董仲舒所說的一樣。鶡冠子的「九皇」講得迷離得很，看不明白它的真義。鈔在這裏，以見這個名詞是曾經流行過的。（鶡冠子一書，大約是聯合零碎的漢人文字而成，未必漢以後人偽造。）

以上的種種，董仲舒曾於本篇中作一結論，道：

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

他所謂不易的是什麼？就是他開頭所謂「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

復數	春秋 (王魯)	周	代號		對於前代王者的態度
			統正	德所主與所法	
復而三	黑寅	赤子	統正	德所主與所法	所存前二王之後
復而再	陽	陰			
復而四	主天法商	主地法文			所緬又前六王之後
復而三 (言王新合)	周	殷	親者	故者	
復而五	殷(宋)	夏	五帝末一帝	五帝首一帝	九
	夏	虞	軒轅(黃帝)	神農	
復而九	顓頊	黃帝			

這樣一排，春秋以前的各代的制度，只要對照了三統四法的賬單，俱可一目了然，豈非一件大快事！本來神農、黃帝之世的制度遠不及周代的清楚知道，如今好在三統與四法之制是固定的，能教怎樣知道周代便可照樣知道神農、黃帝之世了。如果我們更能尋出封禪泰山的七十二王的名冊，我們也可排出這七十二王的會典來了。他們儘不必有遺文留與後人，只要把他們的次序傳了下來，便可顯示他們的一切，這與算命先生的只要知道了某一個人的生辰八字便可推出他的過去未來的一切是一樣的。

研究歷史到了這種地步，真可謂「金碧樓臺，彈指立現」了。漢書中說董仲舒三年目不窺園，虧他開了門會想出這樣的一個古史系統來！但要是說他完全出于幻想，他一定不服，他明明在篇中隨處舉

出春秋經上的證據的。

(一)從「王正月」(隱公元年)上見出受命之王的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又見出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

(二)從「杞伯來朝」(莊公二十七年)上見出春秋的蚡夏爲五帝，改封其後以小國，又見出五帝之前有九皇。

(三)從「鄭忽出奔衛」(桓公十一年)上見出春秋的制爵三等，又見出歷代王者有陰陽兩種德和商、夏、質、文四種法。

從極簡單的春秋經，極平常的記事文裏會搜出這樣一套極綿密的古代史來，真使我們對於他的善於推演的手腕不勝佩服。騁術的「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的方術，他是得了真傳了！朱熹道：

春秋難看，此生不敢問。

春秋，某煞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說底語否？

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末有發范明友奴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

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某嘗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於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爾！(均見朱子語類卷八十三)

蓋仲舒的古史系統，究竟孔子曾經夢想過沒有？看朱熹這番話，實在使我們疑惑起來了。

二四 史記

我們既已知道許多戰國、秦、漢間的古史傳說，於是對於司馬遷的史記裏所記的上古史事可以作一個概括的批評了。

司馬遷是西漢中葉最有學問的人。他的父親司馬談是武帝初年的太史令，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他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要指，是推重道家的。他卒後，司馬遷便繼任他的職司。自從秦始皇焚書，項羽燒秦宮室之後，無數的圖書已散亡了。後來，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聞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

他既生值文化發達的時候，有了很好的家學，又居了全國文化中心的官職，再加以他的好游的習性，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庀因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自序）親見過許多歷史遺蹟，民情風俗，於是激動了著書的志願。那時是道家漸衰，儒家日盛的當兒，他也感染了這個風氣，想效法孔子。孔子是編尚書，作春秋，借歷史書以發揮其思想見解的，所以他說：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自序）

他實在忍不住要挺起身子來肩着周公、孔子的道統了。於是他

問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

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禮樂損益，律數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

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扶義倣儔，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自序）

這是古代所不曾有過的一部大著作。這是中國第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整個歷史記載。自從有了這部書，於是向來的斷片的敘述，口傳的故事，都歸到一個總匯，在這個總匯中各各得了它們的地位了。這不是司馬遷的天才與學力有絕勝人處是做不到的。

他做的書，本來沒有書名。漢書中稱它，於藝文志則為太史公，於楊惲傳則為太史公記，於宣元六

王傳則爲太史公書。到了隋書經籍志，又稱它爲史記。從此以後，史記便成了這部書的定名了。

史記的著作，據王靜安先生的太史公繫年考略，是漢武帝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動手的，那時他四十二歲。做了七年，爲李陵降匈奴，他去保他，下獄受了廢刑。他憤恨得要自殺，只爲書尚未成，不惜忍辱活着。但從此以後，他不做太史令而做中書令了，中書令是宦官的職司，跟着皇帝走的，而漢武帝又最喜巡遊，所以他得不到安閒著書的生活。這部書大約終究沒有做完。漢書司馬遷傳說：「十篇缺，有錄無書。」他死了之後，起來續補的人很多。見於本書的，是「褚先生少孫」。見於藝文志的，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見於劉知幾史通的更多了：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廬、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古今正史篇）

所以史記這部書實在是極不完整的。但別人的續補猶可，他們不過增加事實而已，一動了劉歆的手，便很可怕了，因爲他是古文學派的首領，自有本派製造的貨色，他不想增加真實的歷史而想增加本派的聲援。於是史記裏便蒙着一層古文學派的色彩了！這方面的窺附，康長素先生的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已指出了一些，崔鐸甫先生的史記探源更是一部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著作。

現在，我們試從史記裏抽出司馬遷的上古史觀來。在這個工作中，我們暫且不全遵了史記探源的作者所給與我們的結論，因爲有些地方我們也覺得他太過分了。

第一，史記起于黃帝，黃帝以前略而不言。這不是他不知道黃帝以前還有伏羲、神農一班有名的古王，他曾說：

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五帝本紀）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自序）

他又在封禪書中詳列了巫者、陰陽家、方士們的上古史說，遠到無懷氏和泰帝。但是他毅然地以黃帝爲斷限，黃帝以前付之不聞不問。這在現在看來固然很平常，而在西漢中葉敢於如此，確實有些膽氣。要是換了別一個人來做，匪特伏羲、神農須立本紀，就是秦皇、天皇也要立本紀，匪特他們須立本紀，蚩尤共工也要立世家，鬼容區、務成子也要立列傳了。

第二，史記的紀年起于周共和，共和以前只列世表。這不是他不知道共和以前的年數，他曾說：

予曾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三代世表）

我們看漢書藝文志春秋類中也列着「太古以來年紀二篇」，足見他如果要排出一個整齊完密的全史年表來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但他毅然地說：

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三代世表）

因其不同乖異，得不到一個究竟，所以寧可缺着，這樣地信信疑疑，是何等的精神！

第三，凡是上古的事情，他都不勉強充做知道，有可疑的則直加以刪芟。所以他說：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

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用這種嚴正的態度來批評歷史材料的，自古以來他還是第一個。許由這個人，戰國、秦、漢時的傳說盛極了，司馬遷並且在箕山上看見他的墳墓，實在是不應不信的了。但他因為尚書裏沒有他，禪讓的事情也不應當這樣輕率，又他雖名高而沒有文辭傳下來，所以決定不睬。他的打破傳統信仰的膽量不該敬佩嗎？試看後來，哪部高士傳沒有許由，正式的歷史書裏也常常提起他的名字，這就可以知道司馬遷的眼光是如何的卓絕了。其他各篇中打破傳統信仰的話還有許多，錄出如下：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五帝本紀）

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三代世表）

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歷書）

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以禮義防於利。（平準書）

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傳）

自古帝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龜策列傳）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使俗之漸民久矣。（貨殖列傳）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自序）

他一說到上古，就歎一聲「尚矣」，於是接着說這「不可記」了，這「不可考」了，「吾不知」了，「余不敢言」了。這種老實承認不知道的態度，比了「博學而不窮」，「一物不知以為深恥」的儒者自以為萬事萬物都能明白，雖是文獻無徵之世也可用了排列法來排出它的制度來的，要光明磊落了多少？

司馬遷以前，講古史的人多極了。淮南子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人說。」這是古史時時有推陳出新的說法的總原因。騁術之術，「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大竝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這又是整整齊齊的古代制度的出現的一個主要原則。這種古史說充滿在戰國、秦、漢間人的口頭和書上。三代以前固然是「尚矣」，但惟其因為它「尚矣」，所以纔有話說，纔有說不盡的話。我們一看漢書藝文志裏的「三皇五帝們的書目」，便知道在司馬遷之世是時代愈古則材料愈多的。他竟以六藝為標準，合於這個標準的收進來，不合於這個標準的打出去，於是這一大堆燦爛奪目的古代材料便都成了歷史上的異端外道了。這非有大魄力的人是辦不到的。

如果有人說：「司馬遷的時代本是表章六藝的時代，他以六藝為標準有什麼奇怪呢？用了這個標準，自然捨得丟掉唐、虞以上的材料，更有什麼了不得呢？我的答語是「言不可若是其幾也！」漢武帝固

然是表章六藝的人，但他的理想中的最高成就是什麼？不是「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嗎？董仲舒固然是請罷黜百家的人，但他的肚子裏裝滿的是什麼？不是「陰陽，五行，三統，四法」嗎？他固然讀的是六藝中的春秋，但會得從「王正月」上推出改制作科的條例來，而確定春秋是「應天作新王，正黑統，王魯」的，會得從「杞伯來朝」上看出「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的，會從「鄭忽出奔衛」上尋出「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賀，一文」的。他嘴裏唸的固是六藝之文，但心裏想的卻是六藝所不曾有的東西，這纔是西漢時人的聰明！司馬遷不肯收受這時代所給與他的聰明，而只會讀死書，只會讀平凡的書，於是讀了六藝之文就真用它來支配古史了。這在今日，自然可以替他加上「爲歷史而治歷史」的美號，但在那時人看來，很容易給他「其愚不可及」的批評呵！

我已讚够了他了。可是一個人終究是人，不是超人，所以雖以司馬遷的執拗，敢特立於時代之外，也免不了受些時代的影響。他在五帝本紀說：

黃帝……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這便是五德說下的說話。又高祖本紀贊云：

夏之政忠，忠之敵，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敵，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敵，小人以僇，故教僇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敵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敵易變，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

這又是三統說下的說話了。不過他說「朝以十月」卻是不合於三統說的。董仲舒說春秋是黑統，用了

那時人的「孔子作六經，爲漢制法」的眼光看來，漢卽是黑統。司馬遷說「夏之政忠」，又說周之政文，教文之敝「莫若以忠」，又說漢「承敝易變，得天統」，則亦承認漢與夏的統是相同的。夏爲黑統，則漢亦當爲黑統。但夏是「建寅」的，三正是以寅，丑，子相循環的，爲什麼漢卻以十月爲正，變成了「建亥」呢？說到這裏，應當追溯秦的制度。秦始皇本紀云：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

他的「上黑」似乎與黑統有關，但這乃是五德說下的黑而非三統說下的黑。五德說下的麻法不是三正的，說不定竟是五正，故夏寅，殷丑，周子，秦便建亥了。到了漢滅了秦，

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張添和列傳）

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麻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麻濟）

不論張蒼主張「朝以十月」，或高祖主張「朝以十月」，反正漢的正朔是鈔襲秦的，而秦的正朔則由五德說來，這是極明顯的事實。五德說與三統說本不相容，爲什麼司馬遷在這一點上倒弄糊塗了，把「朝以十月」與「三王之遺若循環」合爲一事呢？

於此，我敢作一個假定，三統說是西漢時的改歷運動者所主張的學說，這個學說是依傍了五德終

始說而造出來的。自秦以十月爲歲首，漢因仍不改，大家感覺着不便，於是託古而提倡夏時。因爲孔子曾說過「行夏之時」一句話，所以就這句話上生發出來。其一，說孔子到杞國去尋得夏時。論語八佾篇云：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這是說杞國的文獻不足，不能就彼徵證夏代的制度，原是很清楚的一句話。但到了禮記的禮運篇裏就改變了樣子了：

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時》焉。……」

照它這樣說，然則孔子到了杞國，雖不足徵證夏道，還得着一部《坤時》回來。（「夏時」所以加上書名標號者，以對下面的「之宋得坤乾」而知。）司馬遷在夏本紀的贊裏也說：

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這夏小正不知是否即禮運中所謂夏時，他也說是孔子傳下來的。其二，說孔子作春秋即用夏時。這便是董仲舒說的：

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

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

春秋本來用周正，所以左傳中記晉事（僖用夏正）每每與經相差兩月（如卓子之弑，傳在僖九年十一月，經在十年春，晉、秦戰于韓，傳在僖十五年九月，經在是年十一月）。被董仲舒這樣一講，於是春秋經也是

用的夏正了。

自從孔子尋得了夏時，又在春秋中用了夏正，一班儒者就說，歷法是三正循環的，周之後是應當建寅，與夏同道的。經他們宣傳之後，而漢武帝遂有改正朔的事，真成了受命的王者。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武帝紀）

漢興，……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項歷，……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宜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

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漢書律歷志）

他們這一次竟造成功了。自有了這次的成功，而黑統的寅正沿用了二千餘年，直到清亡纔廢。這是司馬遷們的大功績！三統說本來爲了改歷運動而造出來的，歷已改了，改得好了，還有什麼用處呢，這個學說便像敲門磚似地拋去了。所以漢以後還有應用五德說的帝王，三統說便不聽得再提起了。

其次，我們試把史記所建設的古史批評一下。史記對於建設案以前的歷史所根據的材料大約如下，

（一）詩——如據玄鳥、生民以說稷、契之母，據公劉、緜以說公劉、古公亶父、文王等。

（二）書——如據堯典、皋陶謨、禹貢以說堯、舜、禹，據湯誓以說湯，據西伯戡黎以說紂，據牧

誓以說武王，據金縢、無逸以說周公等。（但他達到尚書中難解釋的文字，如盤庚、大誥等，雖甚重要，卻不採了。）

(三) 周書（今稱逸周書）——如據克殷、度邑以說武王、周公等。

(四) 春秋——散入周本紀、諸國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中。

(五) 國語——如於五帝本紀錄黃帝二十五子，八元、八愷及四凶族，於周本紀錄祭公謀父諫征犬戎，龍漦生褒姒等。諸世家所載，不可勝數。

(六) 世本——諸本紀、世家中之王侯名號及世次，十二諸侯年表中之紀年，及夏本紀贊中的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續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等文，皆取自此書。

(七) 五帝德——除篇中乘龍等文外，全錄入五帝本紀。

(八) 帝繫姓——散入五帝、夏、殷、周諸本紀及楚世家中（楚世家之文略有不同，蓋併合國語而成），又三代世表的前半段亦全取之。

(九) 孟子——如五帝本紀中堯崩、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一段、辯騷焚廬一段，周本紀中古公去邠、止岐下一段，皆取諸此。

(十) 戰國諸子——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的事大約取於韓非子，紂作炮烙之刑的事大約取於呂氏春秋等。

(十一)戰國策——如周本紀的「共太子死，無適立事」，秦本紀的「秦武王欲車通三川以闢周室」事，皆取自此書。其他見六國表、諸國世家及諸列傳的不可悉數。

(十二)秦紀——大約如秦本紀中所叙之先代世系，秦始皇本紀所附錄之諸先公先王年代葬地等皆出自此書。

(十三)封禪說——如五帝本紀中所載黃帝「登丸山，獲寶鼎，迎日推策」等都是漢武帝時提倡封禪的人的說話。

(十四)五德說及三統說——如上章及本章所舉。

(十五)民間傳說——如五帝本紀贊云：「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道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這是說他到的這些地方是聽得長老們談黃帝堯舜的故事的。但他因此便誤認他自己所到的地方即黃帝所到的了，故言黃帝「未嘗寧居，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葷粥而邑于涿鹿之阿」。

(十六)後人攙雜進去材料——如殷本紀的「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周本紀的「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等等都是書序之文。書序是古文學派假造出來以反對博士們的「尚書爲備」的話的，非司馬遷時代所應有。此事已由廖季平、崔譔甫兩先生考證明確。

以上十六項，除了末一項與司馬遷無關之外，其餘皆爲他編錄古史時所根據的。這許多書，大一半是我們現在看得見的，似乎這個工作並不繁重。但一想到這部講義的第七章到第十九章的熱鬧的情狀，

有不感受寂寞者乎？只因司馬遷甘守寂寞，於是這一班在熱鬧場中活動的人物便被他一齊攆走了。從此以後，這班人物固然還偷偷地進來了幾個，但在歷史界中總不能占着重要的地位。（只有伏羲、神農因易繫辭傳的表章，沒有失勢。）

最後，我們把史記中的古代各個王侯的先世列一總表，和帝繫姓的表比較一下。史記中所叙的世系，我們以前沒有看見過的，是秦的先世：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

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高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澤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

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烏俗氏；二曰苾木，實費氏。

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于鳴條。

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

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

其玄孫曰中湫，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

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

蜚廉爲紂石北方，遺，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

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

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

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

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鄭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湫，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秦本紀）

秦的世系，我們在以前所引的書裏只看見「嬴，伯翳之後也」及「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兩句話（鄭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孟子滕文公）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漢書）

陶謨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堯典）

「益」與「翳」同音，或者是傳誤的吧？益有稱做伯益的（呂氏春秋云「伯益做井」），柏翳也有寫作伯翳的（國語云「嬴，伯翳之後也」），這更相近了。

史記中對於南邊的越，北邊的胡，都歸到夏的系統之下：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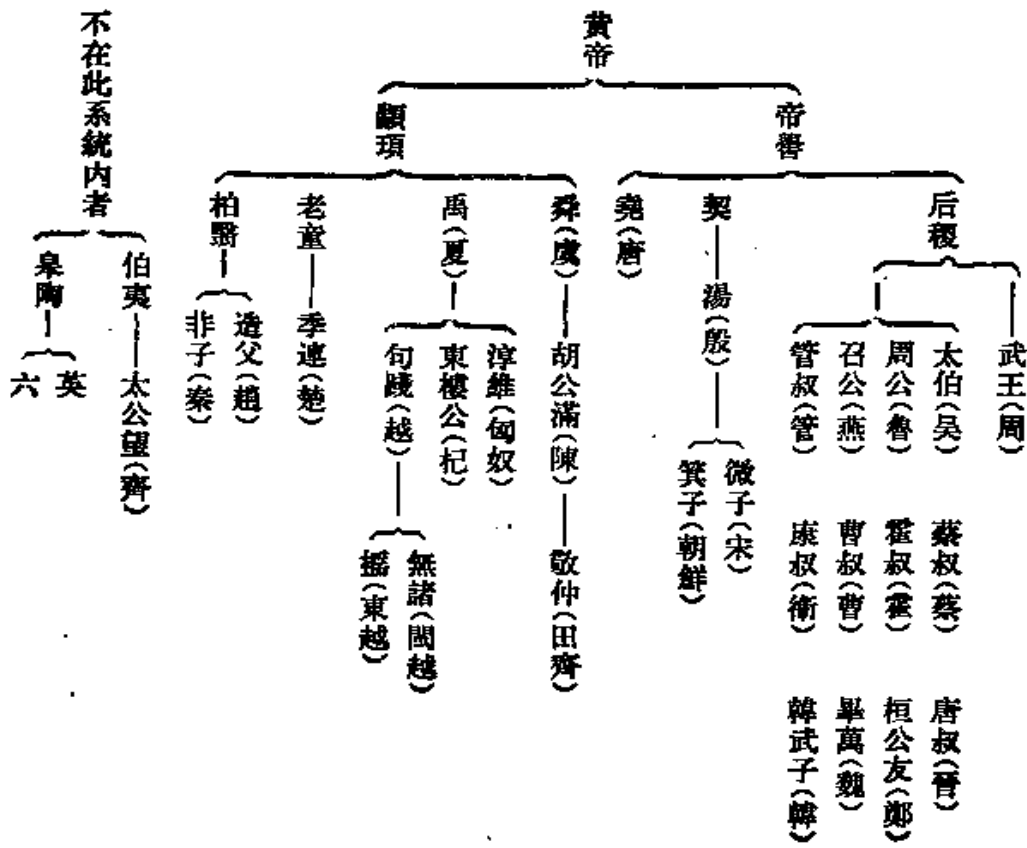
萊而邑焉。（越王句踐世家）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東越列傳）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匈奴列傳）

這樣一來，諸夏的界限就不限于中國而廣被於四表了。（這大約也是戰國時人的說話，不過我們到了史記中纔看見罷了。）

現在把史記中所說的各國先世畫一個簡明的圖在下邊：



從以上的圖看來，其不在黃帝的系統內的，英、六已於春秋時亡了，太公的齊也於戰國初亡了。凡是春秋時的諸夏以外的國家（如楚、秦），戰國時的新興的國家（如田齊、韓、趙），以及秦、漢時中國以外的國家（如匈奴、閩越），已經統統拉過來和向來的諸夏（夏、商、周）併作一族人了。果真如此，則春秋時的「尊王攘夷」的口號更何從喊起？戰國時的「用夏變夷」的事業不是早已完全成功了嗎？

二五 易傳

周易這部書，以前的儒家是不大過問的。論語中雖有「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一句話，但這是古論語（古文學派的論語本子）的文字，若魯論語則作「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見經典釋文錢玄同先生說）

漢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學」，即從魯論。我以為論語原文實是「亦」字，因秦、漢以來有「孔子贊易」的話，故漢人改「亦」為「易」以圖附會。（古史辨第一冊中編）

以前的人有說孔子作卦爻辭的，有說孔子作易傳的，實在都是渺茫得很。但卦爻辭雖與孔子無關，卻是一部古書。它裏邊稱引的故事都是前代及周初的（見我所作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文），可信為西周時的著作。不過它原來只是一部占卜的書，沒有聖人的大道理在內。自從戰國後期給儒者表章了（這表章的儒者我以為是騶衍一派提倡陰陽五行的人），纔在六藝中佔得一個地位，和春秋成爲孔門中帶有神秘

性的兩種經典。荀子、禮記、淮南子等就引用它來論事，像引用詩和書的句子一樣了。

易傳共有七種：象傳、象傳、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因為象傳、象傳、繫辭傳各有二篇，七種傳共有十篇，所以漢以後人又稱爲「十翼」。史記太史公自序裏曾引司馬談的兩段話：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

足徵在司馬談之世已有易傳了。但孔子世家裏有一句：

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

卻頗可疑。康長素先生新學偽經考辨之云：

說卦、序卦、雜卦三篇，隋志以爲後得，蓋本論衡正說篇河內後得逸易之事。法言問神篇「易損其一也，雖悉知闕焉」，則西漢前易無說卦可知。揚雄、王充嘗見西漢博士舊本，故知之。說卦與孟京卦氣圖合，其出漢時偽託無疑。序卦膚淺，雜卦則言訓詁，此則歆所偽竄，并非河內所出。宋葉適管攻序卦、雜卦爲後人偽作矣。習學記言。歆既偽序卦、雜卦二篇，爲西漢人所未見，又於儒林傳云「費直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此云「孔氏爲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又叙「易經十二篇」而託之爲施、孟、梁丘三家，又於史記孔子世家竄入「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顛倒眩亂。學者傳習，熟於心目，無人明其偽竄矣！

（漢書藝文志辨偽）

他說序卦、雜卦並出劉歆，固然沒有確實的證據，但現存的易傳不是漢初的舊本那是可以知道的。

王充論衡正說篇云：

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

隋書經籍志云：

及秦焚書，周易獨以下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無論漢宣帝時新加人的是說卦等三篇，或但說卦一篇，要之司馬還是不會看見十翼的全份的。

易傳不出於孔子，也不是一人的手筆，歐陽修的易童子問裏已說得很透澈：

……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

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于著矣。八卦之說如是，是固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牴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至于「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卷下）

近來馮芝生先生（友蘭）也說：

易之象、象、文言、繫辭等是否果係孔子所作，此問題，我們但將象、象等裏的哲學思想與論語裏的比較，便可解決。

我們且看論語中所說孔子對於天之觀念：

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夫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雍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吾誰欺？欺天乎？」（子罕）

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

據此可知論語中孔子所說之天完全係一有意志的上帝，一個「主宰之天」。

但「主宰之天」在易象、象等中没有地位。我們再看易中所說之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復）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咸）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

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繫辭）

這些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暫不必管。不過我們讀了以後，我們即覺在這些話中有一種自然主義的哲學，在這些話中決沒有一個能受「禱」，能受「欺」，能「厭」人……之「主宰之天」。這些話裏面的天或乾，不過是一種宇宙力量，至多也不過是一個「義理之天」。

一個人的思想本來可以變動，但一個人決不能同時對於宇宙及人生真持兩種極端相反的見解。如果我們承認論語上的話是孔子所說，又承認易象、象等是孔子所作，則我們即將孔子陷於一個矛盾的地位。……

孔子所講，本只及日用倫常之事。……至其對於宇宙，他大概完全接受傳統的見解。蓋孔子只以人事為重，此外皆不注意研究也。所以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肅）

（學報第二期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

他們都說得很明白了，孔子決不是易傳的作者，易傳的作者也決不止一個人。我們知道，道家是提倡自然主義的，道家是發生于戰國而極盛于漢初的。我們又知道，周易的加入儒家的經典是戰國末年的事，易傳中有幾篇是漢宣帝時纔出來。那麼，我們可以斷說，那發揮自然主義的易傳的著作時代，最早不能過戰國之末，最遲也不能過西漢之末，這七種傳是西元前三世紀中逐漸產生的，至其著作的人，則大部分是曾受道家深刻的暗示的儒者。

我們既知道了易傳的時代，便可抽出其中所提起的古史了。易傳中講古史的只有一段文字，但這一段文字卻是非常重要的：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

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繫辭下傳）

這一段記載的意思是說：我們所有的日用器物都是伏羲（包犧）、神農、黃帝、堯、舜這一班聖人看了易六十四卦的卦象而制作的，而六十四卦的本根的八卦則是伏羲仰看了天，俯看了地，又看了許多鳥獸人物的儀態而造出來的。這就是說一切的物質文明都發源於易卦，沒有易卦則聖人便想不出這種種東西來。所以繫辭傳又說：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

用易於卜筮，我們在國語裏可以看見許多。用易於言，我們在荀子和禮記裏也可見到不少。用易於動，書裏雖沒有記載，但看邲之戰，知莊子引了師卦初爻的「師出以律，否臧凶」一語以見晉師之將敗（左傳宣公十二年），可見一個將帥如要得勝，應當記着「師出以律」這句話而後動，這也是可以有的一件事。至於用易於制器，除了繫辭傳中這一段話以外，別種書裏毫無記載，並且連類似的話也沒有。

聖人看了易象而制器是怎樣一件事呢？照繫辭傳中的話推測起來，是把許多東西分配在八卦之下，再把重疊的兩卦看作這兩件東西合在一起時的樣子，如果能從此得到一個解悟，一件新器具就可以產生出來了。爲要明白這些制作的故事，我們應取說卦傳讀一下：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釜，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彘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贏，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闢寺，爲指，爲狗，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這是把宇宙間的許多東西分爲八類，而以乾、坤等八個卦每卦統率一類，好像五行家把宇宙間的東西

分成五類而以五行統率之似的。我們懂得了這個，便可知道所謂

舟楫之利，……蓋取諸渙

者，因為渙卦的象是☵☵，上卦是巽，下卦是坎，巽為木，坎為水，木在水上，便是舟楫，所以黃帝們看了這個卦象就會造出舟楫來了。又可知道所謂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之夬

云者，因為夬卦的象是☱☰，上兌下乾，兌為口舌，乾為金，古代的筆是刀筆，屬於金類的，聖人看了這個卦象，發明了上面說，下面寫的方法，就成為書契了。

但我們僅僅懂得了這些卦象是不足以完全說明聖人觀象制器的方法的，我們還須懂得「互體」。何謂互體？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也可各成一卦，故一卦中含有四卦。如上面說的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的象是☱☵☵☵，其二爻至四爻為☱（艮），其三爻至五爻為☵（坎），所以豫卦的意義不盡於原始的震，☱☵☵☵，更須索之於重卦中所涵的☱、☵二卦。因此，我們要知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的意義，一定要把震、☱、☵、☵四卦的象兼而求之，方得完全明白。九家易（集荀爽、京房等的易說而成）道：

豫，……下有艮象，從外示之，震復為艮（按：這是說把震卦倒轉來看）；兩艮對合，重門之象也。柝者，兩木相擊以行夜也。☱為手，為小木，又為持，震為足，又為木，為行，☵為夜，即手持二木夜行擊

析之象也。坎爲盜暴，水暴長無常，故以待暴客。既有不虞之備，故取諸豫矣。（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五引）

他們說明黃帝們想出重門擊柝的經歷，宛然目覩，何等難能可貴！

但我們若要完全明瞭繫辭傳中這篇古史，僅僅懂得看卦象，看互體，還嫌不夠，一定要懂得「卦變」。何謂卦變？一卦六爻，如果把其中的兩爻掉換一下，這一個卦便會變做別一個卦。例如復的卦象爲三三，如果把初爻移到二爻去，就成了三三（師）了，又把初爻移到三爻去，就成了三三（謙）了。……但卦雖變了，還可用了所變的卦來解釋原卦，因爲原卦和變卦中包含的陰陽爻是相等的，卦義自有互相補足的可能。知道了這一義，便可看

斷木爲耜，揉木爲耒……蓋取諸益

這句話了。益的卦象爲三三（巽、震），其互體則爲三（坤）三（艮），如更把初爻和四爻互易，即成爲否（三三），又得了乾、坤二卦。故虞翻道：

否四之初也。巽爲木，爲人，艮爲手，乾爲金，手持金以入木，故斷木爲耜。……艮爲小木，手以撓之，故揉木爲耒。……坤爲田，巽爲股進退，震足動耜，艮手持耒，進退田中，耕之象也。（《周易集解》卷十五引）

說得多麼切實，耕田的樣子完全在益卦裏表現出來了。又

日市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的解釋也是這般。噬嗑的卦象爲三三(離、震)，其互體爲三(艮)和三(坎)，其卦變以初爻與五爻相易，亦爲否(三三——乾、坤)。故虞翻云：

否五之初也。離象正上，故稱日中也。艮爲徑路，震爲足，又爲大塗。否乾爲天，坤爲民，故致天下民之象也。坎水艮山，羣珍所出，聚天下貨之象也。震升坎降，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同上)也是說得絲毫不漏。又：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隨象爲三三(兌、震)，其互體爲三(艮)和三(巽)，其卦變以初爻與上爻相易，亦爲否(三三——乾、坤)，故虞翻云：

否，乾爲馬，爲遠，坤爲牛，爲重。坤初之上爲引重，乾上之初爲致遠。艮爲背，巽爲股，在馬上，故乘馬。巽爲繩，繩束縛物，在牛背上，故服牛。(同上)

我鈔到這裏，不禁歎一口氣道：八卦是怎樣一件神妙的東西呵！這陰陽的卦畫會得把宇宙間的東西全都收了進去，還不算，更會從互體和卦變上把各種東西的相互關係闡明詳盡至此，伏羲氏真不愧爲首出御世的聖王了！

但是，不幸得很，纔一贊歎，我胸中的疑竇已起來了。伏羲氏畫八卦這一件事情，我們在較古的書裏雖不曾見過，但淮南子中有「八卦可以識吉凶，……伏羲爲之六十四變」的話，史記中有「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的話，可見伏羲畫卦重卦之說在西漢初年是已存在了的。至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們依據了卦象而制作的東西是何等的驚天動地，利用厚生，何以我們尚沒有在商、周以至戰國，甚至西漢的書裏見過一面呢？我們在前面讀過一部專記古人創作的書——《世本》，為什麼這些觀象制器的事，情它都沒有記載呢？為什麼它記載的這些事物的創作者都不是這幾個人呢？不信，我們試把《繫辭傳》和《世本》兩書的記載列成一個比較表：

《繫辭傳》	《世本作篇》
宓犧氏作八卦 庖犧氏作罔罟 神農氏作耜 神農氏作市 黃帝、堯、舜（原文未指定哪一個人，只得此如書）作舟楫 黃帝、堯、舜作服牛乘馬 黃帝、堯、舜作重門擊柝 黃帝、堯、舜作白杵	無 句芒作羅（《世本》作網） 垂作耒耜，作耨（又《世本》作耒耜，《世本》作耒耜） 祝融作市 共鼓、貨狄作舟 骸作服牛，相土作乘馬，颺作駕 無（但有《世本》作城郭） 雍父作杵臼

黃帝、堯、舜作弧矢

後世聖人作宮室

後世聖人作棺槨

後世聖人作書契

揮作弓，牟夷作矢

堯使禹作宮室

無

沮誦、蒼頡作書

伏羲、神農們的觀象制器是古代極重大的事，爲什麼在這個比較表裏，兩書所載竟全然異樣，凡易繫辭中所給與伏羲、神農們的，世本竟一一地送給了別個人呢？注世本的宋衷對於這個問題没法解決了，只得寫道：

勾芒，伏羲臣。垂，神農臣。共鼓、貨狄，二人並黃帝臣。臧，黃帝臣。相土、鬲，皆黃帝臣。雍父，黃帝字（一本引作黃帝臣）。揮，黃帝臣。牟夷，黃帝臣。沮誦、蒼頡，黃帝之史官。

這樣一解釋，足見伏羲、神農們雖非親手制作，也是命令他們的臣下制作的，繫辭傳和世本的話並不衝突。他的圓說的本領可謂甚大。不過古人固然有許多死無對證，聽你安排的，但也有證據鑿確，不聽你支配的。即如作服牛的臧，王靜安先生證明他即是甲骨文中的王亥，商人的先祖，他的時代便只較得到夏而較不到黃帝時。相土亦商的先祖，商頌裏說「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則那時商的國勢已盛，也不會過早。一個漏洞現了出來，其他的話的信用自然倒地了。宋衷的拉攏式既不可用，那麼，我們對

于這兩部書的不同應當怎樣去解釋呢？依我想來，我們可以先作兩個假設，再加研究：

(1) 繫辭傳的話是錯誤的，故不爲世本的作者所承認；

(2) 作世本時尚無繫辭傳，亦無類于繫辭傳的說話，故世本的作者只記其自己所傳聞的。

這第一個假設，我以爲不能成立。世本的作者所記的事，大一半是根據傳說來的，其小半則出於作者的附會。根據傳說的，如本講義二十二章所引的呂氏春秋與世本比較之文。出於附會的，如詩小雅中有「伯氏吹壎，仲氏吹箎」之句（河人斯），而此篇是漢儒解作蘇公刺暴公的，便說，「壎（壎），暴辛公所造，蘇成公作箎」，這是很可笑的。作者對於引用的材料拉來便算，絕不曾做過一番精密的考據功夫。如今繫辭傳中這一段話既說得這樣地冠冕堂皇，這班聖人所制作的東西又是十分切合百姓日用的，假使給他看見，他一定全盤承受，決不會深閉固拒，僅僅說些「伏羲、神農作琴瑟，黃帝作冕旒」的話。現在他不说，足見他沒有看到。世本的時代已經够後了，繫辭傳中這一段話的時代乃更在其後。

其次，我們來看史記。司馬遷作史記，是「考信於六藝」的，是「厥協六經異傳」的，凡是經書裏所有的材料，除了詰屈聱牙不易解釋的之外，他總是盡量地使用。繫辭傳又是他看見的，他曾在自序裏引過「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一語（繫辭下傳）。如何他對於這一段與古史極有關係的文字竟忘記了呢？就算他不願把伏羲、神農列入本紀，但黃帝、堯、舜是他尊信的，如何他不把他們的觀象制器的故事記入了呢？

繫辭傳中有了這段神聖的故事，而特別注重古人制作的世本竟不理會它，網羅古今史事，且特別

注重六藝的史記也不理會它。它爲什麼會得這樣孤另另地沒有人緣？

說到這裏，我們只得研究它的來路了。

淮南子汜論訓中有一段話，意義和它很相合，只是沒有指明制器的聖王，也沒有說起制器的人是取象於易卦。現在也列出一個表來比較一下：

<p>淮南子</p> <p>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雷暑蟄蜃，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p>	<p>繫辭傳</p> <p>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之大壯。</p>
<p>古者剡耜而耜，摩歷而耨，……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耨鋤，……民逸而利多焉。</p>	<p>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p>

<p>淮南子</p> <p>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窳木方版以為舟航。</p>	<p>繫辭傳</p> <p>黃帝、堯、舜氏作，……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p>
<p>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為輶躡而超千里，肩荷負擔之勤也，而作為之採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p>	<p>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p>
<p>為攀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p>	<p>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p>

在這比較之下，可見這兩段文字不但意義全同，即所用成語亦多相同，不過繫辭傳的詞句寫得簡潔些，並且每一事替它在易卦裏尋出一個根據而已。照以前人的說話，繫辭傳是孔子作的，前于淮南子約三百五十年，其出於淮南子的稟用可無疑義。但淮南王是一個信仰易學的人，他曾聘善為易者九人，做成一部淮南道訓，一名淮南九師書（見漢書藝文志及劉向別錄），就是淮南子中也引用易文不少。假使他們那

時的易傳裏已有這章文字存在，他們爲什麼不把它引來做自己立說的佐證呢？爲什麼說到創作的人只言「聖人」而不言神農、黃帝，只言「後世」而不言「後世聖人」呢？可見淮南子中寫這段文字的意思只要說明時代愈後則器物愈完備，困難愈減少的一個觀念，一到了繫辭傳中那一章的作者的手裏，便借他來說明卦象的神奇，以爲一切文明皆發源於卦象，當伏羲畫卦之時已蘊藏了無數制器的原理，遂開神農、黃帝時的燦爛的文化，它們的論點是不同的。

但是，細想起來，繫辭傳的話頗不合理。因爲照它說，制器之理既全具于卦象，則畫卦之後馬上可以推演出許多新東西來，而伏羲是畫卦的人，他早已把卦象卦變弄清楚，看明白了，爲什麼他只把這個方法使用了一次，作成了罔罟之後就停手，不再造船以便捕魚，乘馬以便打獵呢？神農既會觀象而制耜，爲什麼不再觀象而制杵臼，使田裏出產的五穀可以舂掉了稃皮呢？若說制器之理雖具而不顯明，必待觀象者的徐生妙悟，則卦象之用尚有未盡，伏羲、神農們也不能推爲聰明睿智的聖人了。況且黃帝、堯、舜之後也不乏聖人，何以再沒有觀象而制器的呢？夏以下也屢有新器出來，何以再沒有從易象裏推演而成的呢？

於此可見所謂「以制器者尚其象」本是莫須有的事。這很明顯，制器時看的象乃是自然界的象而不是卦爻的象。例如造船，一定是看見了木頭浮在水面而想出來的。倘單看渙卦，則但知木在水上而已，這不沉的德性如何可以看得出來。何況易卦中既有木在水上的渙（三三），還有水在木上的井（三三），爲什麼聖人看了井卦的象不因其要沉入水底而輟其制作呢？若說聖人是知道木性不沈的，故不

因觀了井象而不作，那麼，他便不必因觀了換象而始悟出造船的道理來了。

再有，這章中說的聖人觀了某卦的象故制出某種的器，細想起來也很可笑。因為六十四卦是由最簡單的陰陽爻排列而成，這卦和那卦本沒有嚴密的界限，加以互體和卦變的一搬動，更可由人顛之倒之地瞎講，講得頭頭是道了。不信，請讓我玩一套把戲給諸君看。它說：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舟楫之利，……蓋取諸渙。

這是十分確定的事實了。但我說：不對！

日中爲市，乃取諸渙。

爲什麼？因爲渙象爲三三（巽、坎），其互體爲三（震）和三（艮），其卦變以二爻與四爻相易爲三三（否——乾、坤）。我可以遵照了易學先師的方法而斷之曰：

巽爲近利市三倍，「爲市」之象也。坎爲通，「交易」之道也。震爲大塗，艮爲徑路，通都之人循大塗而來會，僻邑之人則行小徑而至也。乾爲天，日麗乎天，故曰「日中」。坤爲地，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致天下之貨」。巽又爲進退，交易則進，既畢則退也。

這樣說來，倒也着實「儼然有介事」，於是神農氏只得隨順了我的話，看了換卦之象而作市了！倘使我們又要把黃帝作舟楫的事說成取象於噬嗑，也很方便。因爲這卦的象是三三（離、震），其互體爲三（艮）和三（坎），艮爲木，坎爲水，已可把它說成舟楫，而震爲龍，離爲鱉、蟹、蠃、蚌，都是水族，乘舟入水豈不

是效法於此種動物呢！

寫到這裏，真使我短氣了！易理的圓融如此，想要把它應用的如何可以捉住它的確實的意義？照那樣講：只要看了一個卦儘够造出無數東西來了，爲什麼古先聖王只能于一卦之下制成一件東西呢？許多卦中既有同樣的象存在，爲什麼他們只會取了這一卦的象而失掉了那幾卦的象呢？費了聖人的許多心思制成了幾件東西，然而世本中沒有記載，所記載的古聖人的制作都不是由觀象來的，除了《繫辭傳》這一章之外再沒有同樣的故事，可見圓融得無路不通的實際上卻是一無所通。

然則，這一章文字是什麼時候出來的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應先看《象傳》。《象傳》是最早用「象」來解釋易卦辭的。它說：

雲(三三)，雷(三三)，屯。

山(三三)下出泉(三三)，蒙。

上天(三三)下澤(三三)，履。

地(三三)中有山(三三)，謙。

澤(三三)滅木(三三)，大過。

風(三三)行地(三三)上，觀。

明(三三)出地(三三)上，晉。

雷(三三)雨(三三)作，解。

火(三)在水(三)上，未濟。

它以三爲天，以三爲地，以三爲雷，以三爲水，爲雲，爲雨，爲泉，以三爲山，以三爲風，爲木，以三爲火，爲明，以三爲澤，意義甚爲簡單，所取之象都是自然界中最重大的幾件東西，並沒有像說卦傳那樣的細碎複雜。這可見象傳爲原始的說卦傳，而說卦傳乃是進步的象傳，其間時代相差頗久。到了京房、荀爽一班經師出來，最喜歡弄這種玩意兒，於是又添了許多東西進去。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說卦傳末注云：

荀爽九家集解本，乾後更有四：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坤後有八：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震後有三：爲王，爲鶴，爲鼓。巽後有二：爲楊，爲鶴。坎後有八：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一：爲牝牛。艮後有三：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二：爲常，爲輔頰。(卷二)

照這樣子做下去，大可做成一部卦象字典了。這個風氣始於西漢而極盛于東漢。到了三國，雖然還有虞翻等張其軍，而王弼作易注，便完全把它推翻了。他說：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于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

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周易略例明象）

這是他對於漢代易學的一個大破壞。他的易注不注繫辭傳、說卦傳諸篇。他的弟子韓康伯補注此數篇，於說卦傳卦象一大段亦不注，而於繫辭傳中觀象制器一章則注云：

離，麗也。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魚麗于水，獸麗于山也。

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設法以合物，噬嗑之義也。

渙者，乘理以散通也。

隨，隨宜也。服牛乘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也。

睽，乖也。物乖則爭與，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

官室壯大於穴居，故制爲官室取諸大壯也。

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他不以卦象解釋而以卦名的意義解釋，似乎也講得過去，但他對於作耜所取的益就沒法講了，所以他不注。其實，當初聖人若是觀了卦名而制器的，則繫辭傳中也不應說「以制器者尚其象」而應說「以制器者尚其名」了。況且舟楫的制作，與其說是觀了渙的卦名而來，何如說觀了既濟的卦名爲更適當呢？所以王弼的一派在易學上雖有破除迷妄的功績，但對於這一章文字實在不曾講得妥貼。

所以然者何？因爲這一章文字的基礎是建築于說卦傳的物象上的，是建築于九家易的互體和卦

變上的。必須用了物象、互體、卦變等等來講，纔能講得出神入化，見得伏羲、神農一班聖人的睿明通知。若依王弼的忘象求意之說，除了根本推翻之外沒有別法。所以我們可以下一句斷語，說：在沒有說卦傳之前，沒有互體和卦變說之前，這章文字是不會出現的。

說卦傳出於象傳之後，我們知道了。互體和卦變之說是什麼時候起來的呢？書上沒有提起。我們現在看得見的聚集漢代易說最完全的要推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這是對於王弼的「忘象的」易學起的反動，而輯集虞翻、荀爽等「存象的」三十餘家之書而成的。書中又引九家易。經典釋文云：

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序錄）

這九個人中，京房是西漢人，荀爽、馬融、鄭玄是東漢人，宋衷以下是三國人。可見這存象一派，京房為其先覺。漢書儒林傳云：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家易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雋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由是易有京氏之學。

這又可見京房是自己開闢一個新學派而託之于孟喜的，與漢代傳統的易學特別不同。漢書藝文志易類載：

孟氏京房十一篇，

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就是他一手造成的學說。自從他自出主張，變更師法，一時風從，於是打倒了易學正統的施讐、楊何、梁丘賀諸人而獨霸，所以經典釋文記易學書籍只能從孟喜、京房起（第一部夏易傳是假的），九家易輯錄三國以前的易說也只是能從京房起了。互體和卦變是東漢的易學家的專業，而這一派是以京房為宗師的，那麼，這幾種方法的來源便不難指定了。

施讐、楊何們的遺說雖無傳，猜測起來，其講易當如象傳、象傳之類，不甚有詭異的意味。自京房起來，用了種種纖巧的方式，把一部易經講得天花亂墜。人情愛新奇而厭平凡，所以他們的易說就占着絕對的優勢了。

繫辭傳中這一章，它的基礎是建築于說卦傳的物象上的，是建築于九家易的互體和卦變上的。我們既知道說卦傳較象傳為晚出，既知道說卦傳與孟、京的卦氣圖相合，又知道京房之學是託之於孟氏的，又知道京房是漢元帝時的人，那麼，我們可以斷說：繫辭傳中這一章是京房或是京房的後學們所作的，它的時代不能早于漢元帝。因為它出在西漢的後期，所以世本的作者不能見它，史記的作者不能見它，其他早一些的西漢人也都不能見它。因為它出在西漢的後期，所以它可以採取了淮南子中的「去害就利」的一段話來做它的底本，又可以搶奪了世本作篇中的許多人的制作來獻與伏義、神農等幾個最有名的古帝王。

這個結論或者有人看了要問：繫辭傳一書不是司馬遷的父親已引過嗎？為什麼這章文字會到漢

元帝後始出現呢？就說是京房一班人假造的，然易經的本子尚有施讐、梁丘賀諸家，這偽作的一章即使僥倖插進了孟喜一家的本子，如何可以遍偽他家而盡欺天下之目呢？我說：古書的被人竄亂是常有的事情，一篇之書，大體不偽而部分偽的，所在多有，最顯著的如孔子生的插入春秋，百篇書序的插入史記，都是。繫辭傳雖可爲司馬談所見，而伏義們觀象制作的一章儘不妨到西漢後期纔出來。至於周易經傳的本子，因京房之學日盛，遂使他的本子成爲定本，新出漢石經可見。（經典釋文云：「剡削」，京作「剡削」。」）（注）去年洛陽發見漢石經殘石，「剡削」正作「剡削」，故知東漢學官定本即是用京房的。京房本立爲定本，載在石經，這不毀統一別的本子嗎？

這章的著作者及其著作時代，我們已大略考定了。至於他爲什麼要偽作這一章，上面還沒有說得詳盡。我以爲這偽作的意義有三：其一，是要擡高易的地位，擴大易的效用；其二，是要拉攏神農、黃帝、堯、舜人易的範圍；其三，是要破壞舊五帝說而建立新五帝說。

易既入於六藝，立于學官，當然一班治易的人要把它說得神通廣大，纔可替本書佔身分，也替自己佔身分。春秋本是一部簡明的記事書，他們尚且可以把它講出許多奧妙。何況易，陰陽爻是可以排列成許多方式的，卦爻辭是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的，要附會起來當然更容易。所以第一步說易卦及卦辭爻辭是講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於是成了象傳、象傳、繫辭傳等。第二步說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是受支配於八卦的，一個卦可以作爲無數事物的象徵，於是成了說卦傳。第三步說世間的文明都是從易裏推演出來的，古聖人所以能製制作即是懂得了這個推演的方法，於是成了繫辭傳中這一章。有了這一

章，而繫辭傳中所謂「開物成務」，所謂「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都得到了實際的證明了。這是僞作者的第一義。

易與伏羲的關繫，在西漢初年已說起。他們發生關繫的緣故，大約因爲易的偶像成立的時候正是伏羲的偶像成立的時候（戰國末，西漢初），故於無意中湊合了。（好像堯、舜的傳說發達時正值儒家興起，黃帝的傳說發達時正值道家 and 神仙家興起，所以他們就做了這幾派的教主。）但易的境域裏僅僅有個伏羲還嫌不熱鬧，而且伏羲又不是儒家所十分崇拜的，應當再拉幾個有名的聖王進去纔是。恰好那時傳說中的古史系統是把伏羲安放在神農、黃帝、堯、舜的上面的，於是便把神農、黃帝、堯、舜一齊請進，叫他們跟了伏羲的脚步走，而後聖聖傳心，易的地位便更尊嚴了。這是僞作者的第二義。

五帝之說，自戰國以迄西漢，都確定爲「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但堯、舜爲有儒家的捧場，黃帝爲有道家及神仙家的捧場，他們的勢力歷久不衰。至顓頊與帝嚳二人則偶像之成係因其爲各民族的祖先（看上章史記中各國先世表可知），到了西漢，民族既融合爲一，沒有這個偶像的需要，又沒有思想家替他們開出些新國土來，他們的勢力不由得不日就衰落了。然而那時的伏羲、神農的傳說起得不久，正在社會上風行，惟以五帝久已定局，三皇也沒有改組的消息，他們得不到一個正統的地位。本章的作者看準了這一點，大膽起一次革命，推戴伏羲，神農、放逐顓頊、帝嚳，使五帝的組織變成「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個個都是當時有實力的。因爲他推戴的是「大的新鬼」，放逐的是「小的故鬼」，所以輿論翕然，不聞異議，而伏羲、神農的寶座遂至今不撤了。這是僞作者的第三義。

二六 世經

我們講上古史講到這裏，一個最後的大難關已截住了我們的去路。如果我們打得通這一關，以下便勢如破竹，再沒有大困難了。要知根由，且得從頭說起。

我們在上邊知道，戰國時的騶衍曾經創立了一種「五德轉移說」，他說從天地剖判以來，各代的帝王在受命的時候都是得到了五行中的某一德的符應，而後以他自己所占的德定出各種制度的。他的書雖失傳了，但我們從呂氏春秋裏，從史記封禪書裏，知道黃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繼周者應得水德。又知道五德轉移的次序是「從所不勝」的：木可剋土，故夏代了黃帝，金可剋木，故殷代了夏……因為這樣，所以秦始皇併了天下之後，就自居于水德，服色尚黑，數以六為紀，年始自十月朔，事皆決於法。

我們應記着，這個五德轉移說雖至秦始皇時已經確立，但朝代的推嬗之數甚少，從黃帝到周不過四代，連了秦也不過剛湊滿五德之數，自從天地剖判以來，這五德的轉移還不曾複演過一次。看來那時是把「五帝」這一組一起納在黃帝的土德裏的，故三代雖分占三德而五帝只合占一德。所以然之故，大約因為相傳五帝同出於黃帝，世世又不多，不妨看成一代也。

這件事在秦朝沒有問題。大家相信，周是火德，秦代周，水剋火，秦應是水德。

自從漢滅了秦，問題就起來了。秦併了天下之後直到亡國不過十五年，就是從周亡算起也不過四十九年，這水德之運太短了，算不算呢？

有的說不算。故——

漢與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

故襲秦正朔服色。（史記曆書）

但是到了文帝時，就有人樹起異議來。第一個是賈誼。史記賈生傳云：

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

這是承認秦為水德，漢滅秦，土剋水，漢應為土德的。秦為水德故尚黑，漢為土德故尚黃。水德之數以六為紀，土德之數以五為紀。他雖「悉更秦之法」，實際上乃與秦的制度同是以五德說為變法的標準的。這是文帝初年的事。史記上說，他擬出了這些制度之後，文帝以初即位，謙讓未遑，沒有實行。賈誼在朝好發議論，丞相周勃等討厭了，在文帝前說他的壞話，把他攆走了。

過了十餘年，又有一個人起來，繼續這個「改德運動」。史記封禪書說：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

他把五德轉移說講得更清楚了。因爲第一個得土德的黃帝，他的符應是「黃龍地螾見」的，所以第二次得土德的漢，其符應也應當有「黃龍見」。這個符應雖還沒有出來，但他預言是會得顯現的。

不幸這時候的丞相恰恰是那位主張水德的張蒼，所以他碰了一鼻子的灰。封禪書道：

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曆，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

（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也。）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

張蒼依舊把秦踢出了五德之外，而以漢爲水德之始。他的惟一的證據是河決金堤。因爲他官居丞相，所以他勝利了。

但是，公孫臣終於靠了他的運氣（也許靠了他的詭計）戰勝了張蒼。文帝十五年，黃龍真的在成紀出現了。公孫臣的豫言既獲得了應驗，於是文帝召他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曆服色事。張蒼自黜，所欲論著皆不成。從此以後，漢的國運就確定爲土德了。

班固於郊祀志贊中說：

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於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度數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

讀此，可見當時一切的禮制完全以五德說爲中心，照水德做時應當這樣，照土德做時又應當那樣，因爲

有此爭論，所以漢朝的服色、度數直到武帝時纔得規定。而當時主張水德的僅有一張蒼，主張土德的不但有賈誼、公孫臣，且有兒寬、司馬遷等，可見那時承認短時間的秦占有一德的居多。張蒼的書十六篇在漢書藝文志陰陽家，賈誼的書五十八篇，兒寬的書九篇在儒家，可惜現在都不傳（賈誼新書是後人偽造的），不能知道他們的學說的究竟。司馬遷的史記裏，關於他的五德說的主張也看不到什麼，只在張丞相列傳的贊裏有「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一句話。

至于太初改制一件事，即本講義第二十四章中所述的。這事大從三統說出發，與五德說不見有何關係。照我看來，這兩說實相衝突。但很奇怪，漢書武帝紀中也說：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

則那時竟是以三統說正歷，而以五德說易服色、度數的。（如果用了董仲舒的三統說易服色，則漢爲建寅的黑統，色應上黑，不應上黃。）漢代人的行事爲什麼會得這樣滑稽，真使我們不解。

兒寬與司馬遷用了三統說而改歷，史書具有明文。至於他們用了五德說而易服色、度數，則僅見于班固的一贊。不知道是他們真有這種主張呢，還是因爲他們創議改歷，而易服色、度數正與改歷同時，遂使後人誤認爲一事呢？

我們看了以上的記敘，可以知道，漢的成爲土德，是醞釀于文帝時而實現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的。

照我們想，這事既醞釀了七十餘年，又經國家頒爲法典，已是十分確定的了，自天地剖判以來，五德之序，黃帝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漢復爲土，已是不能改移的事實了。

可是，事情常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到了西漢之末，漢爲土德之說又給人推翻了！

我們若明白漢的土德何以會得給人推翻，應當先看董仲舒的兩篇文章。春秋繁露第五十八篇爲五行相勝，第五十九篇爲五行相生。相勝篇說的是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土勝水，原與我們上面講的一律。但「五行相生」則上面尚未講過。他說：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東方者木，……木生火。南方者火，……火生土。中央者土，……土生金。西方者金，……金生水。北方者水，……水生木。

讀此，可知五行的次序有兩種排列法：

(甲)相勝——土↑木↑金↑火↑水(↑土)

(乙)相生——木↓火↓土↓金↓水(↓木)

五行的排列法既有這兩種，難道歷史的排列法就不該有這兩種嗎？所以歷史的製造家起意了。

我們既經知道了這個五行相生的系統，再來看一下王莽的世系：

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顧師古注：「述其本系。當是奇名。」)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訥，以媯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爲

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漢書元后傳）

照這樣說，王莽是田安の後裔，田安是田敬仲の後裔，田敬仲是舜の後裔，舜是黃帝^{（1）}の後裔。陳侯、齊王，僅是諸侯，沒有什麼大關係，至黃帝與舜則都是有天下的。王莽爲兩代聖帝的子孫，甚足引爲自己的光寵也。

話說王莽的姑母是漢元帝的皇后，自從元帝死後，成帝重用他的母舅們，王氏一家聲勢赫奕。王莽從成帝末年柄國政，權勢日重，便圖謀篡漢。他的篡位的手續，第一步是效法周公輔成王，第二步是效法舜受堯禪。因爲平帝和孺子嬰都是幼小的君，由得他播弄，所以他做了安漢公又做攝皇帝，以至做真皇帝。因爲他的始祖黃帝是土德，所以他的有天下也自居于土德。

可是，問題就出來了。漢爲土德是已經確定了的事實，如何他做了繼漢的天子依然是土德呢？若說木尅土，他自己應爲木德，又何以解于他的始祖黃帝之爲土德呢？黃帝之爲土德是顯明在稱號上的，不可改的，他爲黃帝的裔孫的一件事是他自己用作宣傳的，又是不願改的，然則將以何種方法獲得他的繼漢而有天下的證據呢？

其次，問題又來了。他因爲自己是舜の後裔，故要效法唐、虞的禪讓，使得祖先的神聖的故事再在自己身上複演一番。這不但是自身的光榮，也是吸收民衆信仰的一個好方法。可是以前的五德說是不把唐、虞算在裏邊的，現在應當用什麼方法使得唐、虞也占了五德之運，見得自己的代漢是有前定的

意義呢？

黃帝的德，虞舜的位，如何可以與王莽代漢的事聯貫在一點上，見出他們的祖孫關係的親切和歷史事實複演的前定？這是一個難題目。

不過難題目到了漢朝人的手中是不難的，因為他們敢于改變已確定的事實。

那時有一個最有學問的人，名喚劉歆。他曾於成帝時和他的父親劉向校過中祕書，編成了一部七略。他曾於哀帝時請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於學官，和五經博士大鬧過一次。他曾於平帝時爲王莽典文章，治明堂辟雍，封左休侯。他酷好左氏春秋，始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左氏傳便有了章句。他懂得天文律歷之學，究其微妙，著有三統歷及三統譜。

他是當時智識界的領袖，新皇帝王莽的親信，所以王莽的難題目就是他的難題目。他在當時「運籌帷幄」的情狀，固然沒有人記錄下來，但是在一部左傳裏，一部漢書律歷志（此篇根據劉歆的三統歷而成）裏，儘够告訴我們這些消息了。

左傳中有下列三段記事：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

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文公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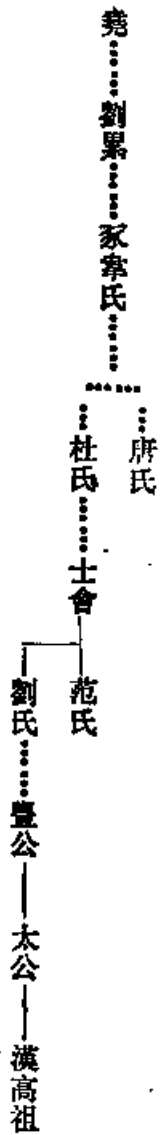
范宣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襄公二十四年）

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一，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昭公二十九年）

這三段記事粗看似乎很平常，但裏邊卻藏着一句「劉氏出于堯後」（即「漢爲堯後」）的話。左傳裏說他們這一族出于陶唐氏，在夏代已以劉爲氏，後改氏唐杜，又改氏士，到士會，他的留於秦的一部分家屬仍改爲劉氏，其歸晉的以受封于范爲范氏。漢高祖就是留秦一部分的子孫了，所以左傳正義說：

會子在秦，不被賜族，故自復累之姓爲劉氏。秦滅魏，劉氏徙大梁。漢高祖之祖爲豐公，又徙沛，故高祖爲沛人。（文公十三年）

我們根據了這些話，可以畫出一個劉氏的世系圖來：



漢高祖的一族，出于士會，出于劉累，出于堯，似乎也沒有什麼奇怪。可是這句話是王莽以前的人所沒有聽見過的。我們看漢書禮樂志中所載的郊祀歌、房中歌等，宣揚漢德，誇辭甚多，但從沒有提起過這一件事。為什麼在詩三百篇中，商人要誇玄鳥，周人要誇后稷，而漢人不誇這最有名的先祖堯呢？所以左傳中有了這些記載，連最肯盲從的經師也反對起來。賈逵說：

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後漢書賈逵傳）

這就是說，言劉氏爲堯後的只有左傳和圖讖，五經家則都不承認這一說的。左傳成于劉歆之手，圖讖則起于哀平間，極盛于王莽時的。這一說的來源也就可想而知了。又孔穎達左傳正義云：

炫（隋劉炫）於處秦爲劉，謂非丘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愷（杜預）之言，已之遠祖數自譏訐。（襄二十四年）

則劉炫寧可自己失去堯的子孫的光榮而指斥「其處者爲劉氏」一語爲非左傳的本文了。但孔穎達雖笑劉炫的譏訐遠祖，實在他自己對於「其處者爲劉氏」一語也是不信的。他說：

伍員屬其子於齊，使爲王孫氏者，知己將死，豫令改族。……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損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徙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文公十三年）

他說「未知何意言此」，這個意，我們是知道了。他說漢室初興時，先儒因左氏不顯于世，故插注此辭，將以媚漢，我們也敢說他看錯了時代了。這句話不是媚漢，乃是媚新，不是求古學之道通，乃是求新室帝業之成功。換句話說，只因王莽是舜後，所以漢就不得不成爲堯後了。這句話的宗旨，以圖表之，是：



崔譚甫先生說：

劉歆欲明新之代漢迫於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辭讓。……新之當受漢禪，如舜之當受堯禪也。
(史記探源序證)

這是直探他們——王莽和劉歆——的作偽的本旨的一個大發見。

如此，新之代漢在經典裏是有根據的了。但他們在五德的關係上怎樣呢？照以前所說，

(土) 黃帝——舜——新

是決定了的。如果加上堯和漢，應爲下式：

(?) ? ——堯——漢

(土) 黃帝——舜——新

定了這一式，就要發問了：堯和漢應居什麼德呢？堯之上，黃帝之前，應請哪一人居此位呢？

先看第一問。依照上面五行次序的排列法，在土德前面的有

(相勝) 水↑—土

(相生) 火↓—土

的兩說。然則漢德將仍用張蒼說而為水德，讓新去剋它呢？還是改為火德，讓它去生了新呢？或者他們想，新的代漢應由禪讓，不由征伐，和舜的代堯一樣，當相生而不當相勝，所以結果便成了下列的方式：

(火) ？——堯——漢

(土) 黃帝——舜——新

照這樣看，堯和漢都確定為火德了！漢的土德經歷了一百年，到這時不得不變了！堯本與其他四帝合在土德內的，到這時也不得不獨據一德了！

因為漢為堯後，漢為火德的兩說起得甚晚，所以史記的高祖本紀對於高祖的先世沒說什麼，只在贊裏講：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而班固卻于漢書的高帝紀贊中道：

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由是

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司馬遷和班固一樣地說漢高祖「得天統」，但司馬氏說他得天統的緣故在于救周、秦間的文敵，而班氏說他得天統的緣故則在于承堯運，協火德。他們二人相去不過百餘年，漢的立國的根據已從三統說的「忠」改到五德說的「火」了！

說到「斷蛇著符」的事，我們該引漢書高帝紀的文一讀。（史記也有，自是取人。）文云：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這是漢高祖的受命之徵。這是漢為火德的最切實的證明。但是如果真有這件事，漢之為火德在高祖未起兵時已確定了，為什麼漢滅了秦，高祖反自以為「北時待我而起」而居于水德呢？為什麼張蒼以河決金堤而謂「漢乃水德之始」呢？為什麼要待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而後定為土德呢？可見西漢末葉以前還沒有這件故事，所以大家還想不到漢之可以為火德。

說到漢爲赤帝子，秦爲白帝子，就又有一個問題出現。秦不是自居于水德的嗎？水之色黑，他當爲黑帝子，爲什麼他竟成了白帝子呢？再說漢之所以爲火德，原爲要它生出新的土德來，爲什麼在漢前的秦竟是金德，又適用了相勝的規則，而使秦、漢、新的一個系統成爲「金↑火↓土」呢？

我對於這個問題的臆見，以爲五行可作多種方式的排列，正和八卦一樣。他們那時玩慣了這種把戲，或是唯意所欲，或是這幾種說法原有幾個不同的來源，皆未可知。如果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必要作一解釋，可以說：漢滅秦，故爲火剋金，漢禪新，故爲火生土，這乃是用傳國的不同方式來分別它們的生或勝的。這一說沒有經過通盤的籌算，只就幾百年內的事情想了一下，作如此的分配而已。至於秦以被火德的漢所滅而成爲金德，尚有他方面的故事可證。郊祀志云：

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爲主少隸之神，作西時，祠白帝。

傑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樂湯而祀白帝。

這樣的「西—白—金」的系統的分列，確與五行說十分合拍。但秦襄公在春秋前，秦獻公亦在戰國初，恐怕那時五行之說還沒有起來呢！而且秦國既經有了這些故事，秦之爲金德亦甚明白矣，爲什麼還要推本于秦文公的獲黑龍而自居于水德呢？恐怕襄公、獻公的「自以爲」就是西漢末葉的人的「自以爲」吧？

第一問既經作答了，我們再來看第二問。王莽、劉歆們已把堯和漢說做了火德，成爲

（火）？——堯——漢

(土) 黃帝——舜——新

的局面，這空白的一格當然要填滿了纔是。新是出于黃帝和舜的，王莽已經屢次的宣言了。漢是出于堯的，也已在左傳裏安排好了。堯是出于誰的呢？他承受的德是誰開頭的呢？關於前一事，帝繫篇中早已明白規定，堯是黃帝之玄孫，史記帝本紀中也這樣地寫了。那麼，舜是黃帝之八世孫，仍秉黃帝的土德，爲什麼黃帝之四世孫堯卻不秉黃帝之德而另成爲火德呢？說到這裏，是無話可說了。他們只得承認這是德的異同，正如黃帝與炎帝同爲少典之子，卻「成而異德」一樣。

關於後一事，要問堯之前誰是火德，大家一思想想得到，是炎帝。因爲火德的意義的表現於他的名號上，比了土德的黃帝還要顯著。雖然許多書裏說到炎、黃總把他們算作同時代人，但這正和堯、舜的時代一樣，不妨各據一德。因此，他們就作成下式的排列：

(火) 炎帝——堯——漢

(土) 黃帝——舜——新

這樣一排，堯就承受了炎帝的德運了。自從天地剖判以來，到這個時候，土德複演了三次，火德也複演了三次。

可是，堯在舜前，漢在新前，是大家都知道的，已確定的，至於炎帝的有天下如何在黃帝之前呢？書上沒有記載，如何可以使得大家相信呢？這一個難問題又接着發生了。

他們（我代）說：「不妨！我們有移花接木的本領。呂氏春秋裏，莊子裏，淮南子裏，史記裏，繫辭傳

裏，不是都把神農放在黃帝上面的嗎？春秋繁露裏，不是說湯受命而王，曾推神農爲赤帝嗎？神農在黃帝之上，又曾做過赤帝，這正合於做黃帝的前一代的資格。我們若把他和炎帝接合起來，豈不是將火德的名義和在黃帝前的地位都歸到了一個人的身上了呢！於是大書特書曰：

炎帝神農氏

經這樣一排，而後戰國、秦、漢間陸續出現的神農事蹟全給炎帝接受了！這時的炎帝，再不是國語中的炎帝，再不是淮南子中的炎帝，也不再是史記中的炎帝了。

他們這樣的偷天換日的手段，固然可以瞞過一班庸衆，但終於騙不了一二思考精密的學者。所以譙周考古史，就以爲炎帝與神農各是一人（左傳正義引）。到崔述作補上古考信錄，更痛快地說：

史記五帝本紀曰：「軒轅氏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諸侯，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夫神農氏既不能征諸侯矣，又安能侵陵諸侯？既云世衰矣，又何待三戰然後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兩稱神農氏，皆不言炎帝。後文言征戰，凡兩稱炎帝，皆不言神農氏。然則與黃帝戰者自炎帝，與神農氏無涉也。其後又云「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又不言炎帝。然則帝於黃帝之前者自神農氏，與炎帝無涉也。

封禪書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夫十有二家之中既有神農，復有炎帝，其爲二人明甚，烏得以炎帝

為神農氏也哉！……

要之，自司馬遷以前未有言炎帝之為神農者，而自劉歆以後始有之。

這真是一個理直氣壯的駁詰，可惜不能起劉歆於地下而面質之。

火德與土德的三回複演已確定了，於是他們要排出一個全史的五德系統來了。排列的方式如下：

- (木) 1 ? 6 ? 11 ?
- (火) 2 炎帝神農氏 7 堯 12 漢
- (土) 3 黃帝 8 舜 13 新
- (金) 4 ? 9 ?
- (水) 5 ? 10 ?

排了之後一看，又有無數的難題來了：

其一，炎帝以前尚空一位，請誰坐？

其二，自黃帝至堯，尚空三位，請誰坐？

其三，自舜至漢，中空三位，而實際上有夏、商、周、秦四代，應當如何分配？

這又須他們費一番考慮的功夫了。

第一問題似乎最易解決。炎帝既與神農合為一人，那麼儘可請神農以前的天子作炎帝以前的天子。神農以前的天子，誰呢？這也是一想就想得出來的，是伏羲，因為在莊子、淮南子、封禪書、戰國

策、易繫辭傳等書裏都早已告知我們了。所以這第一位就請伏羲氏坐了下去。

第三問題稍難一點。實際上有四代，但只留得三個位子，豈不是要「二桃殺三士」了嗎？好在這是請坐的而不是搶坐的，權在請坐的人的手裏，由得他進退。所以他們仍用張蒼的老法子，把秦剔了出去。這樣一來，第九位爲夏，第十位爲商，第十一位爲周，就規定了。

可是以前講五德的人都說夏爲木德，商爲金德，周爲火德，其符瑞有青龍、銀山、赤鳥等。現在因湊付五德的系統而使夏變成了金德，商變成了水德，周變成了木德，人家若問有什麼佐證時將何以回答呢？因爲這樣，所以有替他們各各造出些新符瑞的需要。

不幸那時的書亡佚太多，我們不能直接看見他們替夏、商、周造出的新符瑞。（漢書律曆志中所錄世經引有考德，顏師古注謂是考五帝德之書，其中對於五德之運當有新說，可惜失傳了。）猶幸讖緯書中頗有這一類的話。讖緯是發源於西漢末而盛行於東漢的，把劉歆們手造的歷史保存在裏邊是很可能的事。現在鈔出幾條看一下：

禹，白帝精，以星感。修紀山行見流星，意感栗然，生姁戊文禹。（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引尚書緯帝命驗）

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鄭，止于昌戶，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蒼

帝子。亡殷者紂也。」（太平御覽卷二十四引尚書中候）

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禮記大傳正義引春秋緯元命苞）

照這樣講，夏、商、周的五德之運便適應於相生的系統了。（他們於周的符瑞所以還肯說赤雀者，因爲那

時今文泰誓列於尚書，其中明言赤烏，壓沒不了，故姑存之，列之於不重要的地位。

夏金，殷水，周木，既已定了，可是秦得水德的證據也太多，始皇本紀有之，封禪書有之，歷書有之，要完全推翻這事實倒也不便。於是想出一個「閔位」的辦法來，說秦雖水德，但是他的水德是介於周木和漢火之間的，失了他的固有的行次，所以要敗滅。又說他是「任刑以強」的，只能算「伯（霸）」而不能算「王」。於是秦的一代就不爲正統而爲閔統，不爲「秦王」而爲「秦伯」了。

閔統的辦法有沒有先例呢？他們看國語，有這樣一段：

昔共工氏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國語下）

看淮南子，又有這樣兩段：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文訓）

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源道訓）

他們想：共工與水既是這樣有關係，當然可以把他算做水德了。他的力可以觸不周之山而使地東南傾，其任力而不任德也可知了。他與顓頊或高辛爭爲帝，以致宗族殘滅，可見這帝業是沒有成功的。這三個條件都與秦相符合，自然可把共工作爲秦的先例。但「木火之間」從天地剖判以來共有三次：秦已坐定第三次了，共工應該放在第一次或第二次呢？第二次在堯前，他們或者以爲堯典中的共工是堯的

臣子，又無叛逆憑據，不應與國語和淮南子中的共工混同（漢書古今人表就分作兩人），所以便把這爭帝不成的共工放到第一次去，而成爲：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木)	伏羲氏	□□	周
(閩水)	共工	(無)	秦
(火)	炎帝神農氏 堯		漢

的形式。（但如此，他的時代又在顓頊和高辛之前，不能與他們爭爲帝了。好在這是小節，不妨歸之于古史傳說的紛歧。至於有大關係的五德次序是定得妥當了。）

然而，秦是統一天下的，共工若從未做過帝王將不足與秦相配，所以也須把他說成一個統一天下的君主。但若竟把他說成「王天下」，那又違背了閩位的決定了，必得把他說成似王非王，然後可與「秦伯」對舉。於是他們創造些新證據，如下：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魯語上）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左傳昭公十七年）

如此，則共工氏自身是「伯九有」的，與秦極似。其子勾龍又是「能平九土」的，多少與統一天下有些關係。至於「爲水師而水名」，其開國規模又已定了。所差的，不過他只成了「伯」而已。

第一、第三問題都解決了，只賸下第二問題。這第二問題是最難解決的。第三問題因為多出了一位，可以增加一個閑位來處置他，並可請了共工作陪客。現在第二問題的難處，不患在多而患在寡了。

黃帝之後，堯之前，有幾個人呢？我們從國語未被竄的看是只有顓頊和帝嚳二人，從呂氏春秋看也只有顓頊和帝嚳二人，從封禪書中管仲的一段話看也只有顓頊和帝嚳二人，從五帝德、帝繫姓，以及史記五帝本紀看，都只有顓頊和帝嚳二人。兩個人怎麼可以佔據這三個位子？真是一個沒辦法的問題。但是，沒辦法的問題到了漢人的手中是會得有辦法的，因為他們敢于創造典故。

他們於是翻出帝繫篇一瞧（我猜想），知道顓頊是黃帝之孫，帝嚳是黃帝之曾孫，堯是黃帝之玄孫，從黃帝到堯四代卻只有三帝，大可補入「黃帝之子」一帝，來填滿這個空白而成爲：

- | | | |
|-----|------------|-----|
| (土) | 黃帝 | 第三位 |
| (金) | 黃帝之子(未定其人) | 第四位 |
| (水) | 顓頊 | 第五位 |
| (木) | 帝嚳 | 第六位 |
| (火) | 堯 | 第七位 |

這樣一安排，全史的五德系統都定了。顓頊與嚳，向來附屬於黃帝土德之內的，現在一據水德，一據木德，都打破了前史的紀錄。但黃帝之子，國語中說有二十五人，其知名的有夷鼓、青陽、蒼林氏三人，加上帝繫所記，又有玄囂、昌意二人。就算用了司馬遷的「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的說法，其知名的尚

有四人。這帝位應當送給誰呢？他們在高文典冊中找來找去（也是我猜想），結果在周書（今稱逸周書）嘗麥解裏找得一段文字：

昔天之初，誕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司□□上天末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實，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

他們想，少昊名清，又當黃帝之時，或者就是黃帝之子青陽吧？他有「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的大功，也具備了為帝的資格了。他們又在國語裏找到一段文字：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左傳文公十八年）

他們想，少皞氏列于帝鴻氏和顓頊氏的中間，如果帝鴻氏可以解為黃帝（後來賈逵、鄭玄和杜預都釋帝鴻為黃帝，但我們以前讀山海經時知道帝鴻為帝俊之子，非黃帝），則少皞氏在黃帝與顓頊的中間，非有天下之主而何！非後於黃帝而先於顓頊的有天下之主而何！於是這第四位就給少昊氏（昊與皞通）坐定，他現成地享有了金德之運。

他們既經請了少昊插入五帝的組合裏而有成爲「六帝」的趨勢，在古史界中是怎樣的一件大事。可是關於少昊的材料太少，他既沒有給戰國人鼓吹過，也沒有經秦、漢人的宣傳，這地位如何可以站得

住呢？於是他們的偷天換日的手段又施展了。

第一，他們在國語裏加進一段顓頊受帝業於少皞的故事。在鈔錄這一段文字之前，我們先須讀一讀史記的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這原是司馬遷自叙其世系，誇揚其門第之言。但給劉歆一班人瞧見了，就把這段文字改頭換面，寫成下面一段文字：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事，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

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龍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

（楚語下）

這一大段文字的來源有三處。其一是尚書呂刑。抽取了裏邊的「乃命重、黎絕地天通」一語而大做文章。其二是史記自序，整段地鈔進去，可謂熟讀司馬氏家譜。其三是山海經的大荒西經，摘了「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叩下地」一語，說是出于司馬氏的宣傳。其他巫呵，覡呵，祝呵，宗呵，說得非常透澈，這是因爲劉歆在王莽持政時做了「義和」，又「治明堂」，又「典儒林史卜之官」，這些典制是他很熟諳的緣故。他主張「絕地天通」，或者他有感于王莽時圖讖之盛，競作符命封侯，使人心不安，覺得「神人雜糅」的不及「絕地天通」的好，也未可知。

我們何以知道這一段文字是假造的呢？這有幾種理由。太史公自序之言如果是司馬遷鈔自國語，則九黎亂德，重、黎正之，三苗亂德，重、黎之後又正之，這正是司馬氏先代的兩件光榮的功績，自序裏爲何忘了？重上天，黎下地，也是司馬氏家傳的兩件神聖的故事，自序裏爲何也忘了？這還不奇，顓頊之王天下，受自少皞，國語之文明白如此，何以五帝本紀裏竟缺了少皞一代？這還不奇，巫、覡、祝、宗這些制度，國語裏口口聲聲說是古代確定的。故前云「各司其序，不相亂也」，下即云「少皞之衰，九黎亂德」，亂，卽亂此巫、覡、祝、宗所司之序也。下又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復，卽復此巫、覡、祝、宗所司之序也。下又云「三苗復九黎之德」，則又亂此矣。下又云「堯復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史記無「不忘

舊者「四字」，則又復此矣。這樣的一個自古以來確定的制度，這樣的一個亂了兩回又復了兩回的舊典，在古代宗教史上是何等重要材料，為什麼司馬遷作封禪書時卻不錄一字呢？為什麼班固作郊祀志時卻又完全收進了呢？此無他，司馬遷在劉歆前，還不知道有這些事，而班固生劉歆後，濡染已久，便不得不上的老當耳。（崔譔甫先生以疑五德終始說出于劉歆所造，故以封禪書爲「妄人錄漢書郊祀志」。其實五德終始說源遠流長，證據繁多，其變遷之跡亦自可尋，必不能把它一起卸在劉歆的肩上。至封禪書不錄郊祀志，則這一條乃是一個確證。歷書中有此段話，其爲僞竄自不待言。）

第二，他們在左傳裏又加進一段郊子說祖德的故事。在鈔錄這一段文字之前，我們也可把左傳中幾段零碎話先讀一下：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僖廿一年）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遷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定四年）

任國在今濟寧縣，宿與須句都在今東平縣，顓臾在今費縣（據春秋大事表），距魯都（今曲阜縣）均不逾二百里。看左傳此文，這幾個小國的先祖有名太皞的，有名有濟的。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其地爲少皞的舊址。少皞與太皞的名義相承，也有爲那時東方小民族的一個祖先的可能。所以劉歆們又在左傳中插入一段：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

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伯勞），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鴻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青雀）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昭公十七年）

鄭國在今鄭城縣，離曲阜二百餘里。曲阜如真爲少皞之虛，鄭子也未嘗沒有爲少皞子孫的可能。可是這一段話，實在不能使人相信。他說少皞立於黃、炎之後，可見他確定少皞是有天下者的一代。下面又說「自顓頊以來」，可見他又以少皞置於顓頊之上，和國語中的「顓頊受之」有同樣的意義。總之，他確認少皞爲黃、炎以後，顓頊以前之一代，在這段文字中已明白寫出，這在劉歆之前是沒有人主張過的。至于一大批「鳥官」，掌歷法的獨多，且地位也特高，大概因爲劉歆自己明歷法，且任羲和之官，借以自重也。

這段文字的根據在哪裏？我以爲也出在營麥解。那篇說「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即是「以鳥名官」一事的來歷。那篇說「故名曰實」，實之去聲爲擊，即是「少皞擊」一名的來歷。

自從國語中有了「及少皞之衰也，……顓頊受之」的一段記載，左傳中又有了「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的一段記載，而後少皞之爲顓頊以前的天子乃得了堅實

的基礎。

但是，漢人雖愚，歷史的系統裏忽然加進一個嶄新的「古帝」也不會立時信奉的。所以東漢初年的賈逵（他的父賈逵是劉歆的弟子，他傳父業，故為古文專家）他對帝說：

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今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後漢書卷三十六本傳）

即此可知當時的經學家還不承認黃帝、顓頊之間曾有少昊一代，賈逵們要維持這個偶像猶須借重於圖讖，更須借重於「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的威嚇的語來聳動人主的聽聞。又可見賈逵所云「其所發明，補益實多」者，即左傳中發明了漢為堯後和顓頊繼少昊後諸說之後，其補益於漢家的五運歷數者乃甚多也。

到了東漢的中葉，這個新古帝的偶像依然沒有得到普遍的承認。所以張衡于順帝時曾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其一事云：

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後漢書卷五十九本傳，章懷太子注引衡集）

可知少皞即青陽這一件事，經劉歆的學派宣傳了一百餘年，還不曾得到「實定」。

自從古文學派戰勝了今文學派，把今文家的遺說剷除略盡，然後這個新古帝的偶像在初成立時所受的各方反對的痕迹看不見了。自從通學者起來，雜糅今古，亂攪一陣，然後這個新古帝的來源也弄

糊塗了。反對的痕迹既看不見，來源又弄糊塗，於是這件事纔「實定」了！幾個作史的人和無數讀史的人習非成是，以爲這是固有的事實，於是再沒有懷疑的聲浪了！這樣平安地把人騙了一千七百餘年，到康長素先生作新學僞經考，始發其覆，說道：

考五帝無少皞之說。……按逸周書嘗麥解，蚩尤爲古之諸侯，而少皞與蚩尤爲二卿，同受帝命，則少皞亦古之諸侯，與蚩尤同，非五帝，更非黃帝之子甚明。

劉歆欲臆造三皇，變亂五帝之說，以與今文家爲難，因賸黃帝于三皇而以少皞補之。……又懼其說異于前人，不足取信，於是竄入左傳、國語之中。……而不知其猶有逸周書遺文不能彌縫也。夫出於一己者則較若畫一，偶見他書者輒判然不同，其爲己所私造尚待辨耶！

歆又竄之史記歷書中曰，「少皞氏之衰也」，即國語楚語之文。史記紀五帝用大戴禮世本之說，若左傳、國語有少皞事，史公於二書素所引用，何以遺之？其爲僞竄益無疑矣。如謂本紀據大戴，不兼他書，則八愷等說固兼左傳矣。如左、國有少皞，斷無不兼及也。文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與縉雲氏並稱。縉雲氏非古天子，則少皞未可據以爲天子，殆即逸周書所稱之類。五帝本紀亦有此語，今皆不必斷爲僞竄。（史記經說足證僞經考）

劉歆如果看見這篇駁文，他應當痛悔當時疏忽，把帝繫、五帝德、五帝本紀忘記改竄了！（也許他曾想到改竄，只爲「五帝」二名所限，不便改成六帝，因而縮手，亦未可知。）

如今再回到前邊。他們既把這三個難題解決，全史的五德系統表就可以列出來了。

(木)	1	伏羲氏	6	帝嚳	11	周
(火)	2	炎帝神農氏	7	堯	12	漢
(土)	3	黃帝	8	舜	13	新
(金)	4	少皞	9	夏		
(水)	5	顓頊	10	商		

這個表既定，於是從伏羲氏到王莽一十三代都着着實實地納入五德的模型裏，遞次發生了「相生」的關係，又各自與五代以前的王者發生了「同德」的關係了。倘使我們問：歷史是什麼？他們將回答：歷史是天命的紀述。倘使我們再問：天命是什麼？他們將再答：天命是五德的循環。說到這裏，人是沒有權力的了，就是上帝也不曾有權力，權力乃集中在五德的運行上。這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然主義！

寫到這兒，想起了夏穗卿先生（曾佑）的一段話：

蓋自上古至春秋，原為鬼神術數之世代，乃合蚩尤之鬼道與黃帝之陰陽以成之，皆初民所不得不然。（三苗信鬼乃最初之思想，黃帝明歷律，乃有術數，則稍進矣，其後乃合二派而用之。）至老子驟更之，必為天下所不許。……孔子雖學於老子，而知教理太高，必與民智不相適而廢，於是去其太甚，留其次者，故去鬼神而留術數。（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篇，第二章，第九節）

他這番話固然很有見解，但我們知道他是錯了。照我們的觀察，則春秋以上是鬼神之世，戰國是打破鬼神之世，漢代是術數之世，魏晉是打破術數之世，所謂「去鬼神而留術數」，何嘗是孔子的見解，乃是

漢代儒者的見解耳。上面寫的五德系統表，是術數之表現於歷史方面的最顯著的，非在漢代不會構成此系統，亦非至漢學倒壞時不會打破此系統也。

他們造了這張表，看一下，又有一個問題起來了。在這張表裏，別人都是單名，惟獨「炎帝神農氏」是個複名。假使照着這個樣子不變，豈非全表的名氏的長短太不勻稱了呢。所以應請大家陪着他把姓氏拉得一樣長纔好。這是很可能的，因為五帝德裏原寫着「黃帝曰軒轅，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而「軒轅氏」、「高陽氏」、「高辛氏」諸名亦已沿用于莊子、國語、史記諸書了。現在用來稱他們為：

黃帝軒轅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豈不是與「炎帝神農氏」之名就成了相同的形式。至於堯稱「陶唐」見於史記（左傳中屢稱為「有陶唐氏」或「陶唐氏」，未知果爲原文否），舜稱「有虞氏」見於莊子，而「夏后氏」之名見于論語，所以就稱他們爲：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伯禹夏后氏（後來漢書古今人表稱爲「帝禹夏后氏」）。

商、周、漢，新的時代太近，本來沒有氏號，不便加了。所困難的，就是伏羲氏有下名而無上名，少皞有上

名而無下名（如稱爲少皞氏則亦有下名而無上名），應當如何替他們增補了呢？

難題既又來，於是他們的移花接木的本領便再施展一次。

他們想，少皞之外不是還有一個太皞嗎？就從這個名字上看，已可知其在少皞之前。少皞既作了天子，他也未便向隅。既經伏義氏上面缺着一名，請他去頂補就是了。於是

太皞伏義氏

這一名出現了！但他們想，「庖犧氏之王天下」，繫辭傳中早寫明，太皞則但爲任、宿諸國的祖先，書本上還沒有他作天子的明文，馬上推戴，似乎還嫌鹵莽。於是又在鄉子的「鳥名官」一答內加了一句

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顯見得他是和黃帝們一樣地有天下的。好在伏義畫八卦有龍馬負圖的傳說，正可說他得了龍瑞，故以龍紀官。這樣一製造，這兩個名號更覺密合了。（但龍馬負圖的傳說，說不定即是劉歆們造了出來以證實「太皞氏以龍紀」這件事的。）

太皞既經安排定了，他們再商量補足少皞名氏的辦法。要一個「□□氏」，古書裏多得很，僅僅莊子一書已可找出二十個來，要湊湊場面原不爲難。但少皞得居於古帝中第四位，以金德王，事出偶然，毫無的據，容易給人窺破。他們感到應當替他找出一點「以金德王」的根據的需要，所以不在古書裏檢出一個「□□氏」，而逕自杜撰了一個「金天氏」，使他的金德直接從名氏上表現出來，像炎帝、黃帝的從帝號上表現他們的火德、土德一般，於是

少皞金天氏

一名又成立了！（他們尚爲他想出許多金德的證據，下章再詳敘。）

這個整齊的名氏已造成了，如何插入古書裏呢？好在左傳是他們的勢力範圍，可以隨意增訂的，他們便在昭元年傳內淡淡地着了一筆：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

又在昭二十九年傳中寫上：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讓這兩段文字，以「玄冥」一名的聯絡，還相策應，見得「少皞氏」就是「金天氏」，而金天氏一名也就在古文籍中得到了根據。

伏羲氏和少皞的名氏都造完成了，古帝王的稱號已全備了。他們的本領真高，這兩個譯名一直沿用下去，沒有被人戳穿。直到崔述，始在補上古考信錄中略略指出其破綻：

蓋自史記以前，未有言庖羲風姓，爲龍師者，亦未有言太皞畫八卦，作網罟者。然則庖羲氏之非太皞也明矣。

金天氏之名見於春秋傳，但云「裔子爲玄冥師」而已，未言爲少皞也。……少皞氏之子雖嘗爲玄冥，然烈山氏之子柱爲稷，周棄亦爲稷，顓頊氏之子黎爲火正，高辛氏之子閼伯亦爲火正，則玄

冥一官亦不必少皞氏之子孫而後可爲也。

因爲他沒有抓住這件事情的中心問題（這個中心問題必待清末幾個研究今古文問題的人出來纔會明白），所以他的駁詰的力量只打在這一說的表面。

他們既把古史系統用五行系統排好了，把古帝王的名氏在一個模型裏製成同樣的了，於是寫清他們的五德轉移表的最後定本如下：

(木)	1	太皞伏羲氏	6	帝嚳高辛氏	11	周
(火)	2	炎帝神農氏	7	帝堯陶唐氏	12	漢
(土)	3	黃帝軒轅氏	8	帝舜有虞氏	13	新
(金)	4	少皞金天氏	9	伯禹夏后氏		
(水)	5	顓頊高陽氏	10	商		

這一張表，他們成功的時候，一定拊掌稱快道，「新室的代漢有了歷史的根據了，證明得千真萬確了！誰敢反抗的，即是『威侮五行』，應當『恭行天罰，勦絕其命！』」

於是，他們宣布他們所作的世經（原書已亡，漢書律歷志錄之，當是轉錄三統歷的）：

世經：

春秋昭公十七年，「剡子來朝。」傳曰：「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

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二言鄒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

太昊帝，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

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

炎帝，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爲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

黃帝，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爲土德。與炎帝之後戰于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曰軒轅氏。

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青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重、黎。」蒼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高陽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帝嚳，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清場玄囂之孫也。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

曰高辛氏。帝舉繼之，不知世數。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周人禘之。

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世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卽位七十載。

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媯汭。堯嬪以天下。火生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爲諸侯。卽位五十載。

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嬪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

成湯：書經湯誓，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凡殷世繼嗣三十一世，六百二十九歲。

……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周室。……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

秦伯：……五世，四十九歲。

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漢……

以下記新代漢的事，當有一大段崇論宏議，可惜王莽不久敗滅，便被班固刪去了。（律曆志序曰：「刪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

我們在這一篇文章裏可以知道，他們作世經時所根據的史書有下列諸種：

一，春秋左氏傳

二，易繫辭傳

三，祭典（即小戴禮記中之祭法）

四，考德（顏師古注：「考德，考五帝德之書也。」）

五，春秋外傳（即國語）

六，帝系（即帝繫姓）

七，書經

八，書序

九，周書

十，禮記

十一，春秋

十二，史記（以上五書之文，本講義未錄）

十三，著紀（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有漢著記百九十卷，顏師古注：「若今之起居注。」）

此外關於歷的引用書籍，有殷曆、春秋曆、三統曆、四分曆等。

他們取漢的世系於著紀，取商、周、秦的世系於書經、書序、周書、禮記、春秋、史記，取唐、虞、夏的世系於帝系，取唐以上的世系於左傳、國語、易傳、祭典、考德，而又貫以五行相生之序，成爲極整齊，極

有條理的一套。

現在我們單把他們的唐以上的世系所根據的材料審查一下。繫辭傳中「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一大段爲京房學派所僞造，出于西漢中葉以下，在上二章裏已證明了。左傳、國語，經劉歆一輩人的僞竄，尤其是世經所引用的「少昊摯之立也」，「少昊之衰，顓頊受之」這兩章，爲要湊足五德系統而造作，上面也已說過了。祭法本是鈔襲魯語而成，其所謂「共工氏伯九域」即用魯語的話。那時春秋內外傳（他們目左傳爲春秋內傳，目國語爲春秋外傳）全在劉歆的掌握之中，要怎樣增改就怎樣增改。既改國語，併改祭法，是很容易的事。考德一書，除這裏所引的一語之外，別地方再也沒有見過。這書既考五帝之德而又特著少皞，與諸舊說不同，足徵其亦出于劉歆們的手筆。所以這五部書是沒有一部可靠的，這些材料是都出于西漢末葉的。

我們讀了世經，覺得有幾個問題可以提出討論：

其一，它以鄭子所言的古帝王爲逆數，這是故作疑陣，爲眩亂學者耳目之用的。崔述駁它，謂「太皞、少皞不同姓，若其時又不相及，則何爲皆以皞名？而太皞紀官爲龍，少皞紀官爲鳳，亦似相比然者」。我們現在懂得了這個系統的成立的歷史，則此可不辨。

其二，它以易繫辭傳一段文字爲主，凡這一段所沒有的則爲尋出其不載的原因。故於共工云「周人遷其行序」，於少昊、顓頊、帝嚳云「周遷其樂」。但繫辭傳所記原是觀象制器的事，與行序和樂有什麼關係呢？而且遷了行序和樂，難道就可革掉他的世次，不承認他是一代嗎？帝嚳的世次

已爲周人所革了，爲什麼又要去禘他呢？

其三，它既說「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青陽也」，是已確認少昊爲黃帝子。乃又云「是其子孫名摯立」，忽以少昊帝爲青陽之子孫。所以然者何？因爲青陽向不說爲有天下，一旦令其繼黃帝即位，難免給人破壞，所以滑頭一點，說得似是而非。如有人出來反對，便可說：「我本沒有說是黃帝之子呵！」還有一個理由見下帝摯條。

其四，它說「顓頊帝，蒼林昌意之子也」，這也是一個創聞。黃帝之子，國語有夷鼓、青陽、蒼林氏，帝繫有玄囂、昌意，它們說的各不相闕。自史記說「玄囂是爲青陽」，而兩個併成了一個。這裏又說「蒼林昌意之子」，而兩個又併爲一個。假使要照「炎帝神農氏」的辦法，顓頊的父親大可被稱爲「昌意蒼林氏」了。只可憐賸下一個夷鼓，沒有人替他合伙。

其五，它于帝摯之下寫「帝摯繼之，不知世數」，似乎是作者特別慎重，多聞闕疑。其實不然。從前把古代看得很短，故騶衍們排五德符應，夏以前只共占一德，而帝繫中排帝王世次，自五帝的第一代到末一代，總共不過九世。到這時候，對於這個古史系統要求放長了，放長的辦法是以一德拆成數德，一代拆成數代。故此篇於黃帝則云「與炎帝之後戰于阪泉」，見得炎帝傳了若干代纔到黃帝。於少昊則云「黃帝之子青陽，是其子孫名摯立」，見得黃帝傳了若干代纔到少昊。於顓頊則云「少昊之衰，顓頊受之」，見得少昊傳了若干代纔到顓頊。於帝摯則云「帝摯繼之，不知世數」，見得帝摯傳了若干代纔到帝堯（於帝堯云「高辛氏世衰，天下歸之」，亦卽此意）。他們爲什麼要這

樣改？就爲五德既須複演三次，則羲之五帝不得不各據一德，但若祖孫父子分占數德又似乎五德之運轉得太快了，故把以前所說的一人拉長爲一代，而「世衰」「不知世數」等話就寫出來了。可是，漏洞總是掩蓋不盡的。顓頊既爲蒼林昌意之子，無論蒼林昌意是一人或二人，顓頊總是黃帝之孫。從黃帝至少昊已歷若干代了，少昊之後又歷若干代，而顓頊始得即天子之位，他何以這樣老壽，眼看他的姪，姪孫，曾姪孫，玄姪孫……一代一代地過去呢？又既曰帝摯繼帝嚳不知世數矣，既曰高辛氏世衰，天下歸堯矣，那麼堯之距嚳也甚遠了，爲什麼又云「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堯還是嚳的兒子呢？故即用世紀之文自相對勘，也是七穿八洞的。於此可見製造假古董實在不是一件易事，雖以劉歆的才能也不能不露出破綻來。

這篇世經是中國上古史材料中最重要的一件。二千年來的傳統的上古史記載（從緯書、帝王世紀直到中華民國的歷史教科書）以及一班人的上古史觀念，誰不受它的支配！雖是從我們的眼光裏看出來是七穿八洞的，但要是我們生早了多少年，我們未必能看出，就是看出了也未必敢這樣說。這便叫做權威，叫做偶像！

班固作郊祀志贊云：

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度數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

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間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

在這一段贊裏，差不多已把劉歆的作偽事實指了出來。「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的系統，以及「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的故事，必須待劉向父子尋出了「帝出于震」的話，又尋出了「以母傳子」的方法之後始得證明，則其來源亦可知矣。

但他說劉向父子定此系統，則我還不禁為劉向呼冤。新學偽經考的最後一卷為劉向經說足證偽經考，其序云：

考劉歆偽經之學，必以劉向為親證。……歆任校書，向亦任校書，凡歆所見之書，向亦見之，歆不能出向外也。以向說考歆，無不鑿柄；向則今學說也，歆則古學說也，則真偽具白矣。歆早料天下將以向之說攻之，故於偽造左傳則云向不能難，於偽造周官則云向不能識，所以拒塞天下之口者防之早密矣。夫向之陳外家封事也折王氏，而歆以宗室子佐莽篡漢，向之尊述六經也守孔學，而歆以世儒業而抑儒篡孔，向之持守魯詩也奉元王，而歆以作偽經而誣父悖祖，其為臣、為弟、為子果何如也？今採向傳及五行志、說苑、新序、列女傳、屬門人新會梁敞超刺取經說與歆偽經顯相違忤者，錄著於篇，倘以歆之說為可信乎，則向說其反偽耶，非歟？

從偽經考這一卷書看來，劉向與劉歆雖屬父子，又同是學界宗師，而其學說的確很不同。蓋劉向還是西漢的舊式學者，劉歆則恃其才辨，以求開一新派，他們父子自相牴牾，實為應有之事。但劉向是當時

人望，故劉歆發表他自己的主張時可以利用他的父親的牌子做自己的擋箭牌。即如五德轉移說之改換「相勝」爲「相生」，其基礎實建築于王氏代劉氏上，劉向對於王鳳等的擅權已經痛哭流涕了，如何肯幫助王莽去取得代漢的符應呢！何況哀帝元年，向已死了，他又怎能豫爲王莽留下這代漢的符應呢！所以用了五行相生的系統作帝王推演的系統，這是劉向所不知道的、想不到的。但劉歆恐怕自出主張要受人攻擊，就託爲他的父親的遺說。這樣一來，大家可以知道，王之代劉，事已早定，並非王莽作了攝皇帝之後而始爲即真之謀了！

至「帝出于震」一句話，出于易說卦傳。說卦傳中以五行之說定八卦的方位，以震位于東方，爲起點。東方主春，爲萬物之所從出，故上帝子孫之王天下者亦應以此爲始。這個方位，八卦如此，明堂亦如此，五德之運亦如此。究其原理，實出于京房們的卦氣圖，也是西漢中葉以後的學問。

古帝王的系統定了，世經公布了，於是王莽就作出以下這些事來了。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璽。……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皇天上帝降頌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

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順符命去漢號焉。……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寶。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讓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歎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

策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功烈巍巍，光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梁護爲修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豐爲伊休侯，奉堯後，媯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皋陶後，伊玄爲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爲寶，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寶。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恪，夏後遼西姬豐，封爲章功侯，亦爲恪。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

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嬪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

勿隱詞，薦如故。……

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樹生枝葉之屬，符命言并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雄雞化爲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漢書）

（王莽傳）

這真是一齣有趣的喜劇！他們所信守奉行的神聖事業，就是他們自己「嚮壁虛造」的。正如演劇，在臺上做得髮髻真有其事，可歌可泣，而走到戲房裏去看，則是一個個裝點起來，本沒有這件事。

從以上錄出的幾段王莽傳中的話看來，我們又可以知道下列幾件事實：

其一，漢與新之禪讓，非孺子嬰傳授與王莽，乃漢高祖傳授與王莽，亦即是赤帝傳授與黃帝。故哀章所作之銅匱，題爲「赤帝行璽邦傳予黃帝金策書」，莽受嬪後所下書，亦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又云「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這或者因孺子嬰太幼，不足行禪讓之事，或因哀章的銅匱上這樣署了便這樣幹，皆未可知。

其二，王莽的改制的方式，依用的是三統說中的白統和五德說中的土德。他的土德由黃帝的名號上來，已見上說。故「服色配德上黃，使節之旒幡皆純黃」。他的白統則是承接漢的黑統而來。故春秋繁露云「歷各法其正色，逆數三而復」，漢以黑統建寅，他遂以白統建丑了（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春秋繁露云「正白統者，……郊牲白，……鳴晨朝正」，他也以

雞鳴爲時，犧牲應正用白」了。這與漢武帝太初元年的改制，以三統說正時日而以五德說易服色的相同。可見兼包多種不同的學說而同時應用，不嫌衝突，在漢代是常常有的。

其三，「黃龍見于成紀」，這是漢代定爲土德的符應。現在漢既改爲火德，土德給他據了，這個符應也就被他搶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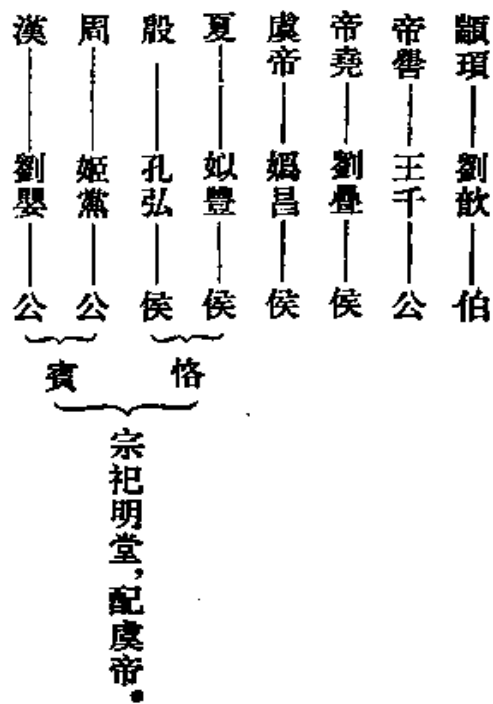
其四，他說「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而以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這當是另一劉歆，那個劉歆已封爲嘉新公了），奉顓頊後，這是一件極奇特的事情。從帝嚳看，從史記看，以至於從世經看，堯爲帝嚳之子，舜爲顓頊六世孫，甚明白，爲什麼現在倒過來了？這或者因爲漢在新前，漢祖堯在新祖舜前，堯、舜的上代亦應堯祖在舜祖前，遂有此改定，亦未可知。

其五，他封漢後劉嬰爲定安公，周後姬黨爲章平公，位爲賓，這是合於繁露所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稱客而朝」的。他又謂「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爲章昭侯」。殷後本爲公，以在三王之前，降而爲侯，這也和繁露所云「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的相同。可見他的封國着實應用三統說。

其六，他的封國，除皋陶、伊尹、周公、宣尼，幾個古名臣的後人之外，所封的古帝王之後如下：

黃帝——姚恂——侯

少昊——梁護——伯



在此表內，以近古數代列爲賁格，配事虞帝，是應用春秋家的「親、故」之義的。其以二王之後（周、漢）封公，二王以前封侯，最前數代封伯，這是應用春秋家的「親疏之義」的。至黃帝之後不封伯而封侯，帝嚳之後不封侯而封公，各升一級者，當以黃帝與帝嚳俱爲王莽所自認的直系之祖先之故。如果不升級，則同時應封伯者二，應封侯者五，應封公者二，其中或暗寓了「三皇、五帝、三王」的意義也未可知。因爲照繁露的說法，漢以顓頊爲五帝的首一帝，現在運轉次移，帝嚳當然應升補顓頊的地位而居五帝之首了。

從以上幾件事情看來，王莽時的古史沒有不受三統說和五德說的支配的，我們一定要先瞭解了三統說和五德說的系統，纔可瞭解王莽時的制度及其和古史的關係。

王莽的心願達到了，迫於皇天威命而做了皇帝了。可是他太喜歡變更制度，像他的喜歡變更歷史一樣，弄得百姓愁苦死者什六七，怨氣冲天，各處叛變，於是這一位自謂土德而兼白統的真命天子就在卽真後第十五月上給亂兵殺死了！

天下事往往有出于意表的。王莽的帝業雖失敗，然而王莽的篡位的方式沒有失敗，劉歆的篡位的學問也沒有失敗。不但沒有失敗，而且成爲後世的正則。我們試看漢以下的篡國，從魏文帝直到宋徽祖，他們雖不是堯、舜的子孫，卻也要效法唐虞的禪讓，就見得王莽們的遺澤之遠了。

這還不奇，因爲他們是順着王莽們的方向走的，不過「依樣畫葫蘆」而已。還有利用了他們創造的偽古史，逆着他們的方向走，而竟得成功，纔算奇了。這便是光武帝的以「赤伏符」受命。

後漢書光武帝紀云，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蜂起。……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起於宛。……

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衆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其祝文曰：「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譏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叩金脩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

王莽所以要把漢說成火德，原是要證明「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然後可以有「赤帝傳予皇帝金策書」而已。不料光武就利用了這一點，把漢說成了真的火德，把他自己說成了真的火德的皇帝，於是漢的火德不是讓國之象而變成興國之徵了！王莽們費盡心機，想出此義，徒然便宜了別人，這不是「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嗎？

再有一件事情可以附帶說的。古文學之所以盛行于東漢，也就靠了左傳上的「漢爲堯後」的明文。因爲必須照了左傳所說，堯始得爲火，漢始得爲赤，光武的受命之符始可與經典相應。自賈逵明揭此義，於是章帝就——

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賈逵傳）

孔穎達所謂「媚世」，所謂「藉此以求道通」，賈逵是真的做了。因為他肯這樣做，所以古文學就靠了帝王的提倡而風行起來。范曄在本傳的論裏說：

鄭（鄭氏，也是左傳和三統歷的專家）、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不過我們寬恕一點，也不必把這改變學風的責任加在賈逵身上。光武的帝業的基礎既建築於王莽時的僞史上，而王莽時的僞史又伏匿在古文學的經典裏，古文學的風行於東漢是早定的事了，沒有賈逵難道別人就想不出這個意思來嗎？

光武帝以圖讖得國，故甚信奉它。中元元年（西元五六）宣布圖讖於天下。東漢一代，此學最盛。這種書的中心問題不外乎帝王的「感生」和「受命」，與五德之說甚相同，但其徵象不限於五德的符應，乃與五德之說甚相異。它興盛了，於是五德便衰息了。三統說本起於改歷運動，夏歷大家用了覺得方便，也就不想改了。固然還有幾代是模仿漢代的方式來改變制度的，有如：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在縣言黃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

（三國志魏明帝紀）

開皇元年……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為火色。其郊及社廟，依服冕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盡令尚赤。（隋書文帝紀）

看了這些，似乎五德三統之說還在漢以後的政治上活躍。其實這不過奉行故事，點綴開國規模而已，並沒有熱烈的信仰存在。因為這種事情早失了民衆的信仰，所以既不能使人心鼓舞，也不能使禮家起什麼異同的爭辨。

不信，試舉一例。我們看，最早的五德說是這樣的，

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封禪書）

這是說，得了某一種德則見某一種顏色的祥瑞，祥瑞的顏色甚單純，祥瑞的種類甚簡少。但是經了圖讖的鼓吹之後，漸漸地踵事增華，祥瑞的顏色不單純了，祥瑞的種類不簡少了。即以魏文帝爲例。宋書符瑞志云：

文帝始生，有雲青色，員如車蓋，當其上終日。……延康元年三月，黃龍又見。……十月，安言白虎見。八月，石邑言鳳凰集，又有麒麟見。十月，漢帝禪位于魏。

照這樣看，一個帝王受了命即有諸種不同顏色的祥瑞出現，到底上帝給予他的是哪一種德呢？因爲東漢以後的帝王受了圖讖的影響，貪求祥瑞之多，五德說中的祥瑞沒有不要的，所以五德說就被拆散了。

再舉一例。東漢之後，依照劉歆之說，火生土，有天下者應爲土德。我們看，魏的年號有黃初，吳的年號有黃武，又有黃龍，蜀先主的受命之徵亦爲「黃龍見武陽赤水」，似乎各國都承認自己據有土德了。但細察一下，亦殊未然。魏的年號又有青龍了，吳的年號又有赤烏了。魏未受禪之際，太史丞許

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

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裴松之注引獻帝傳）

這可見黃龍的出現，但為受命而王的符瑞，並非土德之應的符瑞。這個意義，與西漢人的信仰大不同了。魏既如此，蜀呢？

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太傅許靖……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人鬼忿毒，咸思劉氏。……問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伏惟

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蜀志先主紀）

照五德說講，先主為漢室中興之主，漢為火德，則亦宜自承為火德，以收民望。乃他們提起了符瑞，只有說黃龍，不言亦帝子，亦伏符或赤鳥等等，所言之黃龍又但以為「君之象」，不言土德，與上舉的許芝所引易傳語合。可見當時人意想中的黃龍，但為普遍的君主的象徵，並不含有五德意味。後世的君主和黃龍特別有關係，衣服、房屋，以及其他的用具，處處用黃龍作圖案畫，即是由這種信仰來的。推其源，乃在戰國末年人說的「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一語上。怎麼大家忘記了地螾呢？怎麼大家忘記了黃龍是與地螾同類的呢？

二七 月令等（五帝五神）

劉歆們在世經裏既造成了這一個五行相生的古史新系統，於是四面放播流言，塗改舊籍，以爲己說的佐證。他們在複演三次的五德終始中，最出力宣傳的是第一次的五個帝。他們把這五個帝去掉「□□氏」的下名，而單取其「□□」的上名，成爲：

（木）太昊，

（火）炎帝，

（土）黃帝，

（金）少昊，

（水）顓頊

這一個集團。又給這五個帝配上了五個佐，先在左傳內插下證據，這個證據就放在「陶唐氏後有劉累」的一章裏：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中敘劉累豢龍事）……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

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昭公二十九年）

這一大段記載，借了龍見于絳郊的一件事，以引起魏舒的問和晉史蔡墨的答。蔡墨先說古有豢龍氏，故龍可生得；次說古有五行之官，其名爲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掌管五類之物，只爲後世的君主棄去了水官，所以水物的龍便無生致之事，又說做這五個官的人，是少皞氏的四子，顓頊氏的一子，共工氏的一子，他們生時做五行之官，死後就做五官之神了。

這些說話，在我們沒有從事五德終始說的研究時是不發生問題的。但現在呢，我們可以說它爲了要添出五帝的輔佐而杜造的了。它的不可信的理由，大約如下：

第一，世本中說「句芒作羅」，可見句芒是人名而非官名。

第二，左傳云「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昭二十六年）。海內經云「戲器生祝融」（炎帝之玄孫）。

可見祝融亦爲人名而非官名。

第三，帝繫云「老童娶于竭水氏，生重黎及吳回」，可見重黎是一個人的名字。史記楚世家云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這一段文字中雖以重黎之父爲卷章，與帝嚳有異（老與卷，重與章，俱形似，當是書寫之誤），但以重黎爲一個人，以重黎爲吳回之兄，這是和帝嚳一致的。爲什麼到了左傳這段話裏，重黎卻分爲兩個人呢？就算照了太史公自序「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的話，說分重黎爲兩人是「古已有之」的，但何以重不與黎同居火正，亦不與黎分居南北正，而獨改居了木正呢？又何以不與黎同號祝融而別爲句芒呢？又何以不與黎同爲顓頊氏之子而別爲少皞氏之子呢？一人分作二人，一父分作二父，一職分做二職，一號分做二號，這都是很可怪的事！

第四，西山經云：「渤海，神蓐收居之。」晉語云：「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覺，召史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可見蓐收乃神名而非官名。

第五，后即王也，人中最貴的爲后，神中最貴的亦爲后。在戰國以前的書籍中，「后土」之名與「后帝」「后稷」的方式相同，同爲最尊貴的神祇；后帝是天的后，后稷是稼穡的后，后土是土地的后。「后土」又與「皇天」同用；春秋時人設誓，每曰「皇天后土實式憑之！」皇天是天神，后土是地神。自從帝嚳中把后稷拉做了帝堯的胞弟，作堯典的人又以後稷爲虞廷的稷官，而云「稷，汝后

稷」，於是神名或人名的后稷遂變成了官名。左傳中插入了這一段，於是后土也變成了官名了。其實，倘使后稷與后土真是古代的官名，戰國以前的人還會用它來稱呼那時最尊貴的神祇嗎？

第六，這段文字中既云「土正曰后土」，是后土即土正的別名。下邊又云「后土爲社」，則土正、后土、社，三者竟是異名而同物。魏舒所問的「社稷五祀」，別社稷於五祀之外，合計共有七個祀典，而此云「土正曰后土，后土爲社」，則只賸了六個。要是后土是人名，他以一身兼兩職尚說得過去，沒奈何它是官名，怎麼一官可以跨兩祀呢？

綜合以上的話看來，可知他們所以把這段文字插入左傳中不過是爲少皞氏和共工氏圖謀在古書裏多佔據些地位，藉以增加全史五德系統表的佐證。現在把他們的根據及其附益的次序，試爲說明如下。

第一步，他們看見楚世家中有「重黎爲高辛居火正，……帝嚳命曰祝融」之語，心想火不是五行之一嗎？火有火正之官，則金木水土不應各有其官嗎？於是「五行之官」出現了。他們又想，火正命曰祝融，則其他四行之官不是都應有稱號的嗎？於是雜湊古代的人神之名而成的句芒、蓐收等一組稱號也出現了。

第二步，他們看見太史公自序中有「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的話，心想重和黎既分作兩人，又分作兩正，自然又可使他們分居五行之官的兩官了。故於他們竄入國語的楚昭王問於觀射父一段文中即云「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黎遂得獨

居火正。但「南正」與「北正」是相對成文的，「南正」與「火正」卻不相對了。故左傳中更進一步，命重爲木正，黎爲火正，使他們在五德中各居了一德。

第三步，他們既在全史五德系統表中硬添了一位少皞，又硬以共工居於閏位，不幸他們二人在經典中的地位太薄弱，故必得設法替他們造出些證據來。重黎是顓頊氏之子，這是久有記載的。現在重黎既已分作二人，就可把重送給少皞氏了，於是有「少皞氏有四叔，重爲句芒」的話。少皞是以金德王的，任金正蓐收的自當屬於他的一門，於是有「該爲蓐收」的話。少皞是號金天氏的，金天氏是有裔子爲玄冥師的，於是有「脩及熙爲玄冥」的話。（他官都是一人居之，爲什麼玄冥卻命兩人做呢？予意，王莽時以「易卦六子」震、巽、坎、離、艮、兌）解釋「六宗」，說不定即以此六人解釋「六子」。原文見後。）而少皞氏的四子遂「世不失職」了。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這是他們已插入國語，並插入禮記祭法的（祭法中「九土」作「九州」）。但后土不像個人名，故現在便在左傳中再寫一句「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而共工氏之子遂以句龍爲名而以后土爲官了。

這是我猜想的晉史蔡墨的話的構成的層次。

自有此文，而五德之帝與五行之官可作下式的排列：

（木） 太昊——句芒

（火） 炎帝——祝融

（土） 中央——句龍

（三）

(土) 黃帝——后土

(金) 少皞——蓐收

(水) 顓頊——玄冥

這又是一個新方式了。自從有了這個新方式，他們又可分頭進行了。

其一，他們把這個系統插在月令裏，使得這五帝和五祀管理着「五時」。(時只有四，不够分配，他們便想出方法，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都劃出十八天來，歸給中央，就是後世黃歷上喚作「土王用事」的。)

孟春(仲春、季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孟夏(仲夏、季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孟秋(仲秋、季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孟冬(仲冬、季冬)之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月令之文，收錄的地方很多，呂氏春秋有之(十二紀)，小戴禮記有之(月令)，逸周書有之(月令解)。這五帝五神就有了三處的根據地了。

月令一篇，康長素先生是根本不信的。他說：

此志(隋書經籍志)獨稱「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

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是二戴相傳經師之學皆無月令、明堂位、樂記可見。蓋月令、明堂位偽作於劉歆，樂記亦歆所改竄者。……禮記樂記正義引別錄作「四十九篇」。別錄爲歆所作，則四十九篇之名定於歆無疑。特密傳至馬融注小戴記始大顯。鄭康成受業於融，爲之作注。千餘年來，鄭注立於學，學者自少習鄭氏，忘月令、明堂位、樂記之所出。賴此志述其源流，猶能見竄偽之迹耳。（新學偽經考卷十一）

他這段話所根據的只是隋書經籍志中月令等三篇爲馬融增足之語。至於月令爲劉歆偽作的證據，他沒有舉出來。惟他對於王莽傳中「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之語所作的評論，則頗可補充這個理由。他道：

按，今學無三皇名。唯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紂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紂爲九皇，下極其爲民。」……史記五帝本紀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實依大戴禮五帝德、帝繫姓及世本，蓋孔門相傳之說。……歆緣易繫辭有伏羲、神農事，僞周官僞造「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傳文十八年、昭十七年、二十九年，定四年竄入少皞，漢書律曆志載歆世經以太昊帝、炎帝、黃帝、少昊帝、顓頊帝、帝嚳、唐帝、虞帝爲次，暗寓三皇、五帝之敘。而月令「孟春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孟夏盛德在火，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黃帝，孟秋盛德在金，其帝少皞，孟冬盛德在水，其帝顓頊」，與世經相應。左傳、月令、律曆志大行，於是三皇之說興，少昊之事出，五帝之號變。……自是僞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實本之世經也。（新學偽經考卷六）

這一段話，粗看似乎不錯，但一加思考，其中顯然容有兩個系統：

甲——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爲五帝（月令之本於世經者）。

乙——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尚書序等之本於世經者）。

這兩個系統雖同出於世經，但一以太昊至顓頊爲五帝，一以少昊至虞舜爲五帝，內容全不相同。周官中固有「三皇、五帝」之文，但三皇爲誰，未經解釋。世經中則完全沒有說到三皇。月令，王莽曾徵通知其意者詣公車，戴記之篇出于馬融所增亦有明文，其中的五帝即全史五德終始表中的最上一層的人物，這個系統爲劉歆所僞造自屬可信。至伏羲等爲三皇，少昊等爲五帝，則出於漢以後的經師的曲解，這一說與劉歆所說的很不合，不能使劉歆代負其責任也。

因爲他舉出的劉歆僞造月令的證據只有五帝之名與世經相應一事，所以崔譔甫先生就以爲月令非僞造，只有「其帝……其神……」十句是劉歆竄入的。他說：

劉歆欲明新之代漢迫於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辭讓，乃造爲終始五德之說，……增呂氏春秋十二紀，於春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於夏日，「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於中央日，「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於秋日，「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於冬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凡十句。月令因之。遺案，淮南時則訓錄自十二紀，無此十句。（天文訓有之，當是後人竄入，不然，何以此篇與之異？）可見呂氏本亦無之，今有者，歆所竄入也。紀又曰，「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此白虎通所謂五祀也。左昭二十九年，以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爲五祀，與此紀五神之名同而五祀之

說異，可證其爲歛說。猶之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乃孔子所謂五帝，此紀去帝嚳、堯、舜，而列太皞、炎帝於黃帝之前，增少皞於黃帝之後，以爲五帝，則五帝之說亦異。（史記探源卷一序證）

他明白宣言，月令中除掉這「其帝太皞」等十句之外是不假的，因爲淮南子時則訓錄自十二紀而無此十句，可作旁證。康氏說月令爲僞，他的證據只在這十句與世經及左傳相應。現在崔氏既證明這十句非月令本有之文了，月令就不假了。

但是，我覺得康氏的證據雖不充足，而他的主張確不錯，月令是全部僞的，「其帝太皞」等十句是本來有的。這有幾種理由：

第一，月令所記，全爲明堂布政之事，而明堂布政實始新莽。「明堂」這個名字，不見於詩、書、易、春秋，而始見於孟子。齊宣王要毀明堂，問孟子，孟子說這是王者之堂，因宛轉以「王政」開導宣王。這是孟子說話的慣例（例如因梁惠王的沼而言文王的靈沼，以達其「與民偕樂」的本意，因齊宣王的雪宮而言徵招、角招之樂，以達其「憂樂以天下」的本意）。他所以要說「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其意只要激起齊宣王的「王政可得而聞與」之一問，藉以暢陳其心目中的王道而已。這正與他說「桓、文之事，後世無傳，無已，則王乎」，以求激起宣王的「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的問語是一樣的。故在這篇對答的話中但言文王治岐之法，與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的事，絕未道及明堂。假使明堂確爲王者之堂，又確曾於此行過王政的，孟子哪裏肯置而不言，以致自己的說話絲毫不切題呢？所以我們對於這個明堂，只須看作一所古建築就得。自從戰國末年起了封禪說，把七十二代的帝

王都拉到泰山去封禪，於是秦、漢的皇帝會常到泰山，而泰山之下的明堂會給他們光顧。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坐明堂。」他這一坐，就坐出事情來了。到明年，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圓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人，命曰昆侖，天子從之人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人，始拜明堂如郊禮」（封禪書）。讀此可知那時的明堂是一個祀神的地方，正像謬忌的太一壇一般。（封禪書曰：「亳人謬忌奏祀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在這明堂裏，五帝是有了，后土也有了。但這明堂在汶上而不在都城，與皇帝還沒有發生密切關係。大約就從那個時候起，明堂給方士和儒者們所鼓吹，它遂成一理想中的宗教和政治的最高機關，它的權威便漸漸擴大。到平帝元始四年夏，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于長安，交給劉歆等辦理（見平帝紀及歆、莽傳），於是明堂真的移到都城中去了，成爲帝王宮室的一部分了。後來始建國四年及天鳳四年王莽兩次授諸侯茅土，就都在明堂中舉行。這正和月令及明堂位所記的相印合。所以從明堂的演進史上看，月令的制度必到平帝間纔能出現，否則它僅作郊祀之用，必不能與帝王的全部生活發生關係。又明堂本來用作祀五帝及后土等神的，故「其帝……其神……」之文儘可存在，不必後來亂入。

第二，月令所記氣候，與夏小正記的很相同。例如正月：

〔夏小正〕

〔月令〕

正月啟蟄

蟄蟲始振

鴈北鄉

鴻雁來

魚陟負冰

魚上冰

時有俊風

東風解凍

獺獸祭魚

獺祭魚

初昏參中

昏參中

夏小正是用寅正的，月令亦是用的寅正。我曾於本講義第二十三及二十四章中說明夏小正是漢武帝時改歷運動者託古的書，爲寅正作鼓吹者。自有太初元年的改制，始有真正的寅正。月令既亦用寅正，其文與夏小正類同，又以明堂制度爲主，其出現的時代必不會早於夏小正。若呂氏春秋，尤無錄月令之理。因爲秦未併天下時如果早用寅正，則已得其最適合的歷法，統一之後不當改用亥正了。如果他們必依五德終始說而改歷，則呂氏春秋的作者不是不知道五德終始說的，他作書之時，「天且先見水氣勝」了，他爲什麼不先規定了亥正的月令呢？

第三，史記呂不韋列傳云：「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又十二諸侯年表云：「呂不韋……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因爲他的書以覽爲首，論和紀在覽之後，所以太史公自序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與任少卿書亦然。他稱呂氏春秋爲呂覽，特舉其居首者言之，這是很明白的一件事。但現在的呂氏春秋卻以「紀、覽、論」爲次，與司馬遷所見的不同，故梁玉繩云：「似非本書序次。」畢沅非之，以爲此書所以名春秋，即由十二紀錄月令而來。但是，古書的序文是都放在全書之末的，爲什麼呂氏春秋的序意一篇卻列在紀之末，覽之前呢？即此可見古本自以紀置論後，後來倒了轉來，無意中把這篇序插在中間了。序意篇云：「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可知紀的文字仍是偏于議論方面。又述黃帝誨顓頊的「大圓在上，大矩在下」，亦即紀中圖道篇之旨。它爲什麼對於爲十二紀宗主的月令不道一字呢？所以我以爲起于有始覽，終于序意，這是呂氏春秋的始末。每一覽爲八篇，每一論爲六篇，每一紀爲四篇，以偶數遞降，這是呂氏春秋的篇目。通部皆議論之文，不雜制度的記載，這是呂氏春秋的體裁。現在始於孟春紀，以序意置有始覽前，這是失了它的始末。增月令之文，使每一紀成爲五篇，獨用奇數，且冠於偶數八六之前，這是失了它的篇目。以明堂的制度分析人十二紀，以音律的制度作音律篇，這是失了它的體裁。（序意當爲十二紀的末一篇，今以插入音律篇之故，多出了一篇，遂只得屏序意於篇數之外了。）

因爲有了以上三項理由——（一）明堂爲天子宮室始於西漢末，（二）與夏小正均爲寅正，而寅正是漢武帝時制定的，（三）呂氏春秋本不以十二紀居首，十二紀亦不錄月令——故吾敢謂月令全篇文字皆王莽時所作，蓋以呂氏春秋名「春秋」，喜其可以利用，乃升十二紀于首，遂敷陳理想中之明堂制度，勸襲夏小正之文，而作十二月令，冠於十二紀之首。又錄入淮南子，爲時則訓。後來又錄入逸周書，爲月

令解。後來又爲馬融編入小戴禮記，爲月令。

其二，他們把這個系統插在淮南子時則訓裏，使得這五帝和五祀管理着「五方」。

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搏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

太暉、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顛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

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于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暉、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電、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顛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他們把全世界分配給五帝和五神，而「中國」則獨在黃帝和后土的治下。所以黃帝和后土雖在時令上所管的是四時的賸餘，但在地方上所管的確是一大片膏沃之野，這大足傲四帝了。

我們讀此，可以知道在時則訓的十二月月令中所以沒有「其帝……其神……」之文，正因要把他們放到後邊去管理五方，爲避去重複計，不得不如此，不是月令本無此文也。崔先生據以定呂氏春秋等

之十句爲增竄，殊未是。

我們讀此，又可知道史記封禪書中所謂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隤之神，作西時，祀白帝，

這一段話是怎樣來的。因爲在五帝分治五方的系統中，西方是該爲少隤主管的，秦居西方，應當遵守了這個系統而請他爲神主，所以春秋以前的秦襄公就聽了西漢末年人的話而作西時，祀白帝來了！

再有一處，他們雖沒有加人五帝，卻把句芒等幾位神靈請進去的，這便是山海經中的海外經。在海外經四篇之末，有下列四段：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

北方禺疆，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這除了北方不曰玄冥之外，其餘都和時則訓說的一樣。我們怎麼知道這四條是竄入的，不是海外經原有之文呢？因爲這經的記載是一件一件地前後銜接起來的，例如：

有神人二八連臂爲帝司夜於此野。……

畢方鳥在其東。……

灌頭國在其南。……

厭火國在其國南。……

三珠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

三苗國在赤水東。……

戴國在其東。……（海外南經）

那時所以這樣記載，因為經是圖的說明，作者順着圖的次序一件件地寫下去，自然彼此銜接。又經雖分爲四篇，而圖只一幅，故各篇亦可相接。現在，西經（從西南到西北）末倒數第二行云「長股之國在雄常北」，北經（從西北到東北）首云「無管之國在長股東」，明明這兩個國在圖上是緊接的。爲什麼西經的末行卻是「西方靡收……」，把這一段文字隔斷了呢？我們試把這前後數行一齊寫出看一下，

肅慎之國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常。……

長股之國在雄常北。……

西方靡收，左耳有蛇，乘兩龍。

無管之國在長股東。……

鍾山之神……在無管之東。……

這不是很明顯地露出竄亂的痕迹嗎？我們在讀了時則訓的「五位」之文之後再讀它，對於這個竄亂的原因就不必討論了。

其三，他們把這個系統插在洪範五行傳裏，使得這五帝和五祀兼管着「五時」和「五方」。

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樽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自冬至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

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

中央之極，自昆侖至太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中氣于中室。……

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自夏至數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

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玄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

洪範五行傳是把洪範中的九疇納人一貫的系統而又加以「六沴」的災異的徵兆的，把九疇說完了也就完了。劉向所敷演的五行傳記也是如此（見漢書五行志）。他們偏加上了這樣一大段，使得洪範五行傳的後半竟成了月令五行傳，這不是僞竄是什麼！

其四，他們把這個系統編在淮南子天文訓裏，使得這五帝和五祀不但兼管着「五時」和「五方」，而且兼管了「五星」。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

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

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

在這一段裏，爲什麼句芒等不稱「其神」而稱「其佐」？只因歲星等五星上稱「其神」了，只得換了一個「佐」字以相調劑。但這個「佐」字卻很合式。在漢武帝時，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太」一佐曰五帝」。到這時，有了這個新系統，成了「天神貴者五帝，五帝佐曰五神（或五祀，或五佐）」了。這是西漢時神祇的演進的經歷。

他們變來變去，萬變不離其宗，因爲這個問題的中心即在五德終始系統表上。我們懂得了這個系統表，再來看這些記載，自然它的來源與其組織方法可以不言而喻，觸手而解。

王莽、劉歆們計畫定了這種方式，更改好了各種古書，當然要「見諸行事」的，所以平帝元始五年，匡 辨奏言：

謹案：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時，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官、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時，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時。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帝（以下面「南方炎帝」比例之，「帝」上應有「黃」字，今脫）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靈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蓂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

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漢書郊祀志）

這便是把分時、分地、分星的五帝和五神作一個實地的支配，但五神又不稱曰祀、曰神、曰佐，而曰「靈」了，他們又記帶着一大羣小鬼神了。本來地祇稱「后土」，到這時始以與黃靈同號，不足以表示尊崇，而改號為皇地后祇了。本來六宗沒有特祀，到這時帶着一大羣「六宗之屬」而得其廟兆了。本來五帝廟在雍，不在長安，到這時便遵從了周官的制度，兆五帝於四郊了。這是用了五行的系統，把古今的神祀作一次總整理。這是用了五德終始的系統，請居首層的五德之帝管轄着世界的一切。但假使月令、周官等書已早有了，這些「不合於古」的制度何以必待王莽柄政而始予改正呢？這是我們應當懷疑的。

史書上說此奏既報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了，莽又言：

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

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郊祀志）。但史記封禪書上有云：

自禹興而修社祀，言夏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

可見社是祀禹的，稷是祀后稷的。爲什麼到了王莽時，禹與后稷都成了「配食」而不爲主神呢？這只要一讀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就可明白：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原來社神已請句龍做了，稷神已請柱做了，古史系統伸展得太長了，禹和后稷時代已後，不得不退就「配食」之位了！

有了五靈，再有社稷，這就叫做「社稷五祀」。左傳上一大段的話，到這時纔真實地顯現！

二八 讖緯

現在，我們可以講到讖緯了。

讖，是豫言。緯，是對經而言的，經爲直的絲，緯爲橫的絲。故緯是解經的書，是演經義的書，而讖與經則可以說沒有關係。不過因爲緯的說經多屬非常異義，太不循軌道，與「故訓傳」的性質不同，所以讖與緯在名義上雖有分別，而實際上卻沒有什麼嚴密的界限。

讖的起源甚早。在現存的史書裏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材料是下面這一段：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子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受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

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也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子受言而書藏之。……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譖，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史記趙世家）

這一大段神話活現出一幅推背圖來。簡子射死熊羆，是滅范氏、中行氏的象徵。帝賜二笥，是克兩個子姓的國的象徵。兒在帝側，帝屬一翟犬，是簡子的子據有代國及其後嗣革政而胡服的象徵。這都是上帝的命令，但上帝卻不明白說出，而用了同音同義同類的東西來暗示其意義，逼得人們去深思，這纔有趣呢。秦穆公上天，把上帝的話記了出來，於是有了秦讖。趙簡子上天，把上帝的話記了出來，也應當

喚作「趙讖」了。

在秦始皇本紀裏，又有兩條類似的記載。

其一云：

燕人盧生使人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

其二云：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涇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這也以隱語爲豫言。但只有隱語而沒有上帝旁邊的人下凡來解釋是不容易懂的，故「亡秦者胡」意指胡亥而始皇以爲北胡，「今年祖龍死」意指始皇而始皇以爲人之祖先。盧生所奏的讖喚作「圖書」，當是有圖又有書的。

讖言不盡由上帝降下，亦有爲時人所造作，在始皇本紀中卽有此類記載。

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

要不是他們知道這是黔首刻上去的，豈不又成了天上掉下來的讖書嗎？

西漢時，以方士和儒生的鼓吹，使得讖書在社會上更增加勢力。看漢書郊祀志及陸兩夏侯京翼李傳等篇可知。事情太多，今不舉。

到了王莽時，這種風氣更利害了。王莽傳云：

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白太后，……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

這纔不假借隱語而直揭其官階與姓名了。其後，

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

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在這種空氣中，到底起來了哀章，完成了王莽的篡位之業。

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書言王莽爲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衣黃衣，持匱至高廟。……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璽。

因爲他們做得太多了，太顯明了，這戲法就拆穿了。

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

禍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軍所班，皆下獄。

於是這位用了符命造成的皇帝自己禁起符命來了。可是這個風氣已經造成，遏制不住，後來的光武帝也便以赤伏符受命。

光武帝即位之後，尊信圖讖，宣布於天下。他用了皇帝的威力去強迫一班人信從圖讖，曾有以下幾件故事：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帝省奏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後漢書桓譚傳）

帝嘗問鄭興（鄭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故不能任。（後漢書鄭興傳）

那時的人，不善讖就不能做大官，不信讖就犯了死罪。這是推廣圖讖的一個好方法。

王莽和光武帝既均以圖讖得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故那時的豫言的讖書就像春草一般地怒茁起來。甚而至於光武中興之業初成時已自言漢家之亡及其亡之之人。華陽國志云：

公孫述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世祖報曰：「西狩護麟讖曰『乙子卯金』，卽以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卽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

可是事實上告知我們的，從漢高祖元年（公元前二〇六）到漢獻帝末年（二二〇），只有四百二十六年，還不到西狩護麟讖上的一半。光武這種舉動，或者含有宣傳作用，使人見得漢家雖終亦滅亡，但天定的歷數尚久，還是不要早起覬覦之心吧。

這種潮流侵入了經學界，就成爲許多種的緯書。緯書這類書，相傳起得甚早。例如隋書經籍志云：

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

照這樣講，緯書竟與讖同是九聖增演的了。但下文又說：

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唯孔安國、毛公、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祿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

然則緯書確是王莽光武以後起來的。那時只有頭腦清醒的古文學家反對它，以它爲妖妄，自己的古文學裏不收進這些材料（雖是爲了要立左傳也肯援引圖讖中的帝宣以證成左傳中的少皞，又肯援引赤伏符的「四七之際火爲主」以證成左傳中的漢爲堯後之說）。但是隋書說孔安國、毛公們非之則不對，因爲孔的書傳，毛的詩傳，就是古文學家偽造的。實際上反對讖緯的只有東漢初年桓譚、鄭興、賈逵一班人，因爲在他們之世剛是讖緯極盛的時候，有創立一個古文學派而與之角立的需要。

古文學派既在智識階級中占有相當的勢力，而讖緯之書又是「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的，所以在六朝時，石季龍就把它禁了，苻堅也把它禁了，宋武帝也把它禁了，魏孝文帝、梁武帝、隋文帝都把它禁了。他們禁得很嚴，私學的要殺，或私藏的也要殺。而禁得最厲害的一次要算隋煬帝所做的。隋書經籍志云：

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

以此之故，唐代人看得見的已經沒有幾種了，極盛一時的讖緯就風流雲散了。到現在，只有易緯八種是完全的。但是，倘使明初不修永樂大典，清人又不編四庫全書，這八種緯書也一例亡滅了。

所幸的，讖緯書雖亡滅，而斷簡殘篇尚留存得不少，就是沒有一字傳下來的，各家書目裏或猶留得它的名題。所以自明以來，作輯佚的工作的人頗不少。他們根據了十三經注疏、白虎通德論、後漢書、續漢書律歷志、宋書符瑞志、太平御覽、冊府元龜、陶弘景真誥、葛洪抱朴子、阮孝緒七錄（原書已亡，見他書

徵引) 賈思總齊民要術、李淳風乙巳占、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李善文選注、羅莘路史注……等書分類輯錄，使我們仍得窺見這些書的原來樣子，這是可以感謝的事情。這班著作者及其書名，大略如下：

- (一) 明孫穀古微書三十六卷。
 - (二) 清朱彝尊經義考內「志緯」五卷(自二六三卷至二六七卷，專記識緯書的名目)。
 - (三) 清黃奭漢學堂叢書中「通緯」五十六種。
 - (四) 清趙在翰七緯三十六卷(此書專輯正緯)。
 - (五) 清馬國翰(或章宗源)玉函山房輯佚書中「緯書類」四十種。
 - (六) 清孔廣林所輯鄭玄通德遺書中尚書中候六卷。
 - (七) 清袁鈞所輯鄭氏遺書中尚書中候一卷，尚書五行傳注一卷。
- 此外，刊寫完全的「易緯八種」的，有武英殿聚珍板本(根據的是永樂大典本)、四庫全書本、古經解彙函重刻殿本等，而趙在翰的七緯亦把它收入。

我們根據了以上諸書，可以寫出一個識緯的總目錄來。雖是識與緯很不易分別，而且名目甚雜亂，說不定一名誤分成幾名，但我們在屢次禁絕之後還能知道這許多東西，已經是不容易的事了。

(甲) 河圖、洛書：

圖書祕記 (十七篇。見漢書藝文志 數術略 天文類)。

河圖洛書 (二十四卷，目錄一卷)。

河圖 (二十卷)

河圖龍文 (以上三種見隋書經籍志)

河洛內記 (七卷。見抱朴子)

河圖括地象 (古微書——下節稱「微」。漢學堂叢書——下節稱「漢」)

河圖括地象圖 (原十一卷。漢)

河圖始開圖 (圖「」，一作「篇」。微、漢)

河圖絳象 (錄「」，一作「緯」。微、漢)

河圖稽曜鈞 (微、漢)

河圖帝覽嬉 (微、漢)

河圖挺佐輔 (微)

河圖握矩起 (一無「握」字，「起」，一作「記」。微)

河圖稽命曜 (曜「」，一作「微」。微、漢)

河圖會昌符 (微、漢)

河圖帝紀通 (一作「通帝紀」。微、漢)

河圖考曜文 (一作「考靈曜」。微、漢)

龍魚河圖 (一作「河圖龍魚教記」。原一卷。微、漢)

- 河圖提劉 (一作「提劉篇」。漢、漢。)
河圖真鈞 (一作「真紀鈞」。漢、漢。)
河圖善命 (一作「善命苞」。漢、漢。)
河圖祕微篇 (一作「微」，一作「微」。漢、漢。)
河圖要元篇 (一無「篇」字。漢、漢。)
河圖玉版 (漢、漢)
河圖赤伏符 (漢、漢)
河圖聖洽符 (漢、漢)
河圖讖 (漢、漢)
河圖說徵示 (一無「示」字。漢、漢。)
河圖皇參持 (漢、漢)
河圖閻苞受 (漢、漢)
河圖天靈 (漢、漢)
河圖叶光紀 (二紀，一作「圖」，一作「篇」。漢、漢。)
河圖合古篇 (漢、漢)
河圖錄運法 (見路史注、漢、漢)

河圖記命符 (見抱朴子)

河圖帝視萌 (見帝王世紀)

河圖期運授 (見太平御覽)

河圖內元經 (見真誥)

河圖八文 (見乾鑿度)

洛書 (漢)

洛書甄曜度 (「甄」，一作「乾」。微，漢)

甄曜度識 (微，漢)

洛書錄運期 (「期」，一作「法」。微)

錄運期識 (微)

洛書靈準聽 (「準」，一作「准」。微，漢)

洛書摘六辟 (「六」，一作「亡」。微，漢)

洛書寶號命 (「號」，一作「予」。見宋書符瑞志)

洛書稽命曜 (見太平御覽)

孔子河洛識 (微)

老子河洛識 (見南齊書符瑞志)

(乙) 易

- 易緯 (宋均注本九卷，鄭玄注本八卷。鄭注今存，即下列乾鑿度至坤靈圖各種。)
- 易緯乾坤鑿度 (二卷。易緯八種本。蒼頡注。)
- 易緯乾鑿度 (二卷。同上。鄭玄注。)
- 易緯稽覽圖 (二卷。同上。同上。)
- 易緯辨終備 (一卷。同上。同上。「終」，一作「中」。)
- 易緯通卦驗 (二卷。同上。同上。一作「通卦驗玄圖」。)
- 易緯乾元序制記 (一卷。同上。同上。)
- 易緯是類謀 (一卷。同上。同上。「是」，一作「筮」。)
- 易緯坤靈圖 (一卷。同上。同上。)
- 易九厄讖 (微。)
- 易河圖數 (微。)
- 易中孚傳 (「傳」，一作「經」。微。)
- 易運期 (微。)
- 易萌氣樞 (微，漢。)
- 易通統圖 (漢。)

元皇介

垂皇策

萬形經

乾文緯

坤鑿度

考靈經

制靈圖

希夷名

含文嘉

(亦名「瑞文」)

稽命圖

廣文

八文大籀

元命包

(以上十三名，俱見乾坤鑿度中太古文目。其大半，經義均俱錄入易緯內，亦有不錄者，未詳其意，今全錄之。)

地靈母經

(女媧著。)

易靈緯

(炎帝、黃帝著。「易」，一作「考」。)

含靈孕

(以上三種見乾坤鑿度下卷。)

緯緯

二五七

易緯卦氣圖（出於孟喜易經章句。）

易內戒（見抱朴子。）

易狀圖（見名畫記。）

易傳太初篇（見蔡邕明堂論。）

易天人應（見金祖望讀易別錄。）

（丙）尚書：

尚書緯（三卷，一作六卷。鄭玄注，即下列數種。見隋書經籍志。）

尚書璇璣鈴（鄭玄注。微，漢，七緯，玉函山房輯佚書——下簡稱「玉」。）

尚書考靈曜（同上。微，七緯，玉。）

尚書刑德做（「做」，一作「放」。微，漢，七緯，玉。）

尚書帝命驗（一作「命令驗」。宋均，鄭玄注。微，漢，七緯，玉。）

尚書運期授（微，漢，七緯，玉。）

尚書帝驗期（「驗」，一作「命」。微。）

尚書五行傳（即尚書大傳中之一部分。鄭玄注，袁鈞輯鄭氏佚書本——下簡稱「佚」。微。）

尚書洛罪級（見隋書經籍志。趙在翰以為是微。）

尚書鈞命決（趙在翰謂是孝經緯之微。）

洪範緯(續)

尚書中候(五卷,一作八卷。宋均、鄭玄注,卽下列諸篇。微,玉,遺,佚。孔廣林輯通德遺書本——下簡稱「遺」,佚。)

中候勅省圖(鄭玄注。微,玉,遺,佚。)

中候握河紀(同上。同上。)

中候運衡(同上。同上。「衡」,一作「行」,「衡」下一有「篇」字。)

中候考河命(同上。同上。)

中候題期,立象(同上。玉,遺,佚。)

中候儀明篇(同上。微,玉,遺,佚。「儀」,一作「義」,一無「篇」字。)

中候苗興(同上。玉,遺,佚。)

中候契握(同上。同上。)

中候洛予命(同上。微,玉,遺,佚。)

中候稷起(同上。同上。)

中候我應篇(同上。玉,遺,佚。一作「我應篇」,一作「我廣」,一無「篇」字。)

中候洛師謀(同上。同上。)

中候合符后(同上。同上。)

中候摘洛戒(同上。微,玉,遺,佚。「摘」,一作「攝」,「戒」,一作「貳」。)

中候霸免（同上。玉，遺，佚。）

中候準繼哲（同上。微，玉，遺，佚。一作準繼哲。）

中候覬期（同上。玉，遺，佚。）

（丁）詩

詩緯（十八卷，一作十卷。宋均注，即推度災以下諸篇。漢。）

詩緯圖（一卷。）

詩推度災（微，漢，七緯，玉。）

詩汎曆樞（微，七緯，玉。「汎」，一作「范」。）

詩含神霧（微，漢，七緯，玉。）

（戊）禮

禮緯（三卷。鄭玄注，即以下三篇。漢。）

禮含文嘉（原三卷。宋均、鄭玄注。微，漢，七緯，玉。）

禮階命徵（微，漢，七緯，玉。）

禮斗威儀（宋均注。微，七緯，玉。）

禮記默房（宋均注二卷，鄭玄注三卷。）

禮積命曜（見太平御覽。）

禮元命包 (見杜佑通典。)

禮瑞命記 (見王充論衡。趙在翰疑為逸禮篇名，未必是緯書。)

(己)樂

樂緯 (三卷。宋均注，即下列三篇。漢。)

樂動聲儀 (宋衷注。微，七緯，玉。)

樂階曜嘉 (微，七緯，玉。)

樂叶圖徵 (微，漢，七緯，玉。「叶」，一作「協」。)

樂五鳥圖 (一卷。見七錄。)

(庚)春秋

春秋緯 (三十卷，一作三十八卷。宋均注，即以下諸種。漢。)

春秋演孔圖 (微，漢，七緯，玉。)

春秋元命苞 (同上。「苞」，一作「包」。)

春秋文耀鉤 (同上。「耀」，一作「曜」。)

春秋運斗樞 (同上。)

春秋感精符 (同上。)

春秋合誠圖 (同上。)

禮緯

春秋考異郵 (同上。)

春秋保乾圖 (同上。宋衷注。)

春秋漢含華 (微，七緯，五。)

春秋佐助期 (微，漢，七緯，五。)

春秋握誠圖 (同上。「誠」一作「成」。)

春秋潛潭巴 (同上。)

春秋說題辭 (同上。以上十三篇，趙在翰謂是春秋之正錄。)

春秋命歷序 (微，漢，五。)

春秋孔錄法

春秋考曜文 (見藝文類聚。)

春秋包命 (見七錄，隋志二卷。趙在翰謂是春秋元命包之誤。)

春秋句命決 (見路史注。趙在翰謂是孝經緯句命決之誤。)

春秋含文嘉 (見白虎通。趙在翰謂是禮緯含文嘉之誤。)

春秋括地象 (見隋杜公瞻編珠。趙在翰謂是河圖括地象之誤。)

春秋玉版讖 (見宋書符璽志。)

春秋文義 (見白虎通。)

春秋內事 (四卷，一作六卷。宋均注。微，漢，玉。)

春秋祕事 (十一卷。見七錄。)

春秋錄圖 (見李善文選注。)

春秋災異 (十五卷。漢末鄭南集圖緯總占爲五十篇。見隋書。)

春秋少陽篇 (見論語疏。)

春秋撰命篇 (見公羊傳疏。以上八種，趙在論語皆是讖類。)

辛 孝經

孝經句命決 (原六卷。宋均注。微，漢，七緯，玉。「句」，一作「鉤」。)

孝經援神契 (原七卷。同上。同上。以上二種，趙在論語是孝經正緯。)

援神句命解詁 (十二篇。後漢翟酺著，一云酺弟子杜真著。)

孝經雜緯 (十二卷，一作五卷。宋均注。見隋志。)

孝經緯 (漢。)

孝經威德拒 (微，漢。)

孝經戴 (玉。)

孝經識圖 (十二卷。見名畫記。)

孝經元命苞 (一卷。見七錄。)

識緯

- 孝經內事 (一卷。宋鈞注。見隋志。)
- 孝經內事圖 (二卷。見七錄。漢、漢、玉。「事」一作「記」。)
- 孝經內記星圖 (一卷。見唐志。)
- 孝經內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 (一卷。見七錄。)
- 孝經古祕授神 (二卷。見七錄。)
- 孝經古祕 (玉。)
- 孝經古祕圖 (一卷。見七錄。)
- 孝經右祕 (漢。)
- 孝經左右握 (二卷。見七錄。)
- 孝經左契 (漢、漢、玉。)
- 孝經右契 (同上。)
- 孝經中契 (漢、玉。)
- 孝經左右契圖 (一卷。見七錄。)
- 孝經契 (漢。)
- 孝經雌雄圖 (原三卷。漢、玉。)
- 孝經異本雌雄圖 (二卷。見七錄。)

孝經分野圖 (一卷, 同上。)

孝經口授圖 (一卷, 同上。)

孝經應瑞圖 (一卷, 見齊志。)

孝經河圖 (五。)

孝經元辰 (二卷, 見唐志。)

孝經皇義 (一卷, 宋均著, 見册府元龜。)

皇靈孝經 (一卷。)

孝經章句 (漢, 王。)

孝經中黃讖 (見宋書符瑞志。)

孝經錯緯 (晉郭璞著, 自孝經元命苞以下二十餘種, 趙在翰謂皆漢屬。)

(壬) 論語

論語讖 (八卷, 一作十卷, 宋均注, 當卽下列八種。「讖」, 一作「緯」。)

論語比考讖 (宋均注, 微, 漢, 王。)

論語撰考讖 (同上, 同上。)

論語摘輔象 (同上, 同上。)

論語摘衰聖 (同上, 同上, 一作「論語摘衰聖承遺讖」, 又「衰」或作「衰」, 或引作「衰」。)

緯緯

論語陰騭識 (同上。同上。)

論語素王受命識 (同上。漢, 注。)

論語糾滑識 (同上。同上。『糾』, 一作『紀』。)

論語崇爵識 (同上。同上。)

(癸) 總說及未詳所屬者:

書易詩孝經春秋河洛緯祕要 (一卷。見七條。)

五帝鈞命決圖 (一卷。見附志。)

靈命本圖 (一卷。)

辨靈命圖 (一卷。以上二種見名畫記。)

內讖解說 (二卷。後漢楊統著。見益都書齋傳。)

遁甲開山圖 (漢。)

孔老讖 (十二卷。)

尹公讖 (四卷。)

劉向讖 (二卷。)

雜讖書 (二十九卷。)

堯戒舜禹 (一卷。)

孔子王明鏡 (一卷)

郭文金雄記 (卷一)

王子年歌 (一卷)

嵩高道士歌 (一卷) 以上九種，見附志引七錄。

在燬燼之餘的斷簡殘編中撥拾出來的尚有這洋洋一大篇目錄，那麼，倘使不遭若干次焚禁之殃，它的滋生和蔓延的力量將有多大？這豈不是一個可以驚人的數目嗎！

以上的目錄，我們固然不能加以精密的估計（因其中必有重複及脫漏），但亦不妨作一粗疏的百分數，看出哪些方面是爲多量的繚緯所附着的。

(甲) 河圖洛書

一一二·八

(乙) 易

一六·一

(丙) 尚書

一三·四

(丁) 詩

二·二

(戊) 禮

三·五

(己) 樂

二·二

(庚) 春秋

一三·〇

(辛) 孝經

一五·七

繚緯

二六七

(壬) 論語

四·四

(癸) 總說及未詳所屬者

六·七

合計

一〇〇〇〇

在這個表裏，可見讖緯以河圖、洛書爲最多，幾佔全數四分之一。易次之。孝經又次之。尚書又次之。春秋又次之。其他皆不多。所以然之故，因爲河出圖，洛出書，本是一段神話（神話如何，下面再講），毫無實物，只要你會得海闊天空般瞎講，不論什麼都可以算作河圖、洛書範圍內的東西。至于易，是三聖傳心的，尚書，是記載古事的，孝經和春秋又是孔子的真傳（緯書中說孔子曾講過「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的話），所以依附着的讖緯也就不少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所見的讖緯的分量不即是當時所有的讖緯的分量。我們所見的讖緯，很多是鄭玄、宋均注的，因爲有了他們的注，各家書中援用遂多。這些都是高等的讖緯，其所記述比較合於理性，故能爲士大夫們所不棄。至於下等的讖緯，早散失了。這種東西是愚民所爲，既經成爲風氣，一時數目必多。可惜爲經師和文人所輕視，全不能保存下來，給我們瞧一瞧。

我們在上邊的目錄中再可以知道一件事，便是在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只有圖書祕記和尚書五行傳兩種。上一種在天文類，雖有「圖書」之名，並不能斷定它是讖緯。下一種本是尚書大傳的一部分，我們說它與緯書的性質相同，開緯書之源則可，說它即是緯書則不可。所以在漢志裏，我們可以說沒有緯書。漢志是根據七略的，讖緯諸書如果在劉向、歆父子們校書的時候已具備了，則即使不見於六藝

略亦將見於數術略，何以他們一切不收呢？向、歆父子的思想學術，讖緯書與之印合的甚多，況且那時的校書也並無「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成見，房中術、劾鬼術諸書尚連篇累牘地登載，必不會獨苛於讖緯；爲什麼讖緯諸書竟一切不被收呢？所以我們可以說，他們不錄讖緯書，沒有別的原因，只因那時沒有這種東西，這種東西是在向、歆父子校書之後纔出現的。到唐人編錄隋書經籍志時，讖緯書業已經過許多次的焚禁了，又苦不能詳知其目的。我們明白了這個情形，則不但乾坤鑿度書端所寫的——

「庖犧氏先文，

公孫軒轅氏演古縮文，

蒼頡脩爲上下二篇」

的話不可信，即隋書經籍志所謂——

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

把這些東西移到孔子及前漢時的亦不可信。零碎的「讖」固然早已有之，但其具有緯的形式，以書籍之體制發表之者，當始於王莽之後。至於「緯」的一名，西漢人從未提起過，其起於東漢時亦無疑義。四庫提要說：

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史記自序引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書蓋寬饒傳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爲易緯之文，是也。

這似乎緯書已在司馬遷以前存在了。可是，緯書出在西漢之後，它不能引用西漢人所作的易傳嗎？何以見得這一定是司馬遷們引的緯書呢？

緯書至什麼時候止？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

易緯七卷。……其間推陰陽卦直至唐元和中，蓋後世術士所附益也。按七緯之名無乾元序制。

可見緯書中的材料也有甚後插入的。

我們從以上許多話中可以歸納出識緯書的時代：它至早不能過王莽，至遲可以到唐，其中的材料大部分是東漢初期的。於是我們可以在識緯書中抽出它們所記載的古史，而觀察東漢初期的人的古史觀念。（這一派的思想起於齊學，恐怕騶衍應做他們的老祖師。下面所錄的他們的古史說，自當有戰國以來沈澱在下層而至此時方透露的，本不能說它完全是西漢末和東漢初的思想和傳說。但是，這許多材料，哪些是戰國的，哪些是秦、漢間的，哪些是西漢的，哪些是漢、新間的，哪些是東漢的，本文上固沒有說明，我們也苦於旁證不足，無從判別。所以只得把它的出現時代算作它的發生時代。將來研究較深，或能理出一個頭緒來，分別其年代的先後，也未可知。）

其一，天地開闢之說，我們以前在講騶衍及淮南子時曾鈔出些，但他們關於這方面的學說實在太空洞。現在，緯書中就有具體的記述了：

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每紀爲二十六萬七千年，凡世七萬六百年。

一日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維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叙命紀，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春秋命歷序，路史前紀引。）

天地開闢，甲子冬至，日月若懸璧，五星若編珠。（尚書中候，初學記等引。）

天地開闢，曠滿舒光，勞而不圖。（尚書緯考靈曜，文選注引。）

其二，三皇之說，以前我們在史記秦始皇本紀，封禪書和漢書郊祀志中知道是天皇、地皇、泰皇，或稱爲天一、地一、泰一。現在，泰皇在緯書裏失了勢了，人皇抵了他的缺了。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淡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

地皇十一頭，火德王。一姓十一人，與于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

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使風雨，出陽谷，分九河。（以上均春秋命歷序，藝文類聚及路史等引。）

人皇出於提地之國，九男，九兄弟相似，別長九國。離良地精女出爲之后。（同上，太平御覽引。）

人皇氏依山川地土之勢，裁度爲九州，謂之九圍。九圍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同上，路史引。）

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爲九州，長天下。（春秋緯，御覽引。）

天皇於是樹元陳樞以立易威。（春秋緯保乾圖，路史注引。）

讀此可知人皇卽九頭紀，九頭紀是以九州之說爲其背景的。天皇以木德王，地皇以火德王，與相生的

五德系統合，而人皇以何德王則沒有說。

但三皇之說，緯書中也有不說是天、地、人三皇的：

三皇，慮、燧、燧人，神農。慮者別也，燧者獻也，法也。虞、犧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慮」也。燧人始鑿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燧」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詩緯含文嘉，風俗通義等引。）

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春秋緯運斗樞，風俗通義等引。）

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春秋緯元命苞，文選注引。）

三皇三正，伏羲建寅，神農建丑，黃帝建子。（禮緯稽命徵，古微書引。）

這些說中的三皇各不相同，詩緯說是伏羲、燧人、神農，春秋緯說是伏羲、女媧、神農，禮緯說是伏羲、神農、黃帝。惟亦有相同之點，則它們均以伏羲居三皇之首，又均以神農收入三皇之內也。

其三，五色之帝，我們以前在史記封禪書裏也見到，但沒有很多的敘述。現在，緯書中這一類的材料卻是最多的了：

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尚書緯帝命驗，御覽古禮等引。）

太微官有五帝座星。蒼帝春起受制，其名靈威仰。赤帝夏起受制，其名赤熛怒。白帝秋起受制，其名白招拒。黑帝冬起受制，其名汁光紀。黃帝季夏六月土受制，其名含靈紐。（春秋緯文耀鉤，
圖禮疏引。）

東宮蒼帝，其精爲青龍。南宮赤帝，其精爲朱鳥。西宮白帝，其精爲白虎。北方黑帝，其精爲玄武。中宮大帝，其尊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同上，
史記素滌引。）

天有五帝，五星爲之使。（春秋緯元命苞，
開元占經引。）

歲星帥五精聚於東方七宿，蒼帝以仁良溫讓起。熒惑帥五精聚於南方七宿，赤帝以寬明多智起。填星帥五精聚於中央，黃帝以重厚聖賢起。太白帥五精聚於西方七宿，白帝以勇武誠信起。

五星從辰星聚於北方，黑帝起。以宿占國。（春秋緯運斗樞，
開元占經引。）

赤熛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鎮，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璣中宿之分也。（春秋緯文耀鉤，
史記素滌引。）

蒼帝之爲人，望之廣，視之專，長九尺一寸。赤帝之爲人，視之豐，長八尺七寸。（春秋緯含樞圖，
初學記引。）

赤帝銳頭。黑帝大頭。（樂緯叶圖微，
御覽引。）

黃帝冠黃文。白帝冠白文。黑帝冠黑文。（春秋緯葉圖微，
初學記引。）

蒼帝起，蒼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

雲扶日。（洛書靈樞經，初學記等引。）

蒼帝將亡則麒麟見泄。黃帝將亡則黃龍墜。玄帝將亡則靈龜執。白帝將亡則她有足伏如人。

（春秋緯合誠圖，開元占經引。）

赤帝亡，五郡陷。黑帝亡也狼胡張。黃帝亡也黃星墜。白帝亡也五殘出。蒼帝亡也大禮替

星出。（尚書緯運期授，開元占經引。）

赤帝之滅日消小。（春秋緯天命苞，開元占經引。）

黑帝亡，二日並照。（尚書緯考靈曜，御覽引。）

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春秋緯保乾圖，文選注引。）

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滅翼者斗，滅斗者虛，滅虛者房，五星之精。（春秋緯感精符，

公羊疏引。）

蒼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都。……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也枉矢射參。（尚書緯運期授，

詩正義及御覽引。）

照前邊說的看來，五帝是天上太微宮中的五座星，不是人王。但也各有其世數，歲數，以及五德之運，滅亡之徵，似乎又是人王。所以然者何？這些緯書的作者是把天神和人王的界限打通了的。他們覺得人間的五帝（全史五德系統表所列）和天上的五帝（太微宮五星）是一非二。降則在地，神即人也，陟則在天，人即神也。所以他們說的蒼帝，是歲星、天皇、太皞、帝嚳、周王的一個集合的名詞，他們說的

赤帝，也是熒惑、地皇、炎帝、帝堯、漢皇的一個集合的名詞。所以蒼帝、赤帝……都不是某一人的專名。

其四，因為他們有了這種天人合一的信仰，所以就有許多的感生之說出現。但感生之說是發生得很早的，商頌的玄鳥，大雅的生民，把商、周兩民族都算作上帝降生的了。就是秦，也有「玄鳥隕卵」的故事見於史記秦本紀。緯書中的記載，固不能說是西漢後發生的思想，但其用了五行相生的系統來支配感生說，則確是西漢末年的學說所造成的事實。今為便於對照起見，把全史五德系統表再鈔一遍在這裏。

- | | | | |
|-----|---------|---------|------|
| (木) | 1 太皞伏羲氏 | 6 帝嚳高辛氏 | 11 周 |
| (火) | 2 炎帝神農氏 | 7 帝堯陶唐氏 | 12 漢 |
| (土) | 3 黃帝軒轅氏 | 8 帝舜有虞氏 | (注) |
| (金) | 4 少皞金天氏 | 9 伯禹夏后氏 | |
| (水) | 5 顓頊高陽氏 | 10 商 | |

(注)不書「13新」者，因緯書起時，新已亡滅，緯書中更無為王氏作宣傳之辭也。

於是緯書中的感生說可以照了這個次序排列起來了。

1 太皞伏羲氏(木)：

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戲。(神緯含神靈，御覽等引。按：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震為雷，故其地為雷澤。)

華胥履跡，怪生皇極。（孝經緯鉤命訣，御覽等引。）

2 炎帝神農氏（火）：

少典妃安登遊于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農，人面，龍顏。好耕，是謂神農，始爲天子。（春秋緯元命苞，路史注等引。）

（附）赤龍感女媧。（詩緯含神霧，北堂書鈔引。按：此條未明言感而生者爲誰。惟春秋緯既以女媧次伏羲之後，則亦認女媧爲赤帝，感而生者或卽女媧。如其非也，則作者之意當爲赤龍感女媧而生神農也。）

3 黃帝軒轅氏（土）：

大電繞北斗樞，照郊野，感附寶而生黃帝。（詩緯含神霧，初學記等引。）

附寶出，降大靈，生帝軒。（孝經緯鉤命訣，御覽引。）

4 少皞金天氏（金）：

黃帝時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而生白帝朱宣。（春秋緯元命苞，文選注引。按：此雖未明言少皞，但黃帝時生的白帝，含少皞外更無他人，故賈逵云「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國讖所謂帝宣也。」）

5 顓頊高陽氏（水）：

攝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詩緯含神霧，初學記等引。按：水色黑，此云正白，似不合，然湯亦水德，乃云「扶都見白氣貫月，感黑帝生湯」，此正與之同。他們所以如此，當自有一種解釋，但我們不知道耳。）

6 帝嚳高辛氏（木）：

未見。(按，各帝皆有感生之文而此獨缺，蓋例未被引，遂致失傳也。)

7 帝堯陶唐氏(火)。

慶都與赤龍合昏，生赤帝伊祁，堯也。(辭錄含神靈，初學記等引。)

堯母慶都，有名於世，蓋火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之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形像火帝，常有黃雲覆蓋之。夢食，不飢。及年二十，寄迹伊長孺家，無夫。出觀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隨之者。有赤龍負圖出，慶都讀之，云「赤受天運」。下有圖，人衣赤光，面八彩，鬚髮長七尺二寸，兑上豐下，畧曰「赤帝起誠天下寶」。奄然陰風四合，赤龍與慶都合婚，有娠，龍消不見。既乳堯，貌如圖表。及堯有知，慶都以圖予堯。(春秋緯合誠圖，御覽等引。)

8 帝舜有虞氏(土)。

姚氏縱華感樞。(尚書緯帝命驗，初學記引。按，此句之義為姚氏感樞星而生重華。)

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詩緯含神靈，御覽引。)

9 伯禹夏后氏(金)。

禹，白帝精，以星感。修紀山行，見流星，意感栗然，生姁戎文禹。(尚書帝命驗，御覽引。)

夏，白帝之子。(春秋緯元命苞，禮記正義引。)

命星貫昴，修紀夢接生禹。(孝經緯鉤命訣，御覽引。)

10 商(水)：

契母有娥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衝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詩緯推度災，古微書引。)

玄鳥翔水，遺卵于流。娥簡狄吞之，生契，封商。(尚書中候，御覽引。)

扶都見白氣貫月，感黑帝生湯。(詩緯含神靈，御覽引。)

殷，黑帝之子。(春秋緯元命苞，禮記正義引。)

11 周(木)：

蒼耀稷生感跡昌。(尚書中候稷起，詩正義引。)

周本后稷，姜原游閼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春秋緯元命苞，御覽等引。)

周，蒼帝之子。(同上，禮記正義引。)

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同上，初學記引。)

太任夢長人感己，生文王。(詩緯含神靈，御覽引。)

孔子案錄書，含觀五常英人，知姬昌為蒼帝精。(春秋緯感精符，御覽引。)

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

周蒼。(春秋緯元命苞，文選注等引。)

12 漢(火)：

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媧，劉季興。(詩緯含神靈，藝文類聚引。)

庶人爭權，赤帝之精。（春秋緯文耀鉤，御覽引。宋均注：「庶人，項羽，劉季也。」）

劉媪夢赤鳥如龍，戲己，生執嘉。執嘉妻含始游維池，赤珠上刻曰：「玉英，吞此者為王客。」以

其年生劉季為漢皇。（春秋緯握誠圖，史記正義及御覽引。）

（附）孔子：

孔子母徵在游於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己。己往，夢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故曰玄聖。（春秋緯演孔圖，藝文類聚等引。）

丘，水精，治法為赤制功。（春秋說，公羊疏引。）

黑龍生為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同上，同上。）

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論語撰考議，禮記正義引。）

孔子所以會成黑帝之子，並不是把他算作「介於木（周）火（漢）之間」的閩統，乃是從三統說的黑統來的。當漢武帝時，一班儒者為「夏時」作鼓吹，說夏是黑統，商是白統，周是赤統，三統循環，周後應復為黑統，而孔子作春秋以當新王，用夏時，即他自居于黑統。「玄聖」之號，大約即於是時發生。他既為黑統，又號玄聖，約定俗成，匪伊朝夕，故雖在五行相生的感生說中亦只得成為黑帝之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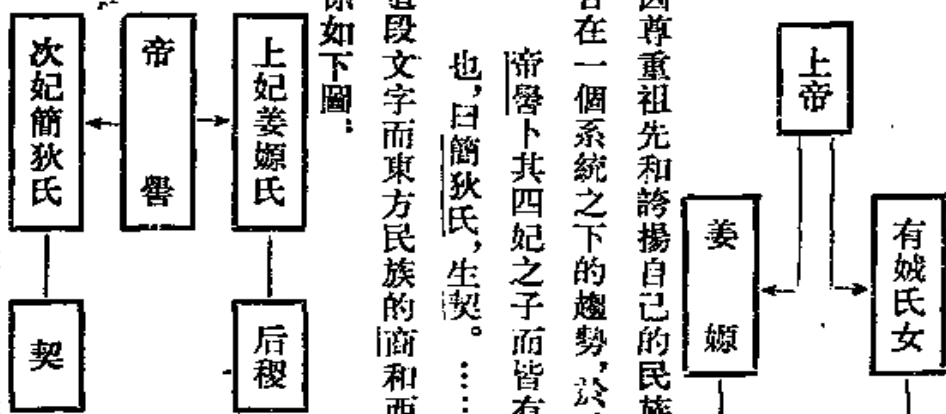
我們借着記載感生說的機會，可以討論一個有趣的問題了。

在玄鳥和生民裏，使我們知道殷、周二民族對於他們的祖先的觀念如下圖：

這都因尊重祖先和誇揚自己的民族，所以冒充為上帝的子孫。但到了戰國，許多民族為統一的要求而有結合在一個系統之下的趨勢，於是又有帝繫姓中的一段話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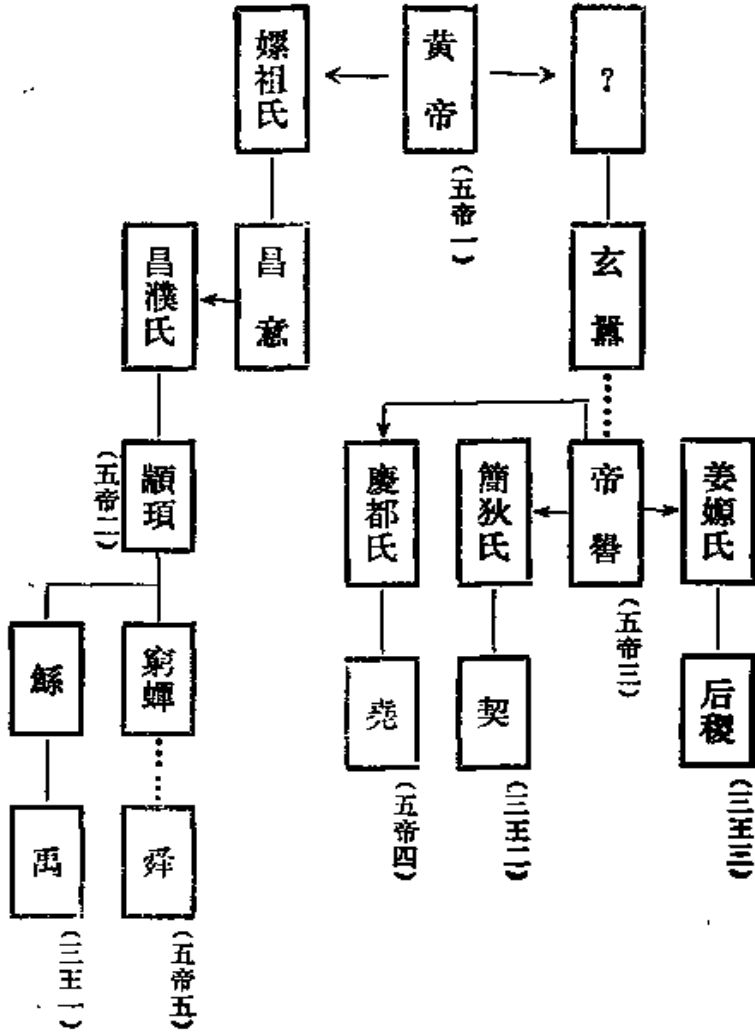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郃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生契。……

有了這段文字而東方民族的商和西方民族的周成了同父昆弟，姜嫄和簡狄也成了同夫之婦了。他們的關係如下圖：



詩經裏寫的由玄鳥降生的契和履跡而生的后稷，到這時都有父了！這是古史傳說的一個大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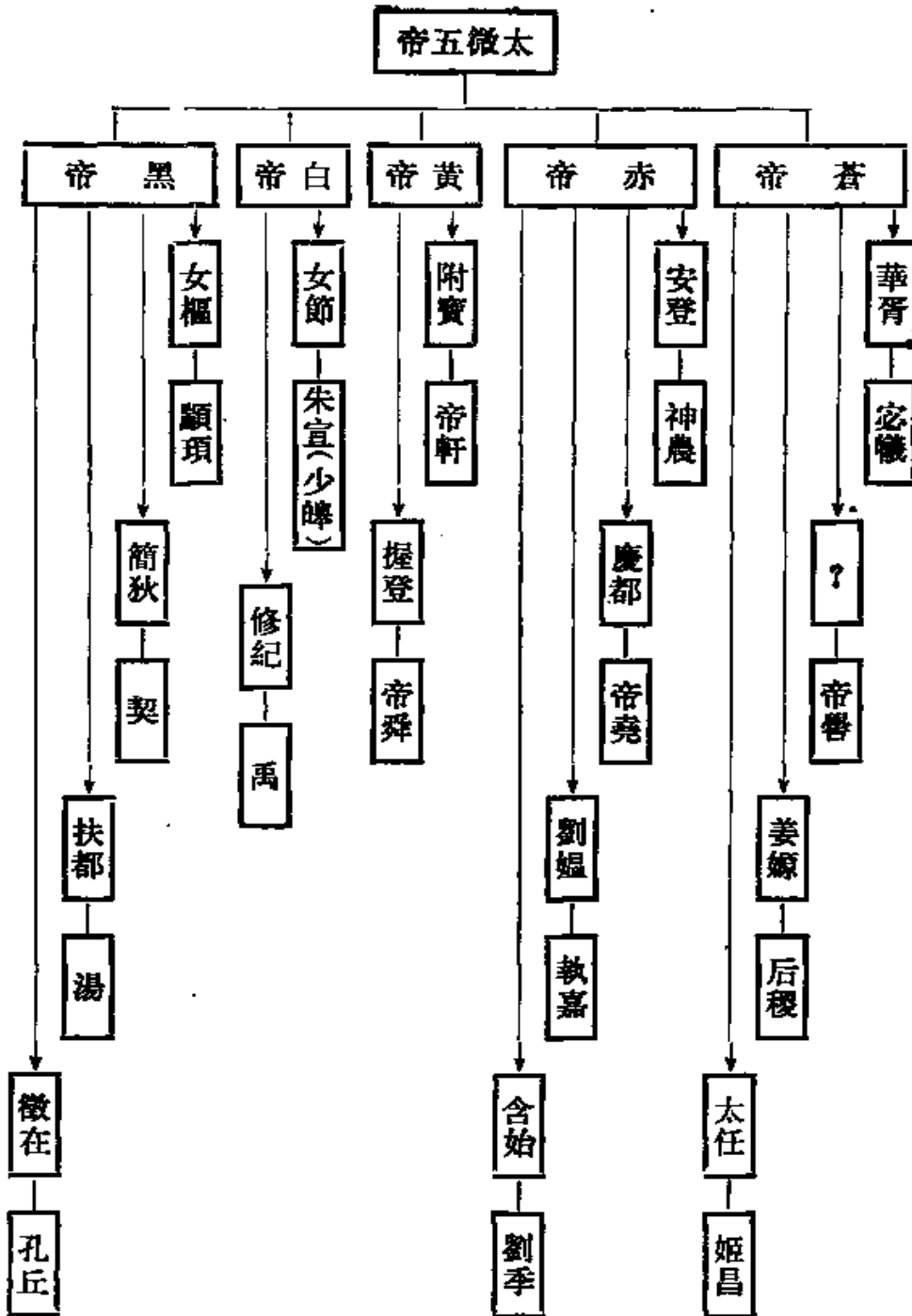
從這個系統再發展出去，成了五帝、三王同源說。



感生之說到了這時，可謂完全打破。所以後來，就是五行色彩極濃重的世經也不能不承認帝繫姓中的世系。

可是，到緯書出現，感生說復活了，帝繫姓中的世系又被打倒了！而且感生說的復活不是像詩經

中的零碎故事似的，是有組織的，是在一個系統下的。我們要替它畫起圖來，應如下式：



我們得到了這個結論，試把以前的世系說和它作一個比較表，如下：

<p>緯書以前的世系說</p>	<p>緯書中的感生說</p>	<p>附記</p>
<p>未見</p>	<p>華胥履雷澤之大跡生伏羲</p>	<p>此即用姜嫄生后稷之方式。</p>
<p>少典娶于有蟠氏生炎帝(國語)</p>	<p>安登感神龍生神農</p>	<p>春秋緯亦言「少典妃安登」。</p>
<p>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黃帝(國語)</p>	<p>附寶感大電生帝軒</p>	
<p>黃帝娶嫫祖氏產青陽(帝繫)</p>	<p>女節夢接大星生朱宣(少皞)</p>	
<p>黃帝之子青陽，其子孫名摯(世經)</p>		
<p>黃帝娶嫫祖氏產昌意，昌意娶昌濮氏產顓頊(帝繫)</p>	<p>女樞感搖光生顓頊</p>	

<p>緯書以前的世系說</p>	<p>緯書中的感生說</p>	<p>附記</p>
<p>黃帝傳二世至蟠極，蟠極產帝<small>(帝繫)</small></p>	<p>未見</p>	
<p>帝嚳娶慶都氏，產帝堯<small>(帝繫)</small></p>	<p>慶都無夫，與赤龍合婚而生堯</p>	<p>緯書以有夫爲無夫，此條最顯。</p>
<p>黃帝傳七世至瞽瞍，瞽瞍產帝舜<small>(帝繫)</small></p>	<p>握登感大虹(或樞星)而生舜</p>	
<p>顓頊產鯀，鯀產禹<small>(帝繫)</small></p>	<p>修紀感流星生禹</p>	
<p>帝嚳次妃簡狄氏產契<small>(帝繫)</small></p>	<p>簡狄吞玄鳥卵生契</p>	
<p>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small>(史記)</small></p>	<p>扶都感黑帝生湯</p>	
<p>帝嚳上妃姜嫄氏產后稷<small>(帝繫)</small></p>	<p>姜嫄履大人跡而生后稷</p>	
<p>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劉媪<small>(史記)</small></p>	<p>劉媪夢赤鳥生執嘉，執嘉妻含始吞赤珠生劉季</p>	<p>緯書中，高祖的世系伸長了一代。</p>

把這兩種說一比較，顯見得上一說要把向來無父的說成有父（如契、后稷），下一說要把向來有父的說成無父（如堯、執嘉）。他們都是先有了學說的系統而後把史事配上去的，所以千萬年間發生的事實會得受範於完全不同的兩個模型。郭沫若先生說：

中國有史以前之傳說，其可信者如帝王誕生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而且均係野合，這是表明社會的初期是男女雜交或血族羣婚。（卜辭中之古代社會）

我覺得這句話說得未免太早些。中國有史以前的社會，或男女雜交，或血族羣婚，都是可以有的事，但這個問題的材料決不能取自感生說，因為感生說的目的只在說明帝王是天神的化身，他借了一個女子的肉體而下凡，並不是說帝王的母親與人雜交，故不可知其父。否則，漢高祖的祖母夢赤鳥而生執嘉，其母又夢赤珠而生他，難道到了周、秦之間還是一個男女雜交或血族羣婚的社會嗎？

其五，帝王之生既為天神的化身，帝王之成功也應當出於天的意志，所以就有了「受命」之說。受命說也是起得很早的。我們看詩經，就有以下許多話：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商頌玄鳥）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帝命式于九圍。（商頌長發）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大雅文王有聲）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周頌昊天有成命）

看尚書，又有以下這許多：

天休于寧王（寧，應作文，下同），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大雅）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康誥）

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君奭）

像這類的話不知多少。凡是真的詩、書之文而又說到國家大事的，其思想無不為「受命」的一個中心觀念所支配。可是他們說的受命的話雖多，而所記的受命的事實卻甚空洞。甚至於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大雅文王），不啻自己揭穿了內幕。但也有幾段說得「活靈活現」的，如：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

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大雅皇矣）

在這一篇詩裏，上帝是十分人格化的。他俯看四方只有周國為好，他就西行到周，替他們培養好了樹木，又指示王季和文王以作君的方法，又詔告文王以伐崇的陣容。經他處處輔導之後，文王遂得成就了王業。

這是一個有說話有動作的上帝了。可是這些說作只有王季和文王看到聽到，他對於一班民衆依然是「無聲無臭」。民智日開，專在帝王口中講出來的上帝不再能吸收全部民衆的信仰了，所以戰國時就有「封禪說」出現，主張帝王受命時應有實物作證據。這實物的證據喚作「符瑞」，有了這個受命的符瑞

而成功，纔能舉行封禪的典禮。

史記封禪書說：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遠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廊上之黍，比日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這段話當然不是真的齊桓和管仲的話（大夏、流沙，決非春秋時的齊君所能到），但總是戰國人的。在這一段話裏，可見要行封禪的典禮，一定要先受命，又要東海致比目魚，西海致比翼鳥，以及鳳凰、麒麟、嘉穀……等十五件符瑞不召而自至，方可辦得。他雖沒有說明受命與符瑞的關係，但同爲封禪典禮的必要條件，則即說這些符瑞爲受命的徵應，亦無不可。

但這些符瑞是一律的。無論是誰，只要去封禪，就已具備了這些符瑞了。到劉衍創立五德轉移說，以爲五德各有其符應，於是受命的符瑞始有五種固定的方式。見於封禪書的最早的一段，就是本講義中常常引用的：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

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有了這五種方式，於是每一個帝王起來時，就有他的某德之運之下的符瑞出現。有了這個某德的符瑞，就可說受命於天，到泰山去封禪了。可惜商、周之初還不曾有這些故事，不然，「銀自山溢」和「赤鳥之符」倘使編入詩、書裏，豈不是把「皇矣」的上帝更點綴得有聲有色嗎？

自從有了騶衍之說，經歷了二百年，到緯書出現，這受命的符應真被講得如火如荼。今也依了帝王的次序，鈔在下面：

1 黃帝（土德）：

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春秋緯演孔圖，藝文類聚等引。）

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春秋緯元命苞，詩正義引。）

2 堯（火德）：

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春秋緯元命苞，文選注引。）

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集發，藏之大麓。（春秋緯運斗樞，御覽引。）

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堯，以赤玉爲匣，長三尺八寸，厚三寸，黃金檢，白玉

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春秋緯合誠圖，初學記等引。）

3 舜（土德）：

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

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板，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其威，曰：「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爲流星，上人昂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樞當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歎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禪舜。（論語比考錄，藝文類聚等引。）

舜之將興，黃雲升于堂。（春秋緯演孔圖，御覽引。）

舜以太尉受號，卽位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中月，與三公諸侯臨觀河洛。有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愛人水而前去。圖以黃玉爲匣，如櫃，長三尺，廣八寸，厚一寸，四合而有戶，白玉檢，黃金繩，芝爲泥，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五字，廣袤各三寸，深四分，鳥文。舜與大司空禹，臨侯望博等三十人集發，圖玄色而緋狀，可舒卷，長三十二尺，廣九寸，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春秋緯運斗樞，御覽等引。）

4 禹（金德，黑統）：

天命以黑，故夏有玄珪。（禮緯稽命徵，禮記正義引。）

文命之見侯期門，靈龜穴處，玄龍御雲。（春秋緯演孔圖，御覽等引。）

5 湯（水德，白統）：

天乙在亳，夏桀迷惑，諸鄰國饋負歸德。東觀平洛，降三分沈璧，退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

出，躋于壇，黑鳥以雄隨，魚亦止，化爲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符」。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尚書中候洛于命，御覽等引。）

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禮緯稽命徵，禮記正義引。）

湯里七十，內懷聖明。夏民不康，天果命湯。白虎戲朝，白雲入房。（春秋緯演孔圖，藝文類聚等引。）

5 文王、武王等（木德，赤統）。

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鄙，止于昌戶，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尚書中候我應，御覽等引。）

火離爲鳳凰，銜丹書入于文王之都。文王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春秋緯元命苞，詩正義等引。）

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同上，文選注引。）

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禮緯稽命徵，禮記正義引。）

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同上，詩正義引。）

渡于孟津，太子發升于舟。中流，受文命，待天謀，白魚躍入於王舟。王俯取魚，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目下名授右，曰「姬發遵昌」。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尚書中候合符后，御覽等引。）

武王觀于河，洛，沈璧，禮畢且退。至于日昧，榮光並塞，青雲浮洛，赤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

之而去。(同上,初學記等引。)

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周公差應沈璧于河。至于日昃,榮光汨河,青雲浮至,青龍仰玄甲臨壇上躋,止圓滯。周公視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秦、漢事。(尚書中候通洛戒,開元占經等引。)

7 漢高祖(火德)及孔子(黑統):

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郡,有赤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街,見前初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汝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誦,字時喬,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有所見,一禽如麋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兒發薪下麟視孔子,孔子趨而往,茸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曜興,玄丘制命帝卯金。」(孝經石契,搜神記等引。)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纓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同上,北堂書鈔等引。)

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赤帝後,次代周。(春秋緯演孔圖,後漢書注引。)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春秋傳漢合學，公羊疏引。）

孔子曰：「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德，為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同上，同上。）

丘，水精，治法為赤制功。（同上，同上。）

黑龍生為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同上，同上。）

玄丘制命，帝卯行也。（春秋傳漢孔圖，文選注引。）

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運」。（同上，白孔六帖等引。）

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替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

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同上，公羊疏等引。）

孔子論經，有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同上，御覽等引。）

從以上許多條看來，我們可以歸納出緯書中的受命說的幾種方式：

甲，沿襲相生的五德轉移說而定出各色的符應。如黃帝的黃雲，堯的赤龍，赤玉，舜的黃雲，黃龍，黃玉，湯的黑鳥，黑玉，周的青雲，青龍。

乙，沿襲三統說（或相勝的五德轉移說）而定出各色的符應。如禹的玄珪，玄龍，湯的白虎，白狼，白雲，周的赤雀，赤龍，丹書。

丙，他們新發明的河、洛的圖書，定爲受命的必要條件。凡是一個新天子，或將做天子的，一定要「臨觀河、洛」（他們不到泰山去封禪了！想來因泰山離東、西漢的國都太遠，不若河、洛的近便的緣故）。他們收受圖書的手續如下：

1 臨觀河、洛，沈璧行禮。

2 榮光起，某德之色的雲浮至。

3 某德之色的龍（或鳳皇，或魚，或雀）負圖出（或化圖，或銜書），龍沒而圖在。

4 圖是用某德之色的玉爲匣的，其封泥上蓋的印章是「天某帝符璽」五字（某帝之某，卽某德之色）。

5 拿匣子打開，其中有卷着的圖，寫着天地的祕密。

6 應當禪讓的於是行禪讓禮；應當征伐的於是興師征伐。

這可稱爲最有具體表現性的受命！

丁，漢高祖的受命之符是孔子替他收受的，春秋末「西狩獲麟」，麟是木德的象徵，被獲則木德盡而火德起，故孔子感麟而作春秋，爲赤劉制法。春秋作成後，天上又有漢的受命之符掉下來。

天人之應，親切如此！凡是作到天子的，其有天上的根據又如此！可是，這種符應何其與王莽時的符應相類呢？王莽傳云：

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哀章……見葬居攝，卽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邦）傳予黃帝金策書」……書言「王莽爲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璽，……下書曰：「……皇天上帝降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其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卽真天子位。」

王莽特不幸而敗亡罷了。倘使他成功，這「銅符帛圖」和「銅匱兩檢」豈不成了黃龍送來的最真實的受命之符？這受帝之符放在世上，傳之子孫，大家可以看得，比了詩、書中的上帝但有君主替他傳話的，豈不更可信據了嗎？

於此，我要講幾句題外的話。論語中孔子自歎的「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和易繫辭傳中所說的「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一定要在緯書出現之後纔能發生意義，這兩句話應非古本的論語和易傳所可有。此事當在下面敘述「河圖、洛書」的專章時詳論之，今姑發凡於此。

其六，在感生說和受命說中，他們對於相生的五德轉移的系統雖有時並不嚴格地刻畫，但大體上總是遵守的，現在還有一種「多瑞說」，固然也從五德說出發，但結果反足以打破五德說，因爲他太貪多了，具備一德的天子也要包羅其他四德的祥瑞了。現在鈔出幾條：

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無主，月圓而多耀，填星黃而多暉，宮星黃大，其餘六星輝光四起，祥風至，甘露降，嘉穀並生，蒙水出於山，河海夷晏，而遠方獻其珠英，蔓竹紫脫爲之常生，

鳳皇集於苑林。

君乘木而王，其政昇平，則日黃而青暈，月清明，海夷，草木豐茂，山車垂句，福草生于廟中，松柏爲常生，有人參生，東海、南海輸以蒼烏。

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日黃中而赤暈，日赤明，祥風至，地生朱草，梧桐楸豫章梓爲常生，南海輸以文狐駿馬。

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則日黃中而白暈，月白明，太白揚光，嘉雨時至，芳桂蘭芝常生，黃銀見，紫玉見於深山，江海出大貝明珠，麒麟在郊。

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日黃中而黑暈，月黑明，辰揚光，景星見，醴泉出，河漵，江海著其神象，龜被文而見，北海輸以白鹿。（禮緯斗威儀，開元占經等引。）

本來某一德的天子只能取得一瑞或二瑞，現在竟多至十餘瑞了。本來所得之瑞必與其德的顏色相應，現在居水德的可以得白鹿，居金德的可以得紫玉了。但這裏所講的祥瑞還是與五德不甚差池的。更有一種多瑞說，則超出於五德之數以外。其說如下：

王者德至於天，則日抱戴，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德至於地則華幸感，嘉禾生，莢萸起，秬鬯出。

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德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澤阜出萑蒲。

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生大貝，海出明珠。

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芝草生。

德至鳥獸則鳳皇來，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動，狐九尾，雉白首，白鳥下，白鹿見。（孝經緯援神契，

禮記正義、藝文類聚等引。）

這裏所說的祥瑞，與上面所說的五德之王的祥瑞大略相同，但不必其德之王纔可有某瑞，只要一個王的德及到哪裏，那邊即可有祥瑞顯現。感生和受命的符瑞，只有開國之君纔有，繼體守文之君是得不到的。現在這種多瑞說，凡是天子，只要他德能及物，便什麼都可具備，這就很適宜於繼體守文之君的享受了，所以這種學說起來之後就風靡於一時。我們試看：

章帝元和二年，鳳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青龍，黃鶴，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鳥，赤鳥，白兔，白鹿，白鶴，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東觀漢紀）

曰蒼稽古帝魏，武哲欽明文思，……故靈符頻繁，衆瑞仍章，通政辰修，玉燭告祥，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於華澤，鳳鳥鳴于高岡，麒麟依于園籬，紺虎類于坳壑，鹿之麋麋，載素其色，雉之朝雉，亦白其服，交交黃鳥，信我中雷，條條嘉苗，吐穎田疇。（魏何晏瑞頌，藝文類聚引。）

讀此可知在東漢三國之時，一說到祥瑞，就是開出一大篇鳳皇、麒麟、白虎、黃龍的賬。這和五德說的符應極相反，而和傳說中的晉仲所告齊桓公的封禪說，說必須有了十五種祥瑞始得封禪的卻甚相似。

自從這原始的封禪說（在五德說未發生以前的符瑞說）復活，而五德說便漸漸地被打消了！

這種多瑞說對於古史的影響怎樣呢？我們也可在緯書裏尋出許多材料來：

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禮緯含文嘉，藝文類聚等引。）

神農修德作耒耨，地應以醴泉，天應以嘉禾。（同上，御覽等引。）

黃帝軒轅提象配永循環，天地休通，五行期化，鳳皇巢阿閣，欒樹，麒麟在囿，鸞鳥在儀。（尚書中

候，河紀，詩正義等引。）

帝堯即政七十載，祇德匪懈，景星出翼，鳳皇止庭，朱草生郊，嘉禾孳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

（同上，御覽等引。）

文命盛德，俊又在官，則朱草生郊，醴泉出山。（尚書中候立象，御覽引。）

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歸政于成王，太平，制禮作樂而治，鸞鳳見，莢

莢生，嘉禾莖長五尺，三十五穗。（尚書中候攝落戒，詩正義及御覽等引。）

成，康之隆，醴泉湧出。（春秋命歷序，後漢書注等引。）

有了這一方面的鼓吹，於是造成了宋書符瑞志的三大卷紀載。

其七，帝王既是天帝感生，自當有許多特別的相貌，為常人所不能有的。這一類的信仰，在戰國時

已甚普遍。例如：

文王十尺，湯九尺。（孟子告子）

禹跳，湯偏，堯、舜參牟（眸）子。（荀子非相）

但孟子卻說：「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荀子也說：「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則相術起得甚遲，且為儒者所羞稱可知。然而一到讖緯書中，孟子、荀子所聽得的堯、舜、禹、湯的異相又成了平平無奇了，有更奇的出現了。現在也依了帝王的次序，寫出如下：

1 伏犧：

伏犧大目，是謂舒光。（春秋緯演孔圖，漢學堂引清河郡本）。

伏犧龍狀。（春秋緯元命苞，北堂書鈔引。）

伏犧龍身牛首，渠肩達掖，山準日角，竅目珠衡，長九尺有一寸，望之廣，視之專。（春秋緯合誠圖，廣博物志等引。）

伏犧虎鼻山準。（論語摘輔象，緯略引。）

2 神農：

神農長八尺有七寸，宏身而牛頭，龍顏而大脣，懷成鈴，戴玉理。（孝經緯援神契，廣博物志引。）

有神人名石年，蒼色大眉，……號皇神農。（春秋緯命曆序，御覽等引。）

女登生神農，人面龍顏。（春秋緯元命苞，御覽引。）

3 黃帝：

黃帝龍顏。（春秋緯元命苞，初學記等引。）

黃帝名軒轅，北斗神也，以雷精起，胸文曰「黃帝子」。（河圖始開圖，漢學堂引清河郡本。）

黃帝身逾九尺，附函挺柔，脩髯華瘤，河目隆額，日角龍顏。（孝經緯探神契，廣博物志引。）

4 顛頤：

顛頤駢幹，上法月參。（春秋緯元命苞，御覽等引。）

5 帝髻：

帝髻駢齒，上法月參。（春秋緯演孔圖，漢學堂引清河郡本。）

6 堯：

堯眉八采，是謂通明。（春秋緯元命苞，藝文類聚等引。）

堯鳥庭，荷勝，八眉。（孝經緯探神契，御覽引。）

7 舜：

舜目重童，是謂無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春秋緯演孔圖，漢學堂引清河郡本。）

舜目四童，謂之重明。（同上，御覽等引。）

舜長九尺，太上員首，龍顏日衡，方庭甚口，面頤亡髮，懷珠握囊，形卷裏，色黯露，目瞳重曜。

（洛書靈樞經，路史引。）

3 禹：

禹身長九尺有六，虎鼻河目，駢齒鳥喙，耳三漏，戴成鈴，裏玉斗，玉旰履己。（洛書靈樞經，路史）

等引。

有人大口，耳參漏，足履己，戴鈎鈐，懷玉斗。（同上，御覽等引。注：「有人，謂禹也。……或以爲有黑子如玉斗也。」又引魏氏云：「禹胸有墨如北斗。」）

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春秋緯演孔圖，路史等引。）

禹虎鼻。（孝經緯注御覽，御覽等引。）

9 湯

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或曰七尺，連珠庭，臂三肘。（洛書靈樞經，御覽等引。注：「額前曰庭。」）

湯臂四肘，是謂神剛。（春秋緯元命苞，御覽等引。）

10 文王、武王

蒼帝姬昌日角鳥鼻，身長八尺二寸。（洛書靈樞經，御覽等引。）

文王龍顏，柔肩望羊。（春秋緯元命苞，御覽等引。注：「柔肩，言象龍肩曲起。」）

文王四乳，是謂含良。……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同上，北堂書鈔等引。）

文王四乳，是謂至仁。……武王望羊，是謂攝揚。（春秋緯演孔圖，漢學堂引清河郡本。）

作讖緯的人是相信「正氣爲帝，閒氣爲臣」的，故其得閒氣的名臣也有各各不同的儀表。如：

會頰四目，是謂並明。（春秋緯演孔圖，御覽等引。）

皋陶鳥喙，是謂至誠。（同上，漢學堂引清河郡本。）

伊尹大而短，赤色而髯，好俛而下聲。（同上，御覽引）

有了這些記載，於是後人畫起圖來，竟就有八條眉了，倉頡就有四隻眼睛了。我們看南京孝陵藏着的明太祖畫像，下顎特別的長，長得非人間所有，或者就是這裏所謂「龍顏」，為受命的皇帝所應有之相吧？

但他們最出力描寫的乃是孔子，孔子具有五十種異相。我們試看下文：

孔子長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準，河目，龍頰，斗脣，昌顙，均頤，輔喉，腭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脅，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腰大十圍，胸應矩，舌理七重，鈞文在掌，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春秋演孔圖，漢學堂引清河郡本。）

還有許多莊嚴妙相，恕我不鈔了。我自恨不會畫圖，不能照他們說的畫出，不然，我們可以看看，在他們的想像中，孔子尚像不像一個人。

其八，我們既經知道了讖緯書中的天地開闢說、三皇說、太微五帝說，以及人世帝王之感生、受命、祥瑞、異相諸說，於是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古史系統是「三皇——五帝——三王」的。這除了呂氏春秋有這個傾向之外，在西漢人的書中是沒有見到約。西漢人的書中，淮南子只說「二皇」，春秋繁露則說「九皇、五帝、三王」，史記則但有「五帝、三王」而沒有五帝以前的那一套。就是劉歆的世經，也但在史

記的五帝之上加了伏羲和神農二人，沒有說三皇。現在，讖緯書中把「三皇、五帝」的系統確立了。其文如下：

三皇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世受錄圖。（尚書緯靈樞鈔，白虎通等引。）

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遠，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偽多。（公羊傳漢二

十八年解詁引，疏云「孝經緯文」。

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應世以五。（孝經緯提神契，白虎通等引。）

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伯驚。（孝經緯鈞命決，白虎通等引。）

對於這一個古史系統，清末的今文學家是極端反對的。康長素先生之說已見前引（第二十七章，頁二五六），我又另在他的一本筆記上見有一則，云：

呂覽孝行覽長攻，「豈能跨五湖、九江而有吳哉」。說苑、國語作「三江」，此作「九江」。知「九皇」之改爲「三皇」者多矣。

他的意思，以爲古書中「三皇」這個名詞多半是從「九皇」改來的。因爲他是董仲舒的信徒，所以信守了春秋繁露的說話。崔觶甫先生之說則見於他所著的春秋復始中箴何篇（因爲何休的公羊解詁雜引讖緯，所以箴乾他一下），云：

案：大戴記五帝德，「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史記本紀始五帝、次夏、次殷、次周，然則積古至五帝尚已，無所謂三皇也。三皇之目，始於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君引左氏注之

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按：左氏、周官皆古文家言，孰爲三皇，惟見於緯書，亦無定說。……案：緯書爲古文支流，此孝經緯也，今文家不應闕人。例以大戴記引孔子之言五帝，上不及三皇，則此文列三皇於五帝之前，必非孔子之言甚明。

我們固然不必像他們這樣，斷定有了緯書之後纔有三皇，三皇只是古文家的學說（因爲我們在秦始皇本紀中已見三皇之名，呂氏春秋所言之三皇度非僞竄），但三皇之加入儒家經典由古文家言之左傳、周官及緯書始，是西漢末的事情，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

其九，緯書中的古史系統，除了「三皇、五帝」之外，再有「十紀」之說，也見於前（頁二七一至二七二）。這十紀的詳細組織，如下：

天地開闢，萬物渾渾，無知無識。陰陽所憑，天體始於北極之野，地形起於崑崙之虛，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四萬五千年，日月五緯一輪轉。天皇出焉，號曰防五，兄弟十三人繼相治。乘風雨，夾日月以行。定天之象，法地之儀，作千支以定日月度，共治一萬八千歲。天皇被蹟在柱州崑崙山下。

次後，地皇出，黑色面碧，號曰文悅。兄弟十一人，興於龍門鱗耳山。共治一萬九千歲。

次後，人皇出焉，駕六羽，乘雲谷口。兄弟九人相象以別，分治九州。人皇治中輔，號曰握元。

共治四萬一千六百歲。

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

次後五龍紀，父子五人分治五方。長爲角龍，木仙也，號曰柔成。次爲徵龍，火仙也，號曰耀屏。三爲商龍，金仙也，號曰剛蟾。四爲羽龍，水仙也，號曰翔陰。父爲宮龍，土仙也，號曰合離。其神後司於四時。（以上春秋緯命歷序，均見漢學堂引清河郡本。）

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禦龍，周密與神通，號曰五龍。（命歷序，文選注等引。）
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政，三百四歲爲神，次之，號曰皇神，出淮，駕六飛羊，三百歲，五燕，千五百歲。（同上，初學記等引。）

次民氏，是爲次是民。次是民沒，元皇（一作六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穴處之世終矣。（同上，同上。）

辰放氏，是謂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鷹，出地郊而從日月。（同上，同上。）

古初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擗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鬪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同上，古微書引。）

辰放六頭四乳，在位二百五十年。離光次之，號曰皇談，銳頭日角，駕六鳳皇出地衡，在位五百六十歲。（同上，初學記引。）

次後有人五色長肘，號曰有巢，治五百九十歲。號溫次之，號曰遂皇，冬則穴居，夏則巢處，燔物爲食，使民無腹疾，治五百三十歲。忽彰次之，號曰庖犧。（同上，漢學堂引清河郡本。）

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天下五鳳異色。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

氏、祝融氏、混沌氏、吳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陰康氏、朱襄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庖犧之號。自無懷氏已上，經史不載，莫知都之所在。（遺甲開山圖，御覽等引。）

柏皇氏，是爲皇伯，登出博桑日之陽，駕六龍而上下，以木紀德。（命歷序，文選注等引。）

有人蒼色大眉，名石年，戴玉理，始立地形，甄度四海。（注：謂神農也。）治五百三十年而流紇紀作。（同上，漢學堂引清河郡本。）

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同上，禮祭法疏等引。）

（神農）禪于謀泯，號曰榆罔，治五十四年。軒提次之，號曰帝壽鴻，即軒轅，有熊之子也，興于窮山軒轅之丘。治百有五年而其孫顓頊次之，號曰高陽。治七十四年而岷叟次之，號曰帝嚳辛。

治七十九年而放勳次之，號曰伊祈。治九十八年而禪于重華，號曰舒昌，亦曰都君。治五十三年而禪于文命，號曰戎禹。凡十有四世，治四百七十三年。（同上，漢學堂引清河郡本。）

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同上，禮祭法疏等引。）

這一個系統的材料，雖是像破甑一樣，拼湊不全，但這些零塊依然是很重要的。我們看，從天皇起，直到帝嚳，都有世數年數，這是我們以前看見過的嗎？五帝德、五帝本紀，以五帝一人爲一代，又沒有年數，不必提了。就是以五帝一人傳數代的世經，它也沒有。

黃帝……與炎帝之後戰于阪泉，遂王天下。

清者，黃帝之子青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天下號曰金天氏。

少昊之衰，……顓頊受之。

帝嚳，……帝摯繼之，不知世數。

唐帝，……蓋高辛氏世衰，天下歸之。

它不但不敢說年數，就是世數也不敢定，只說了些「世衰」，「之後」，「其子孫」等等囫圇吞棗的話。但是命歷序的記載卻彌補了這個缺憾了。我們就把上面寫的開出一篇賬來：

	(代號)	(世數)	(年數)
天皇	一三	一八	〇〇〇
地皇	一一	一九	〇〇〇
人皇	九	四一	六〇〇
皇神	五	一	五〇〇
辰放氏	一		二五〇
離光	一		五六〇
有巢	一		五九〇
燧皇	一		五三〇

庖犧	一六	？
神農	八	• 五二〇（一作五三〇）
軒轅	一〇	二・五二〇（一作二〇五）
少昊	八	• 五〇〇
顓頊	二〇	• 三五〇（一作七四）
帝嚳	一〇	• 四〇〇（一作七九）
帝堯	一	• 〇九八（世經作七〇）
帝舜	一	• 〇五三（世經作五〇）
禹	一四（世經作一七）	• 四七三（世經作四三二）

這比世經中記載的古代世次清楚了多少？宜乎給後來的編纂古史者採用了！於是古史系統又作很長的伸展了。

命歷序中說，「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每紀爲二十六萬七千年（按二數不合，必有一誤），凡世七萬六千年」。我們現在所有的「十紀」的史料固然不完全，但亦可試爲排比：

1 九頭紀：

倘使以人皇一代概九頭紀（因人皇兄弟九頭），則僅四萬一千六百年，相差太遠。如把天、地、人三皇合爲一紀，亦僅七萬八千六百年，不過當一紀中的一世。

2 五龍紀：

世數有宮龍、角龍、徵龍、商龍、羽龍一說及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一說，年數未詳。但三皇有三十三人，年數幾尚差十分之九，那麼，五龍紀只有五人，其不够可知。

3 擬提紀：

4 合維紀：

5 遵通紀：

6 序命紀：

7 修飛紀（修，一作補）：

8 回提紀（回，一作因）：

9 禪通紀：

以上七紀，材料既少，且不著明某帝在某一紀，故無從分別。只能從神農條「治五百三十年而流統紀作」一語上知道以上七紀是以神農終的。這七紀因上面總叙之數有異，故有一·八六九·〇〇〇和一·五九三·二〇〇兩數，可是我們知道的帝王只有皇神、次是民、元皇、辰放、氏、離光、有巢、遂皇，及伏羲十六代，神農八世，試問這幾個人如何撐滿這一百數十萬年？

10 流統紀（流，一作疏，統，一作化，一作乾）：

這一代因自黃帝而下，載籍可徵，雖有參差，大體上總不甚遠，故可加以考核。今按，這幾代

的年數，命歷序中有兩說（少的一說無少昊，多的一說有之，今且從多的一說。這一說自黃帝到夏末，共四千三百九十四年。夏以後依照世經，商凡六百二十九年，周凡八百六十七年，除去獲麟至周末二百二十五年，得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加上命歷序中商以前的年數，共計五千六百六十五年。雖說比現在所傳的黃帝以來年數長得多（依照傅斯年先生世界大事年表，自黃帝元年到獲麟只有二千二百十六年），但是比了命歷序所定每紀年數僅得四十七分之一。再有四十六分，到了哪裏去了？

即此可見命歷序的作者自己撒了謊也圓不補來。我們固然可以佩服他的想像力之強，敢於說出這樣的大話，但終究應當哀憐他的造偽史的本領不高，不會像諸佛名經一般，造出千萬個古帝王名氏來，把這個久遠的歷史系統撐足了。

其十，織緯書中對於古史的敘述既這樣多，在系統的材料之外，自有許多新奇可喜的故事，可作我們的談助的。今也鈔出許多，如下：

有巨靈者，徧得元神之道，故與元氣一時生混沌。（遊甲開山圖，御覽等引。）

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同上，文選注等引。）

巨靈與元氣齊生，為九元真母。（同上，路史注引。）

仇夷山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處。（同上，御覽等引。）

百嶽山在琅邪，昔有巢氏治此山南。（同上，初學記等引。）

麗山氏分布元氣，各生次序，產生山谷。（同上，御覽等引。）

（伏羲氏）禪於伯牛，錯木作火。天乃大流火，赤爵銜之。（河圖始開圖，漢學堂引清河郡本。又引宋均注云：「伯牛，即儲皇也。」）

息孫而後傳授天老氏，而後傳授於混沌氏，而後授天英氏，而後傳無懷氏，而後傳授中孫炎帝神農氏。……而後傳烈山氏，而後授三孫帝堯氏，次授老孫氏。（乾坤鑿度卷上）

天有太極，地有太墳。黃帝曰：「天地宜盡闔，地道距水激。」女媧斷定足，其隤一址。坤母運軸，而後大央氏、百庭氏、大元氏立。（同上，卷下）

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梁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命隨作笙簧。（春秋緯保乾圖，古微書引。）

黃帝攝政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敵，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不寧。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殄伏。（龍魚河圖，史記正義等引。）

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鬼。一居漢上，是爲魃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是爲小鬼。（禮緯稽命徵，說郛本。）

風后，黃帝師，又化爲老子，以書授張良。（詩緯，史記索隱引。）

西王母於太荒之國得益地圖，慕舜德，遠來獻之。（尚書緯帝命驗，玉海引。）

王母之國在西荒，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於崑崙之闕。（同上，御覽引。）

伏羲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孝經緯鈎命訣，禮記正義等引。）

黃帝樂曰咸池。帝顓頊樂曰五章。帝嚳曰六英。堯曰大章。舜曰大招。禹曰大夏。殷曰大

濩。周曰勺，又曰大武。（樂緯協圖徵，初學記等引。）

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尚書緯璇機鈔，尚書正義等引。）

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易緯乾鑿度，易正義引。）

蒼牙鑿，昌有成，孔演明經。（易緯乾坤鑿度。）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春秋緯說題辭，公羊疏引。）

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春秋緯，公羊疏引。）

（疏引。）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孝經緯鈎命訣，藝文類聚等引。）

像這類的話很多，今姑鈔出二十餘條。這些條中，有的不曾發生什麼影響（如巨靈），有的卻已成爲天經地義了（如孔子刪書）。

識緯書中所說的古史的方式、種類，及其中心問題，大略如上。

至於它是哪一學派的產物，近來頗有爭論。例如上舉崔譔先生的話，說「緯書爲古文支流，今文家不應闖入」，一方面以古文家自任的章太炎先生（炳麟）則又排斥緯書爲今文家的荒謬思想的結晶。照我看來，則它的思想是今文家的，它的五德系統是古文家的。它確實是今文家的嫡系，因爲董仲舒、京房、翼奉、劉向一班大師的思想莫不如此，從這一班人的思想出發，應當匯成這樣大的一個尾閘。至於它所以用古文家的五德系統，乃是因爲東漢開基之時早已遵從了古文家的學說而定爲火德了，火德是漢家的功令，作緯書的人爲要遵守功令，便不得不限了古文家的古史系統跑了。不然的話，它既是古文的支流，鄭興、賈逵一班古文學家爲什麼要起來反對呢？

東漢一代是緯緯的全盛時代。所以當時興禮樂，定制度，莫不從緯緯上出發。現在鈔出幾篇文章，以見它在政治上的氣魄。

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太子。」今且改郊廟樂曰太子樂，太樂官曰太子樂官，以應圖讖。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明帝詔，文選注引東觀漢記。）

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惡焉。問者以來，政治不得，陰陽

不和，災異不息，癘疫之氣流傷于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春秋保乾圖曰：「三百牛斗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轉差，浸以謬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堯，以順孔聖。……（原帝前，新唐書律歷志等引。）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觀東后。……蒼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亦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道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狩皆當。天數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記，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矩，九州平，天下予。」雜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鈎命決曰：「子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皇帝唯慎河圖雜書正文，是月辛卯，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張純泰山刻石文，續漢書祭祀志等引。）

在政治上既如此，在歷史上自可知。凡是後來受了讖緯書的影響作成的歷史文字，以下當逐件指出。

現在先把崔述考信錄提要中一段話鈔在下面，藉作本章的結論和下數章的發凡。

先儒相傳之說，往往有出于緯書者。蓋漢自成、哀以後，讖緯之學方盛，說經之儒多采之以註經。其後相沿，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爲先儒之說如是，遂靡然而從之。如龍負河圖，龜負洛書，出於春秋緯。黃帝作咸池，顓頊作五莖，帝嚳作六英，帝堯作大章，出於樂緯。諸如此類，蓋不可以悉數。卽禘爲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緣緯書之文而遞變其說者。蓋緯書稱三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鄭氏緣此，遂以禘爲祭天，而謂小記「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雖駁鄭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復別有一祖在，豈非因緯書而誤乎！余幼時嘗見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稽之經傳，並無此文。後始見何休公羊傳序，唐明皇孝經序有此語，然不知此兩序本之何書。最後檢閱正義，始知其出於孝經緯鉤命決也。

大抵漢儒之說本於七緯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頗有核正，然沿其說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學者動曰「漢儒如是說，宋儒如是說，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議之！」嗚乎，漢儒之說果漢儒所自爲說乎？宋儒之說果宋儒所自爲說乎？蓋亦未嘗考而已矣！嗟夫，讖緯之學，學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讖緯之書之言則學者皆遵守而莫敢有異議，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爲之解也已！

二九 白虎通德論（三皇五帝）

我們看古代史說，從戰國諸子起，到東漢讖緯止，該奇詭譎，變化不窮，真可謂極天下之大觀。但造偽史而至於讖緯，已到了最高點了。從此以後，人們對於古代的事實，就整理之功多而創作之業寡了。

我們既經明白了世經和月令的古史系統，既經認識了讖緯書中的古史方式，從此研究東漢以下許多人所作的古史記載，好像坐了下水的船，在短時間內可以看盡長途的風景了。

東漢章帝建初四年（公元七九），校書郎楊終疏請論定五經。後漢書卷四十八本傳云：

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宮殿名），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又同書卷四十班固傳云：

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又卷三章帝紀云：

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都尉儵（與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

助。……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可見這事是楊終發起（但光武帝及明帝時已有此議），章帝贊成舉行的。當時趙博、賈逵、楊終等若干人同議，章帝稱制臨決，命班固撰集其事，就成爲白虎通德論一書。他們所討論的問題是五經學說的同異，所以這書是一部欽定的「經學概論」。那時距光武帝卽位已五十五年了。

我們現在就從這部書裏，抽出東漢中葉前的欽定的古史說：

第一，他們論「皇、帝、王」的名號，云：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諡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

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稱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頰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者，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故黃金棄于山，珠玉捐于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

號言爲帝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伯驚。」

他們以爲「皇」只能出在沒有物質文明的時代，「帝」只能出在不以仁義號召的時代。我們以前讀過莊子和淮南子的，可以知道這種「道德一代不如一代」的人生觀實取自道家的學說。但他們解釋「帝」字

謂「象可承也」，確是帝字的原義（見吳大澂《帝字說》）；又說「帝者天號」，可見人王稱帝是借來用的。又解釋「皇」字謂「美大之稱」，這也是卓帝的原義，此字本來只是形容詞而非名詞，看詩、書之文可知。

第二，他們論「三皇、五帝」的人物，道：

「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

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卧之法誅，行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草。于是伏羲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

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

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

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

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舜、帝舜。」

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

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

謂之帝嚳何？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

謂之堯者何？堯猶堯堯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遊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

謂之舜者何？舜猶舜舜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

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于天下，無爲立號也。

或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論語曰：「唐、

虞之際。」

帝嚳有天下，號曰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有熊者，獨宏大道

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

在這一篇裏，可知他們論三皇，是不採緯書中的「天皇、地皇、人皇」之說的，論五帝，是不採世經中的少昊的。這不是他們反時代，也不是緯書和世經沒有勢力。只因三皇之說，緯書中本有數說，而在此數說中以言伏羲、神農者爲多，所以白虎通的三皇，依然是取的緯書說。至五帝中無少昊，乃是爲「五」數所限，加入少昊則便成六帝，所以只得維持大戴記及史記之說了。（關於這一問題，後來的人就想出方法來處置，詳下數章。）

在這一篇裏，又使我們感覺到一種新的臭味，就是三皇、五帝之名，他們都用訓詁來解說。伏羲，是下伏而化之。顓頊，是專正天人之道。帝嚳，是窮極道德。堯，是堯堯。舜，是舜舜。唐，是道德至大。虞，是人皆樂。……這是以前所沒有聽見過的。以前何以沒有？只因帝王之名，有意義的如「庖犧」、神農，一看就明白，不必解釋。無意義的（或不可知其意義的）如顓頊、帝嚳，也沒法解釋出意義來。但是

到了東漢，雖不能解釋的也完全解釋了。他們爲什麼會得這樣鉤心鬪角？只因東漢是訓詁學極發達的時代，是孕育賈逵、服虔、許慎、馬融、鄭玄……一班訓詁大家的時代，在這時代中，不創造新材料而專解釋舊材料，所以訓詁就是「萬應靈丹」，無施不可的了。但此風實開于西漢之季的古文學家。我們只要把那時立于學官的韓詩外傳和劉歆爭立于學官的毛詩傳一比較，就可明白。爾雅更是一部西漢末年的「訓詁總彙」。

第三，因爲他們看古帝王的名號都含有他的道德上的意義，所以說到「帝王制謚」時也是這一套話。黃帝先「黃」後「帝」者何？古者質，生死同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黃帝。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謚，願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謚之爲堯何？爲謚有七十二品，禮記法記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

經這樣一講，「黃」「堯」「舜」諸名又可當作謚法用了。

第四，他們論五帝、三王之樂，道：

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

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恩施也。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呂以調陰陽，莖著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堯曰大

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辯紹者，舜能記堯之道也。』……

這裏所引的禮記，大小戴記中都無此文。但樂緯叶圖徵有之，可見當著作白虎通的時代已經承認緯書爲「記」了。他們把咸池講作「咸蒙恩施」，把六莖講作「莖著萬物」，簡直是硬嵌字，好像現在商舖裏一定要把店號嵌入門聯裏一樣，不管它通不通。但此篇中說到五帝，也沒有少昊，可見他還插不進這個系統。

第五，他們論五方的五帝、五神，道：

位在東方，其色青。……其帝太皞，太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句芒，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爲言萌也。……

位在南方，其色赤。……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屬綴也。……

其位西方，其色白。……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

其位在北方。……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人冥也。……

土爲中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在這個系統裏，是把太皞、少皞們一起承認了。（所不可解的，同樣一個「皞」字，在太皞則講作「起」，在少皞則講作「斂」。）可見世經的系統所以能毅維持下去，實在靠了月令的系統。五方五色之帝，自漢高祖以來早已定了，但沒有名字。劉歆們于造成世經的系統之後，把第二次五德終始的五個帝配入月令，並加上五個輔佐，平帝時建五時於長安，便這樣實定了。大家見神位上這樣寫了，也就以爲這是真

實的事，沒有疑問。但世經的系統卻爲根深蒂固的「五帝」一名所限制，從黃帝到舜的一組人物裏若加進了少皞勢必成爲六帝，没法安排，所以只得「不顧了」。倘使沒有月令爲少皞擇門面，世經的系統或要倒塌亦未可知。

第六，他們說到封禪，也和史記封禪書有些不同：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效也。……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以印璽。」（按，此即論衡書中所言河圖洛書的由來。）

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義也。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

本來管子所說的十二代帝王，除了黃帝、禹、周成王之外，都是禪云云的，現在他們重新規定，三皇有三皇的禪處，五帝有五帝的禪處，三王又另有其禪處了。

第七，他們講聖人的異表，道：

傳曰：「伏羲日祿衡，連珠大目，山崖龍狀，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龍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

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舜演瞳子，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以象三光。」

禮說曰：「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皋陶馬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于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咸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肝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于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德降所與，藏元通流。」

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這裏所謂「傳」，不知是哪一部書，但其文均見於元命苞、援神契、演孔圖、文耀鉤諸緯，當然即指緯書。至「禮說」之文則均見於禮緯含文嘉，可知即指含文嘉。在那時，緯書已經稱「記」稱「傳」且稱「經說」了，王莽時造符命的餘波已經闖進經學界了。使無古文學派起來，把它們趕出，這幾部經書（我們眼光中的幾部古史書）真不知要被他們攪成什麼樣子。

從以上的記載裏，使我們知道：章帝欽定的經學概論，其所承受的時代思潮有兩大支：一支是織緯，一支是訓詁。

三〇 風俗通義（三皇五帝）

東漢之末，有一個博學的世家子弟，名喚應劭。靈帝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拜為泰山太守。（事蹟見後）

漢書卷四十八他的著述很多，其中有一部風俗通義，宗旨在於「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第一卷爲皇霸，以三皇、五帝、三王、五伯、六國爲次，實是一篇秦以前的歷史總載。現在把三皇、五帝兩章鈔在下面：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

禮號謚記說：「伏羲，曰伏羲，神農。」

含文嘉記：「伏羲、遂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獻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遂、取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

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伏羲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稷蔬，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在這一章裏，他鈔出了四個三皇系統，其中兩個是緯書中的，兩個也出在接近緯書的書上。這四個系統，伏羲、神農二人均同，其一人則或謂是女媧，或謂是祝融，或謂是燧人。其次序則三個系統均以伏羲居首，神農居末，惟尚書大傳則以遂人居伏羲之前。尚書大傳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以遂人爲遂皇，託之於天；伏羲爲戲皇，託之於人；神農爲農皇，託之於地；隱隱以天皇、地皇、人皇拍合這三個人。這是在兩種很不相同的三皇系統之下所應有的布置。但此說似乎沒有什麼勢力，這因天、地、人三皇，緯書中講得太怪誕了，使得最肯盲從的儒者也不能相信。

應劭的意思，是相信含文嘉及尚書大傳的。他以爲遂人比祝融和女媧的功都大，應當列於三皇之數。但他因此疑易傳只記伏羲、神農二皇爲缺典了，他不知道作易傳的時候還想不到把他們送入三皇的組合裏呢。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與

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顯者專也，頑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懃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

在這一章裏，可惜他只舉了幾部書名，沒有按書寫出其文。猜想起來，易傳，大約即指觀象制器那一章，但此章若除去伏羲、神農，則只賸了黃帝、堯、舜三帝。禮記，大約即指大戴記的五帝德和帝繫，小戴記的祭法等。在那些篇裏確是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的。春秋，不知指的是什麼。如指的是春秋繁露，則其五帝與上同。倘指左傳，則其中不僅這五帝，還有一個少昊。國語，如指的是魯語中展禽論祭爰居一章，則其系統與祭法同，倘涉及楚語中觀射父論重黎一章，則其中也有少昊了。太史公記，大約指的是五帝本紀及三代世表，其系統也完全與五帝德等相同。他總結此等書中的五帝說而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可見到了東漢之末，少昊這個人還不能插入五帝的系統裏去。這是何等悲哀的一件事情！

應劭解釋的五帝名義，與白虎通又不全同。例如帝嚳，白虎通云「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此卻說「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各說得似乎有理，但教我們信從哪一說好呢！這是訓詁家的神秘！

他對於封禪之說，是沿襲白虎通而小變之的。他道：

三皇禪于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于亭，德不及於

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于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我們只要看梁父一名，白虎通說爲「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風俗通說爲「父子相信與」，就可知道東漢的訓詁學家解釋文字是怎樣的隨便了。清代學者奉爲正統的許慎說文解字和鄭玄諸經注，就是那時的訓詁學說的結晶，我們還能相信它嗎？

三一 孔氏尚書傳序等（三皇五帝）

我們在以上兩章裏，可以知道從東漢初的白虎通論到東漢末的風俗通義，他們所開列的三皇、五帝的系統，三皇一組裏苦于少了一個人，故當時人要把遂人，或女媧，或祝融去填滿它，五帝一組則閼人已滿座，世經中雖加了一個少昊，但在東漢一代二百年中終被擯于門外。

遂人雖有使民熟食的大功，但不見於經典。女媧雖見于禮記明堂位，但只有「女媧之笙簧」一語，與「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同列，不見得是一個了不得的古皇。祝融，則見於國語的是：

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鄭經）
見於史記的是：

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楚世家）

即左氏傳中也說：

火正曰祝融。……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昭公二十九年）

祝融只是一個官號，而且做祝融的黃黎及吳回都是帝嚳的臣子，還敢不到五帝，如何可以躡等而爲三皇！因此之故，用遂人、女媧、祝融去補足三皇，都覺得不大妥當。

一方面，左氏傳在東漢已風行了，鄭子來朝的一章，大家已讀得爛熟了。黃帝之後，顓頊之前，應當有個少皞，可以說是不容懷疑的事實，爲什麼在五帝系統裏，他總是没有分呢？

三皇不足，增之而於心不安。五帝有餘，缺之而於心亦不安。這是東漢以下的經師和史家所感到的煩悶。

他們對於這個煩悶將如何地排除呢？

於是鄭玄注尚書中候敕省圖云：

德合北辰者皆稱「皇」，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也。」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女媧修伏羲之道，無所改作。（詩譜疏、書序疏引。）

他毅然把少皞金天氏收入五帝裏去。他說，只要德合五帝坐星的便是五帝，五帝不必限定五人。於是少皞在他的保護之下就坐上了五帝的寶位，而五帝也變成了「六帝」。

稍後於鄭玄的黨周，他對於這個問題也想出了一種簡便的解決方法。他在古史考內講：

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爲五帝。（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

這是把五帝的有餘補三皇的不足的。自有此說，而少昊遂視然據了五帝的首座。這一說最適合於世經的系統，所以比鄭玄所說還占優勢。後來偽孔安國尚書傳序即云：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古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爲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規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

他以三墳屬之於伏羲、神農、黃帝，以五典屬之於少昊、顓頊、高辛、唐、虞，隱隱把這八個人分列爲三皇、五帝，實與譙周之說一鼻孔出氣。惟三墳既言大道，五典既言常道，自當「歷代寶之，以爲大訓」，何以孔子「討論墳典，芟夷煩亂」，竟把三墳完全刪掉，五典亦僅留了唐、虞二典呢？難道他看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之書全是些「煩亂浮辭」，無宏綱之可舉，機要之可撮嗎？

到了齊初，孔穎達著尚書正義，對於偽孔尚書傳序作很詳盡的解釋，云：

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爲三墳。

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外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卽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

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與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輟數……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

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

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義、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又燧人，說者以爲伏羲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何以燧人廁在前乎？又祝融，乃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以上百

官之號，以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農、軒、鑿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

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玄囂孫，蟠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因此謬爲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

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于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

這一大篇爲孔作解釋，可謂無微不至。他是先立了「少昊必爲五帝」的一個前提而後發議論的。所以

五帝德、帝繫、世本的不載少皞是爲秦的儒者所亂，史記的不載少皞是誤沿了世本。又用了易繫辭傳來駁鄭玄及諸儒之說，以爲把女媧、燧人、祝融入三皇，是易所不許的。又駁鄭玄以五帝爲六人之說，以爲如用太微五星來分配五帝，則五星之上只有大帝一星，不能再有三皇。又據月令，以爲少皞明是秋帝，且左傳中明有他的卽位之文，何得不列爲五帝之一。照他說，女媧、燧人、祝融，既必排去，帝繫、世本等以黃帝入五帝又出于秦儒的竄亂，則黃帝應爲三皇，少皞應爲五帝，僞孔之說自成定論，不容懷疑了。可是，僞孔說伏羲等人的書爲三墳，少昊等人的書爲五典，是看作一件確定的事實的，正義則云：

孔（僞孔）推此二典（禮典、樂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故云三皇之書爲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外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

然則三皇之書爲三墳，五帝之書爲五典，經傳本無其文而是僞孔推出來的。三皇有書，亦無確據，不過是跟了周禮說着而已。又他說：

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
這真是「當面說鬼話」。帝繫等書只云青陽爲黃帝子，何嘗說少昊卽青陽呢！

此外，再有一種五帝說，見于尚書序正義：

梁主云：「嘗起軒轅，同以燧人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

這是因五帝加了少昊，變成六帝，覺得太牽強，遂把舜擠出五帝之外的。但這一說亦非毫無根據，因為禮記裏常把「虞、夏、商、周」一起稱引，似乎虞與三代的關係深過五帝。例如：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翬。（禮記）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禮記）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穎宮，周學也。（同上）

又大戴記中有一篇四代，論虞、夏、商、周四代之政刑，又有一篇虞戴德，論人民何以戴舜之德。大約當時禮家私造「禮制史」時，上及虞而止，因以虞、夏、商、周合稱「四代」。現在五帝的系統裏既多出了一人，（梁主未知是否梁武帝，待考）遂想出這個調停的方法，把虞舜拉出來，送入「四代」的組合裏去，以合於禮家的學說。這樣，巧是很巧，可惜又給「三王」一個名詞攔住，不能變作「四王」。他只得很強悍地說：「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

可憐得很，舜既出了五帝，又不收入三王，只在五帝和三王之間不上不下地半空吊着，他真是一個畸零者了。故正義駁之曰：

詩之爲體，不雅則風。除皇以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爲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

非帝如（而）何！

總之，自有少昊以後，爲了位置的困難，使得三皇、五帝、三王的人選和範圍各各起了震動和變化。這是古史界中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今把以上三說，列爲一表：

總計	代四或王三	帝 五	皇 三	古
				史系統 學說
十二人	周 商 夏	舜堯帝顓少黃 魯頊吳帝	神 女 伏 農 媧 羲	鄭玄說
十一人	周 商 夏	舜堯帝顓少 魯頊吳	黃 神 伏 帝 農 羲	譙周及偽孔說
十二人	周 商 夏 舜	堯帝顓少黃 魯頊吳帝	神 媧 伏 農 人 羲	梁主說

三二 孔子家語五帝篇

上一章是用緯書中的三皇、五帝說與五帝德等篇中的五帝說合起來整理的，整理的結果並不能建立一個共信的標準，只是各走各的路。

現在還有一個古史系統，是把世經、月令及左傳的說話合攏來整理的。這三種書都出于劉歆之手，所以這個系統可稱為劉歆的古史系統。做這個工作的是王肅，載這個學說的是孔子家語。

孔子家語，名義上是孔子的弟子所記，甚至可說為論語所由出。但我們先看了戰國、秦、漢間的許多書，再來看它，顯見它是把戰國、秦、漢間許多書中關於孔子事實的記載亂鈔一牌而編成。即如五帝說，其中凡有兩篇，一篇是整整地把大戴記中的五帝德鈔進去，一篇則即承劉歆的學說而新撰的。這兩個五帝系統：

(一) 五帝德——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二) 五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

截然不同，然而會得並存於家語，會得並出于孔子之口（一對宰我說，一對季康子說），會得成爲聯接的兩篇（五帝德第二十三，五帝第二十四），這豈非大怪事！

家語何以知爲王肅所作？這在他的孔子家語解自序上早已說明白了。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專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歎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乃喟然而嘆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故也。」是以撰禮經申明其義，及朝論削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

他因鄭玄之學義理不安，所以自己起來奪而易之，恰好他的弟子孔猛從家裏帶了一部家語來，翻開一看，與自己爲了奪易鄭玄之學而倡的學說完全一樣：這是何等奇巧呵！他的心如何與聖人之心相合呵！

可是這等奇巧的事是不容易給人相信的。所以這書一出來，鄭康成的弟子馬昭馬上就說：

今家語係王肅增加，非劉向校錄之舊。（玉海引）

後來顏師古注漢書，於藝文志「孔子家語」條亦注云：

非今所有家語。

這個問題到了清代中葉而完全解決，孫志祖作家語疏證，范家相作家語證偽，逐篇逐章尋出其依據，並指出其割裂改竄的痕迹，於是這一宗造偽書的案件就判定了。

所以我們對於孔子家語，只須當作王肅的學說看便得。

五帝德一篇，是他整整地鈔來的，我們可以不管。五帝一篇，是他把零碎材料鈔輯成的，我們應該讀一下：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

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

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

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

康子曰：「吾聞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

夫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龔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

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

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以水德尚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

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

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邪？將有限乎？」

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這篇文章的來源凡有四處：

- (一) 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論社稷及五祀之文。（見本講義頁二二七）
- (二) 月令中五帝五神之文。（見本講義頁二二二）
- (三) 世經中五行相生說。（見本講義頁二〇九，及二一五頁之漢書郊祀志贊）
- (四) 禮記檀弓上篇夏、殷、周三色的制度說。

前三條，我們在上數章裏已講得多了，可以不煩言而解。下一條，上邊尚未講起，現在先把原文寫出來看一下：

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騂。殷人尚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輪，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

這一段話，我們在讀了董仲舒的三代改制質文篇之後去看它，原是很簡單很明白的三統說，毫無疑問。因爲夏是黑統，殷是白統，周是赤統，故其制度的顏色也一切跟了它走。鄭玄注云：

昏時亦黑，馬黑色曰騂。玄，黑類也。

日中時亦白。輪，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

日出時亦赤。騂，駟馬（赤馬）白腹。騂，赤類。

這本來可以不發生問題的（發生問題的乃是三統說的本身）。但家語中鈔了這一段話，卻大有問題來了。

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說各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

這幾句話晦塞得很。王肅自己注道（正文是王肅作，注亦王肅作，正如偽古文尚書，經與注出于一手）：

怪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

這一句話，就把他的心事直揭出來了。周，在騂的五德說中是火德，在三統說中是赤統，兩者原可拍合，但在劉歆們的五德說中卻是木德。周尚赤，是漢的禮家公認的事實。周爲木德，又是東漢以來的史家所信守的歷史。那麼，周既爲「木家」，乃不尚青而「尚赤」，這個矛盾將如何地解釋，使得它不衝突呢？這是東漢後的經學家感到的煩悶，而王肅就自己起來肩了這個解釋的責任。他說：

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這句話依然很晦澀，他注云：

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義之著，修其母，兼其子。

這句話雖也有費解的地方，但「修其母，兼其子」一語的意義尚為顯明。漢書郊祀志贊云：

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震」，故包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

他們把五行相生看作子母相生：前一行為母，後一行為子。故木之次為火，即木為母而火為子。周為木德而尚赤者，蓋修其木母，兼其火子也。這雖覺可笑，還算講得通。但下面呢？

「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騶，牲用玄。殷人以水德尚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輪，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騶，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這一段文字，鈔襲了禮記之文，又把世經中夏、殷、周的五德之數加了進去。我們在上邊知道，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是由三統說來的，夏以金德王，殷以水德王，周以木德王，是由五行相生說下的五德說來的。來歷不同，如何可以併作一談呢？但他竟把這兩個不同的學說合到一個系統裏去了！

他的注裏，凡禮記所有之文，都把鄭玄的注鈔了進去。惟于「殷人以水德尚白」一語之下則獨抒己見，云：

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木家之尚青。

這句話的下半截頗不易解，但上半句卻可知。他說：根據「修母兼子」的辦法，殷為水德，應以木德為子，木色青，然則它應尚青。為什麼它不尚青而尚白呢？是為「避木家之尚青」的緣故。

在騶衍和劉歆的五德說中，凡得某德的即尚某德之色，這是很明顯的事實。故既為木家，即應尚青。但王肅為要使三代的三統之色合于世經的五德之色，故因周之木家而尚赤，創了「修其母，兼其子」的原則出來。夏尚黑，夏為金德，金生水，水色黑，這個學說是可以適用的。只有殷以水德而尚白無法解釋，他的「避木家之尚青」一語也不可解，因為在王肅的學說中，木家是應尚赤的，用不到水家的迴避。

這個問題，我們暫且擱着。

五行的五色是青、黃、黑、白、赤，黑、白、赤三色已給金、水、木三德據了，尚有青、黃二色如何處置呢？於是家語云：

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根據劉歆之說，堯是火德王的，火生土。根據王肅自己的學說，堯修火母而兼土子，色應尚黃。故此文中所言之堯毫無問題。惟舜為土德而尚青，則比了殷為水德而尚白更為難解。因為殷之母為夏金，其尚白雖不能說是「修母兼子」，尚可說為「修子兼母」。至舜之土德，其母為堯火，其子為夏金，他的青色從何處來？說是帝嚳的木吧，那是舜德的祖母。說是周的木吧，那是舜德的曾孫。難道他是「修子兼祖母」或「修母兼曾孫」嗎？

但這在王肅是有理由的。他注道：

土家宜尚白。土者，四時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木，色青。是以木家避土，土家之所尚白。這末一句話依然不易懂，好在上幾句話還算明白。他說，舜為土德，土德之子為金，所以他本應尚白。

但土是四行之主，王於四季的（看月令可知），而五行用事則先起於木，故土德之色應尚青。

於是我們可以知道，上邊所謂「避木家之尚青」者，「木家」蓋「土家」之訛文，因為土家應尚青，故水家不得不避之而尚白。殷之所以不兼其子，所以「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輪，牲用白」者，正以避辟色之尚青耳。

說到這裏，而「木家避土」一語也可以知道是錯誤的，「木家」應是「水家」的訛文，「土家之所尚白」一語也可知道是錯誤的，「尚白」應是「尚青」的訛文。因為水家避土，故土家可以尚青了。這未必是王肅寫錯，大半因他的學說太迂曲了，不易使人懂得，故後來鈔寫的人把它改了或弄錯了。

王肅的五色終始說既給我們理了出來，現在便可列出一表，使得它的意義更清楚些：

五德	世次	所尚色	所以尚此色的緣故
火	堯	黃	土為火子，兼修其子，故尚黃。
土	舜	青	土為四時之主，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尚青。
金	夏	黑	水為金子，兼修其子，故尚黑。
水	商	白	本應尚其子木之青，因避土家尚青，故改尚白。
木	周	赤	火為木子，兼修其子，故尚赤。

看此，可知他以「兼修其子」爲常例，而以土、水二德爲特例。其所以成爲特例的理由，只因土爲四時之主，而四時以木起，不得不尚青，遂奪水德所應尚之色而有之，水德之色既被奪，也就不改以土德所應尚之色爲自己的所尚色了。

這似乎是很有理由的，但我們知道了它的由來，原是說穿了不值半文錢。他只因夏尚黑，周尚赤，都與其在相生的五德說中所占之德間了一行，故造出了「兼修其子」的原則，而定爲尚其所生之德。不幸殷之尚白是三統論者早已規定的事實，不能使得它改而尚青，故又想出土德爲四時主的理由，教土德不去尚白而去尚青，於是賸下的白色可以送給水德，定爲殷之所尚了。這何嘗是水德之色被奪，乃是土德之色被奪呢！倒果爲因，迷蒙了觀者的眼，這是王肅的作僞的本領。

崔述於補上古考信錄後論中說：

且衍之說雖謬，然殷尚白，周尚赤，猶有可附會之端。（爾雅：此視三統說發生在爾雅的五德說之前，故爾雅所附會殷之白統而定殷爲金德，附會周之赤統而定周爲火德。從我們看，則適得其反。）若欽所說，周爲木德，則何爲不尚青而尚赤也？乃強爲之解曰，「尚其德所生也」。不尚其德而尚其德所生，有是理乎！而殷又不尚其所生而尚其所由生，此又何說焉？

我前讀此段時頗不明白，以爲劉歆在世經中只說了周爲木德，並沒有說周爲木德而尚赤，他不當擔負這個矛盾的責任。現在知道，崔氏是誤以王肅之說當作劉歆之說了。但崔氏所謂「殷不尚其所生而尚其所由生」，則王肅亦無此說，他只說了殷應尚的青色爲土德所奪而已。

然則「尚其所由生」這一句話從哪裏出來的呢？這是出在春秋緯感精符上的。文云：

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謂之天統。周正，服色尚赤，稼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地統。殷正，服色尚白，稼物牙色白。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人統。夏正，服色尚黑，稼物生色黑也。此三正律者，亦以五德相承。……周以天統服色尚赤者，陽道尚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火色赤，左行用其赤色也。殷以地統服色尚白者，陰道尚右，其行右轉，殷以水德王，金是其母，金色白，故右行用其白色。夏以人統服色尚黑者，人亦尚左，夏以金德王，水是其子，水色黑，故左行用其黑色。（五行大義論律呂引）

這也是把三統說和五德說的衝突調和的，然而比王肅之說更進了一步。王肅對於殷之尚白無法解釋，只想出了土德奪其尚青之說，把它混過，實在很牽強。它卻想出天統與人統爲左旋，地統爲右旋之說，使夏、周尚其子色，殷尚其母色，比王說自然得多了。緯書的著作時代本自西漢末迄唐，經歷約八百年，王肅是三國魏人，這一段感精符的話疑是三國以後的人受了王肅的影響而對於這個問題所作的更精密的解釋。

即此可知，「尚其所由生」雖非劉歆之說而尚出于王肅，至「尚其所由生」則又非王肅之說而直出于緯書。崔氏不加辨察，把這兩說的責任一起推在劉歆身上；我們應當替他呼冤。以專精古史如崔氏，對於這個問題尚且捉摸不住，這個問題是如何雜亂而複雜呵！

在這篇文字裏，還有一個重大問題。鄭玄的五帝說，我們在前面看見的是「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

但是他的學說還有許多很奇怪的論調。王肅是有志奪易鄭玄之學的，所以他在這一篇裏也借了孔子的話來駁他。此事說來話長，爲要明白，只得從頭講起。

上帝，我們在詩、書等較古的書裏看，只有一個。但秦國的上帝，據史記封禪書說，卻有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個。到漢高祖，又立了一個黑帝，共有五個。因爲秦、漢是統一的國家，所以四帝及五帝就成了當時祭祀的法典。但到漢武帝時，五帝之上又出來了一個泰一。封禪書云：

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郊，常奉祠如忌方。

其後武帝在甘泉立泰畤及在汶上作明堂，也都這樣辦。封禪書云：

上……幸甘泉，令祠官寬舒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纁，五帝各如其色。

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

後來王莽把泰畤等遷到長安，又是這樣辦。漢書郊祀志云：

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中央（黃）帝黃靈后土時，……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西方帝少昊白靈蓐收時，……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他的泰一五帝的系統和漢武帝時的並沒有兩樣，不過他替他們加上了許多名字，且更爲五帝加上了五個佐，弄成了整整齊齊的一套。

因爲王莽們造成了這一個系統，所以月令裏也就照樣寫：

孟春（仲春、季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孟夏（仲夏、季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孟秋（仲秋、季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孟冬（仲冬、季冬）之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這一段裏，所差的只是沒有一個五帝以上的上帝。這是因爲作者把五帝分配五時，無法容納這位最高的上帝之故，並不是有意或無意把他漏掉。但月令中也有「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春）及「民無不成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之神……以爲民祈福」（季夏）之語。按照王莽所言「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則此「上帝」與「皇天上帝」均即指五帝以上的上帝可知。

與月令同時出現的是周官。在這書裏，也有關於上帝與五帝連稱的記載：

王大旅上帝則張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天官掌次）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春官司服）

這制度與漢武及王莽所定的一模一樣，所以雖有「周官」之名，實在是個「漢制」。

在另一方面，研求天文的人也在星座裏規定了「天皇大帝」及「五帝」的星辰。甘公星經云：

天皇大帝……一星在鈞陳口中。又有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下。（五行大義引）

又史記天官書云：

太微，三光之廷。匡衡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

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

這所天帝的宮殿好不莊嚴！

到緯書興起之後，一方面接受王莽時的歷史，一方面接受天文家的學說，創出了許多新奇可喜的天帝人帝說。例如：

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春秋合誠圖，初學記引。）

紫宮，天皇耀魄寶之所理也。（春秋左助期，史記索隱引。）

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汁光紀，水帝也。（河圖，五行大義引。）

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矩，黑曰玄紀。（尚書帝命驗，史記索隱引。）

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孝經援神契，禮記正義引。）
天子皆五帝之精寶，各有題叙，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使開階立礎。（春秋演孔圖，初學記等引。）

到這時，五帝的名字更多了（例如金帝，雖只有白帝一名，王莽時又有帝少昊一名，緯書中則更有白招拒與顯矩二名），在五帝之上的這位上帝也有了靈威寶一個名號了。至天人合一的信仰，看人間的五帝即是天上的五帝，這

在王莽時已如此（他自承爲黃帝），緯書中更充滿了這種氣味。

鄭玄是東漢末的一位經學大家，他是混合今古文的「通學者」。他承受以前的一切。他不像古文學家的菲薄緯書。所以他注禮記云：

（月令）令民無不成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以爲民祈福（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上帝，太微五帝。

（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上帝，太微之帝也。

（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先帝，太皞之屬。

（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下炎帝等略同，不再舉。）

（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

（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

上帝，與周同。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

祖配之。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

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

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又注周官云：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嫫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混淪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

（春官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

在這些注裏，充滿了緯書中的太微五帝說和五精感生說。這在現在看來，固然不值一笑，但我們在讀了緯書之後再去讀它，則這些荒謬思想正是東漢時代的流行病，不能把這個責任歸給他的。

不過，這些注裏又微微把月令及緯書等的原來樣子改變了。月令中的「帝」本來只是太皞們，他因有緯書的成見在胸，所以把「上帝」釋爲「太微之帝」，把「先帝」釋作「太皞之屬」。本來合一的人帝和天帝，他則分開了。又「皇天上帝」本來是一個名詞，是一個五帝之上的上帝，看王莽所云「皇天上帝泰

「可知，但他把「皇天」釋作北辰耀魄寶，把「上帝」釋作太微五帝，把它腰斬了。這因在他的心目中有以下的一個圖，作他的注解的骨幹，所以他到處把材料這樣地配合起來：

(大帝)

(五精之帝)

(五精之君)

(五官)

蒼帝靈威仰	太昊	句芒
赤帝赤熛怒	炎帝	祝融
黃帝含樞紐	黃帝	后土
白帝白招拒	少昊	蓐收
黑帝汁光紀	顓頊	玄冥

在這個圖裏，月令中的五帝、五神的地位是降低了。月令本沒有說五帝之上更有五天帝，緯書雖為五天帝各立新名，但也沒有說月令的五帝是配食于他們的。現在他既捨不得緯書，也捨不得月令，把兩個近於重複的系統變成了一個上下相承的系統，這是他應負的責任了。

其次，他把「天」及「皇天」釋作「天皇大帝」，自然可以。但他不應把孝經的「郊祀后稷以配天」的「天」另釋作「靈威仰」。我也知道他的意思，固是本德，所應郊祀者為蒼帝，所以后稷所配食的應為靈威仰。（后稷還沒有資格配靈威寶呢！）但同樣的名詞為什麼可以作異樣的解釋？而且「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靈威仰既給后稷配去了，文王所配的上帝將為赤熛怒等四帝，不是他本德的蒼帝了，這是講得通的嗎？所以他的學說雖有淵源，仍有太過隨情之弊。

王肅雖也是一個通學者，但他的思想比較接近于古文學家。他反對讖緯，他只要抱着幾部經記。對於上面的問題，他有兩個主張：第一是沒有所謂五精感生說，第二是不承認五帝之外再有五天帝。這都是和鄭玄立于反對的地位的。

他的一家之言的聖證論（用孔子的話來證明自己的學說，故曰聖證）已失傳了。幸而禮記祭法篇的正義裏雜引了他的許多話，我們還能窺見他的學說的一斑：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為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

這段話看來似乎很平常，但實際是針對了鄭玄的感生說而講的。鄭氏大傳注云：

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

是他以王者之先祖為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而禘則為祭此太微五帝的禮。王肅反之，以王者之先祖為人類所生，禘則為祭此先祖以前之祖的禮。雖是很講不通（祖之所自出若是人類，則仍應稱祖，如虞氏七世祖顓頊與九世祖黃帝只差兩世，實在在「世」的名詞上不應有分別，為什麼以顓頊為「祖」而以黃帝為「祖之所自出」呢？），但在他的理性上不容有靈威仰等荒謬的名詞存在，所以想出另一種解釋來把鄭玄的學說掃除，這一點苦心是我們應當

原諒他的。再看下去。

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清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當作「上天」）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當作「玄」）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

這一段話，很顯明地排斥鄭玄的感生之說和六天（五天帝加一天皇大帝）之說，很顯明地擄出了孔子家語來做自己的「聖證」。家語序所謂「鄭氏學……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從我們的理性看來，實在奪其所當奪。但爲了要奪鄭氏之學，特地造出一部孔子家語來，作爲自己立說的證據，則實非研究學問的忠實態度。所以要我們承認王肅的頭腦比鄭玄爲清楚則可，要我們承認王肅的學者道德勝于鄭玄則不可，因爲鄭玄雖愚，還不至造僞書。

我們既經明白了這段公案，再來看五帝篇，就可明白王肅所以造出這篇的宗旨了。本篇云：

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

注云：

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五帝，五行之

神，佐天生物者。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怪妄言。

這是他打破「六天」之說的。他以爲天有五行，自然地運行，自然地化育萬物。五帝只是五行之神，幫助天生萬物的，並非各占一天。至讖緯書上的靈威仰諸名，只是妖怪之言，學者所不當信。又云：

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

注云：

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爲蔽惑無可言者也。

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得包下，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爲上帝。黃帝之屬故亦稱帝，蓋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蓋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

這是他打破感生之說的。他以爲佐成上帝化育之功的是五行，法五行的是明王，明王死了之後配五行，五行以佐成天事稱五帝，明王從其號，故亦稱五帝。至於紛紛之說，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這是蔽惑的話，也是不當信的。又云：

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饒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

注云：

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序則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而不知者以祭社爲祭地，不亦失之遠矣！且土與水火俱爲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爲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

這一段本文完全鈔襲左傳，沒有什麼可以特別注意的地方。惟注中則透露他自己的主張。他以爲地與天同爲上帝，而土與水火則爲五行，句龍爲后土，是土正，是五行之官之一，后土爲社，社是屬於土行的，爲地之所生，故與地之尊卑懸殊。而一般人以爲祭社即是祭地，那是認子作母的錯誤。這個意思，不免爲王莽、劉歆所騙，因爲在他們以前，后土（或社）即是地，並無母子的關繫。但要說他繼承王莽、劉歆的學說卻也未始不可。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言：

謹與……羲和、欽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上帝泰一，兆曰秦時，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時。

（漢書郊祀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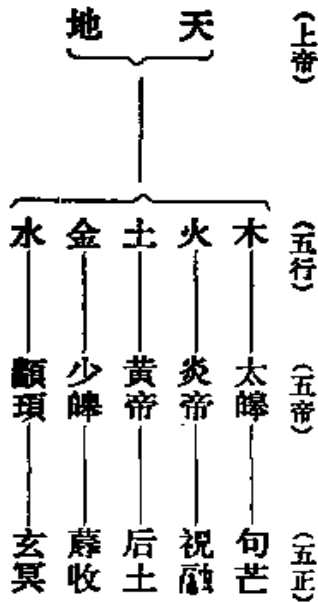
可見在王莽以前，地祇只稱后土，到王莽時，后土之號送給中央黃靈了，所以另立了一個皇地后祇來與皇上帝相對。王肅這篇文字的材料既取自左傳、月令、世經，完全是劉歆的學說，所以在這段注文裏也就採用了他的話，主張把祭社和祭地分別清楚了。又云：

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兼食于社，而稷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以其德不可以多也。」

這一段是說明顓頊之後所以沒有王者再配五帝的緣故，因爲五帝的數目已經滿了，不可增了。依照緯書所說，凡是王者都爲太微五帝所生，都有稱爲某帝的資格。在那時的空氣之下，所以有王莽自稱爲黃帝，公孫述自稱爲白帝，光武帝自稱爲赤帝的事實。但到了王肅，他把月令的五帝系統守得謹嚴了，顓頊之後就不許再有五帝了。

在這篇文字裏，沒有提到三皇，這也是他堅決不受緯書影響的表示。否則到了王肅之世，三皇的人物固還沒有確定，但三皇這一個名詞必須與五帝連在一起則是已確定的事了。

用了王肅的意見，我們也可以畫出一個圖來，表明他的思想的骨幹，並看他與鄭玄的觀念怎樣不同：



這是對於讖緯的大反動！這是「留術數而去鬼神」的大手筆！鄭玄所謂「六天」，所謂「德合北辰者稱皇，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他都用了自撰的孔子語言，摧陷而廓清之了！

三三三 後期的三統說

古史的系統，在秦、漢間如飛地伸展。騷衍的五德說本是從黃帝開頭的，到劉歆的手裏就始於伏羲氏了。五德說既已如此，三統說當然也有同樣的趨勢。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裏講三統，雖說是終而復始，但他只說了：

湯受命而王，……時正白統，

文王受命而王，……時正赤統，

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

至於夏爲黑統，他尚未說。所以然者何？因爲三統說是影襲了五德說而成立的。在那時的五行相勝的五德說裏定湯爲金德，文王爲火德，繼周者爲水德，所以他便趁口說湯爲白統，文王爲赤統，孔子以春秋繼周爲黑統，以示與五德說相應合而不相衝突。若一提到夏，則在五德說爲木德，在三統說爲黑統，便不相容了。這是一種「託古改制」的學說初出來時所應有的遮遮掩掩的態度。

到後來，三統說通行了。大家只記得「夏、殷、周」爲三代，忘記了原始的三統說是以「殷、周、春秋」

爲三代的，故云。

周人以至日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尚書大傳略說）

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夏以十二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

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同上）

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

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遠孚甲而出，皆

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白虎通三正篇引三正記）

這裏多出了「天正、地正、人正」的名目，是董仲舒的書裏所沒有的。董仲舒的書裏說：

三正以黑統初，……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

正白統者，……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

正赤統者，……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

他特別標出「天統」一個名詞，把這個名詞作爲三統所公有。這因「天」字是「自然」的意思，凡能在三統中占得一統的，即是得到了自然的統紀了。但到劉歆作三統曆時，便又創立了一個新學說：

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

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敷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漢書律歷志引）

這是說，夏始自子爲天統，殷始自丑爲地統，周始自寅爲人統。我們姑且把天地人三名放下不談，這子丑寅的次序也分明和原始的三統說相衝突。春秋繁露和尚書大傳都說：

黑統——建寅，平明朝正。（夏、春秋）

白統——建丑，鳴晨朝正。（殷）

赤統——建子，夜半朝正。（周）

這個理由很簡單，一年十二月中的第一月和一十二時中的第一時是一致的，故黑統以寅月爲正月，即以寅時（平明）爲朝正，白統以丑月爲正月，即以丑時（鳴晨）爲朝正，赤統以子月爲正月，即以子時（夜半）爲朝正。現在劉歆卻把他們倒過來了，得天統的夏反要「始施於子半」，且「日萌色赤」了。（若依三正記說夏爲人正，則又何以解於「夏數得天」一語？）

再看，他是把三統和五行打通了講的，其次序如下：

天統——赤（火）

地統——黃（土）
白（金）

人統——黑（水）
青（木）

後期的三統說

這可見他已用了五行相生說把三統說整理過了！虧他想得出拿太陽的顏色來分配這三統，更虧他想得出把太陽的顏色分成了五行的五色。可是在子半會有赤色的太陽，到寅初反而變成了黑色，這將怎麼講？所以劉歆的講三統，實在不是講三統，還是講他的五行相生說，他只要把五行相生說散播到各方面去，使得它無施不可而已。

可是，經他這樣一講，以後講三統說的雖於夏爲天統之說還不敢違背舊說而從之，但總不敢不依他的「天統、地統、人統」之說了。天皇、地皇、人皇的傳說的起來，這也是一個大原因。

緯書中，講到三統說的很多，也有些特別的地方。如春秋緯元命苞云：

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論語正義等引）

這是因京房們的卦氣圖以六十卦（除了坎、離、震、兌四正卦）分配十二月中的二十四氣及七十二候，復爲十一月之卦，臨爲十二月之卦，泰爲正月之卦的緣故。又如春秋緯感精符云：

天統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謂之天統，周以爲正。地統十二月建丑，地助生之端也，謂之地統，商以爲正。人統十三月建寅，物生之端，謂之人統，夏以爲正。（御覽引）

這和三正記所說是大略相同的。

這些話都沒有把古史系統放長。其放長的則有以下這些：

尚書中候云：

高陽氏尚赤，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繒。高辛氏尚黑，以十二月爲正，薦玉以黑繒。陶唐氏尚白，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白繒。有虞氏尚赤，以十一月爲正。（通典古禮篇引）

這已把三統的古史系統度越夏、商而伸展至高陽氏了。

詩緯惟度災云：

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二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一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

這又把三統的古史系統度越高湯氏而伸展至軒轅了。

禮緯稽命徵云：

舜以十一月爲正，統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尚黑。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二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禮記正義及古禮書引）

這又把三統的古史系統度越軒轅而伸展到女媧了。

稽命徵又云：

三皇三正：伏羲建寅，神農建丑，黃帝建子。至禹建寅，宗伏羲，商建丑，宗神農，周建子，宗黃帝。所謂「正朔三而改」也。（古禮書引）

這更把三統的古史系統直伸展到伏羲，齊了頂了。

崔靈恩是南北朝人，先仕魏，後仕梁。他是一個禮學專家，可惜他所著的三禮義宗等書俱已失傳。杜佑通典的吉禮篇中引有他的一段話，也是關於這一個問題的：

若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尚可得而知也。以周人代殷用天正而尚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尚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尚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天正而尚赤，陶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高辛氏當用人正而尚黑，高陽氏當用天正而尚赤，少皞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尚黑，炎帝當用天正而尚赤，共工氏當用地正而尚白，太皞氏當用人正而尚黑也。

他到底是學者態度，肯說「推之」，肯說「當用」，不像以前諸書把這個三統系統看成了固定的事實。他這個系統，是最遵守劉歆的世經的，所以不但少皞氏加了進去，連共工氏也加進去了。

現在把以上五說總列一表，作一比較：

代次	尚書中候	推度災	稽命徵(甲)	稽命徵(乙)	崔靈恩說
伏羲				黑	黑
女媧			白		
共工					白
神農			赤	白	赤

看這個表，可知這一個歷史系統自少皞以下甚為整齊。這是因為夏、殷、周三代的黑、白、赤三統久成了定論，從此推上去，當然有此結果。至黃帝以上所以有些紛歧之說者，乃是被三皇的問題所牽動，

漢	周	殷	夏	虞	唐	帝嚳	顓頊	少皞	黃帝
				赤	白	黑	赤		
黑	赤	白	黑	赤	白	黑	赤	白	黑
				赤	白	黑	赤	白	黑
	赤	白	黑						赤
	赤	白	黑	赤	白	黑	赤	白	黑

三皇既有異說，則編排三統的人自然也要隨着參差了。

三四 潛夫論（五德志志氏姓）

我們的經學和古史學，都是在東漢時凝固的，而東漢一代是「世經」和「讖緯」很有勢力的時代，所以這兩種學問都以世經和讖緯爲中心而凝固了。後來的人儘可不信讖緯，也儘可不知道有世經這部書，但因爲在凝固時的勢力之下，隨處都是這種材料，每每不自覺地沿用了它們的話。

不必說後來，就看東漢。張衡是東漢時最有學問，最有思想，而且是最多科學上的發明的。他製有渾天儀、滴漏、候風地動儀、指南車等儀器，又著有靈憲、算罔論、地形圖諸書。他生于章帝建初三年（公元七八），卒於順帝永和四年（一三九），是一個東漢中葉的人。

他極不信讖緯，曾於順帝時上疏斥其虛妄，其言曰：

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

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逵猶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漢書卷八十九本傳）

照他這樣講，他是根本不信讖緯的了。但他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其中的兩條是：

（1）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

（2）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本傳章懷太子注引）

他不知道周官中的「三皇、五帝」與讖緯書中的「三皇、五帝」是同在一個時代背景中出現的。他又不知道左傳、國語中的「少皞」與世經中的「少皞」及讖緯書中的「帝宣」也是同在一個時代背景中出現的。他以爲史記中沒有三皇，沒有少皞，是司馬遷的缺失，可是司馬遷的時代原不是讖緯的時代啊！

卽此可知，不信讖緯書尚易，而不信讖緯書的時代所出的歷史卻甚難。

如今我要講的，是張衡的一個朋友，名喚王符。他隱居不住，著有一部潛夫論，是批評當時社會的。雖沒有特別深刻的見解，但總算是能思想的人。在這部書裏，有一篇五德志記五帝的事實，又有一篇志氏姓記姓氏的來源。這兩篇好像大戴禮記中的五帝德和帝繫，也許他是模倣這兩篇而作。

現在先把五德志鈔在下面：

自古在昔，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神明感生，爰興有國，亡於嬖以（慢易），滅於積惡。神微精以（以精），天命罔極，或皇馮依，或繼體育。太暉（暉）以前尚矣，迪斯用來，頗可紀錄。雖一精思，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著五德志。

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爲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

看這一段引言，可知王符作這篇的時候也是存着「考信於六藝」的一個觀念的。他因爲三皇於五經無正文，故闕而不道。他因爲易繫從伏羲講起，故也記伏羲以來。所謂「故撰古訓」，所謂「共求厥真」，都是他的謹慎的表現。但看下去：

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號太暉。都于陳。其德木。以龍紀，故爲龍

師而龍名。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

後嗣帝嚳代顓頊氏。其相戴干。其號高辛。厥質神靈，德行祇肅。迎送日月，順天之則，能叙三辰以周民。作樂六英。世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

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爲堯司徒，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之。

太姪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厥相四乳。爲西伯，興于岐。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武王駢齒，勝殷遏劉，成周道。姬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郇、雍、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邰、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邶、芮、詐、祭，周公之胤也；周、召、虢、吳、隨、郟、方、卬、息、潘、養、滑、鮑、宮、密、榮、丹、郭、楊、逢、管、唐、韓、楊、觚、欒、甘、鱗（鮮）虞王氏，皆姬姓也。

上邊的話固然有出于易繫辭傳的（結繩爲網等），也有出于國語和左傳的（帝嚳序三辰，高辛氏八元等），也有出于尚書和詩經的（農植嘉穀，勝殷遏劉等），但還有一大部分是出于讖緯的（華胥履大人迹，其相日角等），實在算不得謹慎。而且有一件極奇怪的事，他把帝嚳和姜嫄都算作伏羲的後嗣了。這是在以前任何書中都沒有說起的。不過我們既在前邊讀了讖緯書，就可知道，這不是他的誕妄，乃是他把太微五帝感生的系統當作帝王傳世的系統。因爲在五行相生的五德終始表上，伏羲、帝嚳、周，都是木德，在那時人的信

仰上，木德之王都是蒼帝所生，所以王符就把這一班先後出世的木王錯認爲世代相承的祖孫了！

有神龍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是始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後嗣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號唐。作樂大章。始禪位。武王克殷而封其冑於鑄。

含始吞赤珠，尅曰「玉英生漢」。龍感女溫，劉季興。

這也是和上邊一樣，以同德的天子算作世代相承的祖孫的。至漢高祖爲他們的子孫，此雖未言，但「漢爲堯後」之說是早定的了。

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黃帝軒轅，代炎帝氏。其相龍顏。其德土行。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作樂咸池。是始制衣裳。

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虞舜，其目重瞳。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受終於文祖，世號有虞。作樂九韶。禪位於禹。武王

克殷而封胡公媯滿於陳，庸以元女大姬。

這也是把土德的德統算作他們的代統的。可是王莽爲他們的後嗣，雖漢書王莽傳中一再言及，他卻不肯說了。可憐呀，王莽費了許多心力，創造了這一個系統，到這一個系統成爲共同的信仰時，自身反沒有分了！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生白帝攀青陽，世號少皞，代黃帝氏。都於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雉鳩氏，司馬也；戶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鶉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夷民者也。是始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恪恭厥業，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後嗣修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其耳參漏。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玄珪以告勳於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卽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傳嗣子啟。啟子太康，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於有仍，生少康焉，……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十有七世而桀亡天下。武王克殷而封其後於杞，或封於緡。又封少皞之後於祁（鄭？）……

這也是把金德的德統算作他們的代統的。其中關於少皞的事情大鈔左傳，這因在劉歆編定左傳的時代卽是少皞負了重定史統的使命而出現的時代，所以有這許多材料供給給他轉鈔了。惟他所說「是始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的幾句話，則不來自左傳而來自易繫辭傳。不過易傳裏只說「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王符從何知道這位「後世聖人」卽是少皞呢？這大約因爲少皞氏沒有制作，

覺得有些缺典的緣故。

摛光如月正白，感女樞幽防之官，生黑帝顓頊，其相駢幹。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代少暉氏。其德水行。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承少暉衰，九黎亂德，乃命重黎討，訓（訓）服。歷象日月，東西南北。作樂五英。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檮演、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爲社，天下祀之。

娥簡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其相二肘。身號湯，世號殷。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中興，號高宗。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

這一章雖沒有說契和湯是顓頊後，但依前數章德統卽代統之例及本章契和湯實爲祖孫而不明言祖孫之例推之，則在作者的觀念中亦必以契和湯爲顓頊之後可知。

在這一章文字裏，我們又可以知道世經中隔得很遠的共工和顓頊兩代給王符併作了一個人了。其所以併作一個人的理由，他雖未言，但從我看來，恐只因：

- 伏義——以龍紀，爲龍師而龍名；
- 神農——以火紀，爲火師而火名；
- 軒轅——以雲紀，爲雲師而雲名；
- 少皞——以鳥紀，爲鳥師而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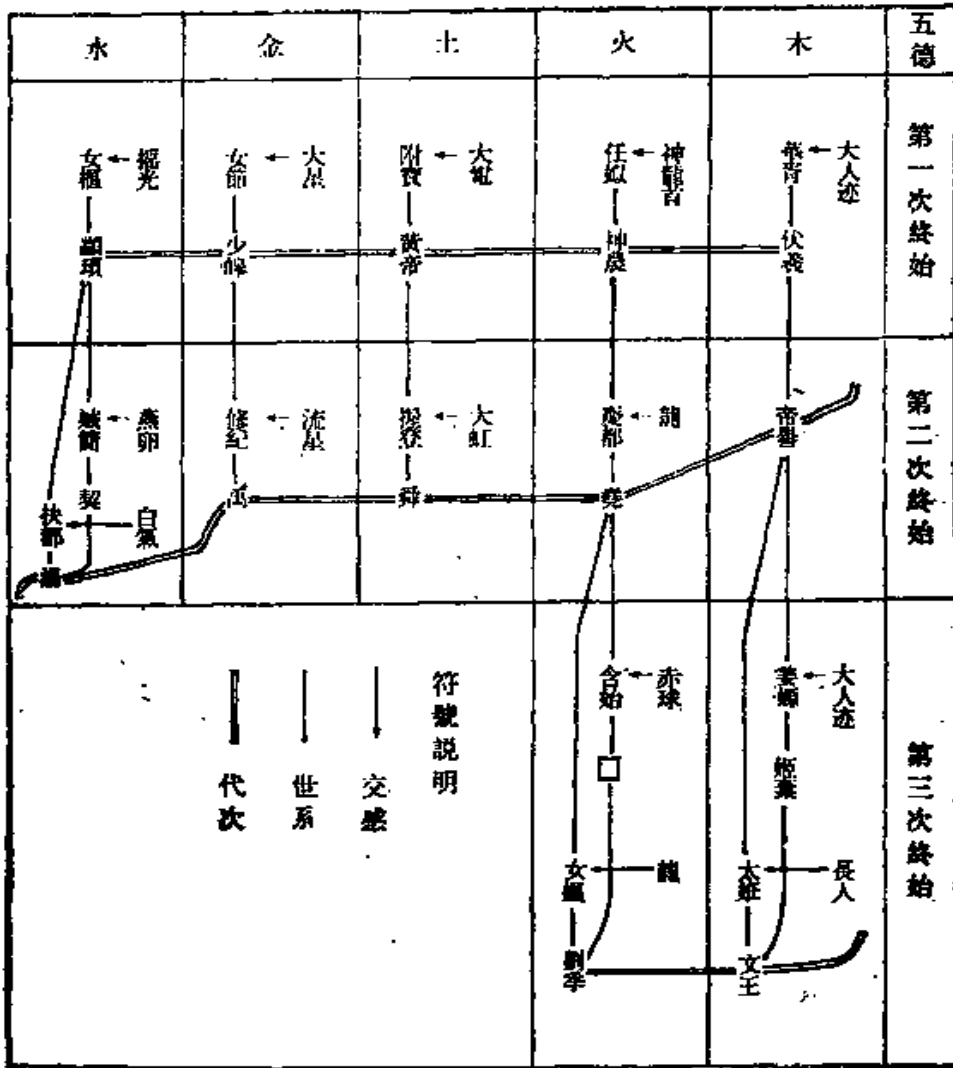
只有顓頊無所紀。雖是左傳上已說明了「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帥而命以民事」（昭十七年），但五帝中獨缺他一個沒有靈物紀官未免小觀了他，而且在制度上也覺得不整齊。恰好左傳中還有「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一句。他想，共工爲水德，顓頊亦爲水德，若把他們併作一人，豈不是顓頊的紀官就有了辦法了呢？於是他不管左傳的前後文，斷章取義，直書曰：「黑帝顓頊，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以水紀。」自有此文之後，不但世經的共工閏統之說不成問題，即淮南子所云「共工與顓頊爭爲帝」的話也變成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這真是一篇奇文。他口中儘說在「求真」的目的之下整理古史，實際卻在「求整齊」的目的之下創造古史。他口中說的是「依易繫古訓」，實際上還是一個讖緯的信徒。漢代人的話如此其不可信也！

現在我們把他的話畫出一個世系圖，如下頁圖：

你看他排列得多麼整齊！（一）帝王禪代，是依着五德次序的。（二）帝王世系，是後五德接着前五德的，是女子承繼的。（三）然而受命而王的天子，卻又來自天上的。這第二項，世經早說明了。第三項，讖緯書中也說得多了。只有第二項，是他的獨創之說。

不過這第二項，不免一個大錯誤。因爲姜嫄與太姪兩個女性如都認爲帝嚳的後嗣，則棄與文王兩個男性便不能承認其爲直系的祖孫。娥簡與扶都兩個女性如都認爲顓頊的後嗣，則契與湯兩個男性也便不能承認其爲直系的祖孫。否則女性傳代，男性亦傳代，而兩方面又同出于一祖，則不是說爲同族同姓自相嫁娶即可通了。但這是可以有的事嗎？



說到這裏，恍然解悟，他們是要把每個帝王說成有三個父親的。其一是感生之父，如伏羲之大人迹。其二是母所承之帝，如堯出於神農後嗣的慶都。其三，纔是名義上的父，如文王的「以王季爲父」。簡言之，一是天系，二是母系，三是父系。凡是受命而王的，一定要在這三個系統中都得到了根據（如文王），至少亦要兩個（如堯），方有做帝王的資格，帝王真沒有平常人的分呵！

這樣整齊的一套事蹟固出于他的手筆，但這種思想則實發源於西漢。漢爲堯後之說，王莽以黃帝爲初祖，虞帝爲始祖之事，就是王符的歷史學說的先導者。

王符發表了這個學說之後，似乎沒有發生什麼影響，這因潛夫論是一部較僻的書，非人人當讀的，而且他排得太整齊了，識緯的成分太重了，又有幾處是顯違舊說的，容易給人看破之故。只有清代的樸學家錢大昕倒很贊同他的說法。潛研堂答問（卷九）云：

問：太史公三代世表謂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稷、契與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曾祖姑。此皆昔人所疑，不審何以解之？

曰：史記叙世表本之五帝德帝繫篇。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羲之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則舜無娶同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爲堯所知亦無足怪，於情事似近之。又考春秋命歷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然則顓頊非黃帝孫，堯亦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潛夫論亦相合。

司馬遷一方面承認五帝德及帝繫之說謂堯舜皆出于黃帝，一方面又承認堯典及孟子之說謂舜娶堯之二女，於是造成了舜娶曾祖姑焉為夫人的笑柄。（他不會想，在堯典等篇中並沒有說堯舜同祖，帝繫等篇中也沒有說舜妻媿女，這原是不可合併的兩種傳說。）錢大昕用了潛夫論和命歷序的話來駁去帝繫的話，意思固然很好，但他不想帝繫還是西漢初年的作品而潛夫論和命歷序則是東漢的作品，在時間上已相差了二三百年。又秦、漢間以地域的統一而民族亦有統一的趨勢，故有帝繫等書出現，把當時所有的民族歸結於黃帝的一個系統之下，至西漢末則五行思想極盛，加以王莽圖謀篡位，用了五行的歷史系統作自己的護符，故把所有的帝王和民族分配到五帝（五天帝與五人帝）的系統之下，在時代背景上也是絕端差異的。我們既知道了它們的來源之後，自然不能用一元說來駁五元說，也不能用五元說來駁一元說，因為它們不是一個題目之下，而且任何方面都不是信史。

帝繫與潛夫論的帝王系統，因時間的久遠而處在兩極端。世經則居于它們的中間，故它雖沿用帝繫之文，卻是貌合神離，自相牴牾，雖沒有造出新體系，而也可以暗示王符，使他造出這個五德志的體系來。所以世經之文是一元說的結束而五元說的開創。

我們讀了五德志，可以明白，在王符的意想中，世界上是有五個皇室輪流受命的。現在我們再讀他的志氏姓，看他如何把古代民族分成五部而歸之於這五個皇室。

伏羲，姓風，其後封任、宿、須胸、顧史四國，實司太陽與有濟之祀，且為東蒙主。魯僖公母成風，蓋須胸之女也。季氏欲伐顧史而孔子諫之。

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尚，爲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於紀，或封於申。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臺臺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宛西三十里有呂城。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間，晉惠公徙置陸渾。州、薄、甘、戲、霽、怡及齊之國氏、高氏、濕氏、士強氏、東郭氏、雍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淵氏、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賀氏，皆姜姓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爲十二，姬、酉、祁、己、滕、葦、任、拘、釐、媯、嬭、衣氏也。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著。莒子姓己氏。夏之興，有任奚爲夏車正，以封於薛，後遷於邳。其嗣仲邈居薛，爲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謝、章、昌、采、祝、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媯氏女爲后稷元妃，繁育周先。媯氏封於燕。……媯氏之別有闕、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鄧都，汝南有鄧君章，姓音與古媯同而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

少皞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爲高辛氏火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義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于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爲司馬，遷自謂其後。

祝融之孫分爲八姓，己、禿、彭、姜、妘、曹、斯、半。己姓之嗣颺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氏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饒川。……豢龍以忠諫，桀殺之。凡因祝融之子孫，己姓之班，昆吾、籍、扈、溫、董、秃姓腹夷，豢龍則夏滅之。彭姓彭祖、豕章，諸稽則商滅之。姜姓會人則周滅之。妘姓之後封於郟、會、路、偃陽。郟取仲任爲妻，貪冒愛恇，蔑賢簡能，是用亡邦。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爲夫人，鄆舒爲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荀營武子伐滅偃陽。曹姓封於邾，邾顏子之支別爲小邾，皆楚滅之。牟姓之裔熊嚴，成王封之於楚，是謂粥熊，又號粥子，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紉。紉嗣爲荆子。或封於夔，或封於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滅。公族有楚季氏、列宗氏、鬬強氏、良臣氏、耆氏、門氏、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季氏、陽氏、無鈞氏、蔣氏、善氏、陽氏、昭氏、景氏、費氏、嬰齊氏、來氏、來織氏、卽氏、申氏、訖氏、沈氏、賀氏、咸氏、吉白氏、伍氏、沈濊氏、涂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午氏、子西氏、王孫、田公氏、舒堅氏、魯陽氏、黑肱氏，皆牟姓也。……

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隴凱、擣戴、大臨、龍降、庭陞、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後嗣有皋陶，事舜。……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巫。後有仲衍，鳥體人言，爲夏帝太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武王伐紂，并殺惡來。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爲氏。其後失守，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爲列侯，五世而

爲武靈王，五世亡趙。恭叔氏、邯鄲氏、管辱氏、嬰齊氏、樓季氏、盧氏、原氏，皆趙嬴姓也。惡來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王封之於秦，……以爲西陲大夫，汧秦亭是也。其後列於諸侯，□世而稱王，六世而始皇生於邯鄲，故曰趙政。及梁、葛、江、黃、徐、莒、蓼、六、英，皆皋陶之後也。鍾離、運掩、菟裘、尋梁、修魚、白真、飛廉、密如、東灌、良時、白巴公、巴公、巴、鄆、復蒲，皆嬴姓也。

帝堯之後爲陶唐氏。後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爲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至周爲唐杜氏。周衰，有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李以正於朝，朝無間官，故氏爲士氏，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藹之孫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於是晉侯爲請冕服於王，王命隨會爲卿，是以受范，卒諡武子。武子文成晉、荆之盟，降兄弟之國，使無閒隙，是以受郟、欒。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隨氏、范氏、郟氏、欒氏、臯氏、穀氏、喬氏、擾氏、狸氏、傅氏。……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修己以安人之功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緡也。

帝舜姓虞，又爲姚，居媯。武王克殷而封媯滿於陳，是爲胡公。陳袁氏、咸氏、呂氏、慶氏、夏氏、宗氏、來氏、儀氏、司徒氏、司城氏，皆媯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爲工正。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謂威王。五世而亡。齊人謂陳、田矣。漢高祖徙諸田闢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氏云。莽之行詐，實以田常之風。敬仲之支

有皮氏、占氏、沮氏、與氏、獻氏、子氏、鞅氏、梧氏、坊氏、高氏、芒氏、禽氏。

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於宋，今之睢陽是也。宋孔氏、祝其氏、韓獻氏、季老男氏、巨辰經氏、事父氏、皇甫氏、華氏、魚氏、而董氏、艾歲氏、鳩夷氏、中野氏、越椒氏、完氏、懷氏、不第氏、冀氏、牛氏、司城氏、岡氏、近氏、止氏、朝氏、敦氏、右歸氏、三伉氏、王夫氏、宣氏、微氏、鄭氏、目夷氏、鱗氏、臧氏、颺氏、沙氏、黑氏、閭龜氏、既氏、據氏、磚氏、己氏、成氏、邊氏、滅氏、買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馬氏，皆子姓也。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為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為華氏所偏，出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鄆大夫，故曰鄆叔紇，生孔子。……

我們讀這一篇時，它給與我們的最顯著的印象，便是只有伏羲、炎帝、黃帝、顓頊、堯、舜的世系，而沒有少皞與帝嚳的世系。少皞是西漢末年纔出世的古帝，沒有人替他編製出許多子孫來，尚是意中事。帝嚳則是秦、漢間言族姓者的不祧之祖，凡是中原民族幾全掛在他的名下（看本講義廿一及廿四卷），為什麼到這一篇裏忽然不提了呢？這個原因，我敢說是王符的偏心，他為要維持其德統即代統之說，把帝嚳的子孫大半送與別個人了。本來從帝嚳及史記看，帝嚳有四子：后稷、契、帝堯、帝摯。除帝摯後嗣無聞之外，后稷為周，契為商，帝堯為唐，原都有很昌盛的子姓的。不幸被王符將帝堯送與炎帝，將契送與顓頊，只有周，還因木德的緣故而留與他。但周的世系已在五德志內敘過了，所以在志氏姓裏也就無話可

說了。

少皞的一系亦然。他在五德志內已說：

武王克殷，而封其禹後於杞，或封於續，封少皞之胄於祁。……姁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泊胤、辛、褒、費、戈、冥、續，皆禹後也。

如此，少皞的子孫雖少，還可以用禹的子孫補之。

但不可解的問題又來了。戰國初年的人把世上的兩個大姓——姬、姜——分配與黃帝、炎帝，故國語中說：

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國語四）

那時的人是把周的一系掛在黃帝的名下的。後來帝嚳雖成了周人的祖先（據王靜安、郭沫若兩先生的考證，嚳應是商人的祖先），好在帝嚳自身也是算作黃帝的子孫的，所以只增加了幾代，這個系統的中心還沒有改變。自從劉歆重排五德系統而周乃與伏羲並為木德，王符重排帝王世系而周乃出于伏羲，遂與土德的黃帝無關。這只要他能自圓其說，也未始不可備一說。然而他鈔國語的老文章，黃帝之子十二姓，仍以姬姓為首。那麼，伏羲為風姓，而姬姓之周可為之後，黃帝之子首數姬姓，而周人反與之斷絕關係，這是什麼道理？王符對於這一點，自己也明白，故于黃帝子姓之祁、己、姁等各為尋出其後嗣，而于姬姓獨不著一字。他只希望讀者的忘記，可是我們哪裏忘記得了呵！

在這一篇中，只有顯頊的一系記載最詳。這因楚、秦、趙諸國各有其世系的緣故。大概古帝王的世系，這一支是有十之六七可信的，帝繫和史記如此，志氏姓亦如此，雖則顯頊一名的來源我們尚茫無所知。其他炎帝的一系只有一個姜姓，不支不蔓，亦有可信的理由。至于太皞之後不過取自左傳（我深疑任、宿諸國的祖先實是有濟，太皞一名是後來加上去的）。黃帝之後的姓太多，只要看除了國語十二姓之外，王莽時又把姚、媽二姓加了上去，可見原有的十二姓也是這樣的一次一次地加上去的。堯、舜之後本來沒有多大記載，恰巧西漢末年起了漢為堯後說及新為舜後說，把他們裝點得很像樣，於是這一篇的作者也就照樣鈔寫了。

本篇中還有一段很特別的記載，是孔子的世系。孔子的世系見于左傳的只有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鄭叔紇四世，見于史記孔子世家的，除了這四世外，也只有防叔、伯夏二世。但這篇中又多出了宋父、世子、木金父、祁父四世。這是可信的呢？還是可疑的呢？他沒有寫出他的根據，我們不能知道。

到王肅作家語，於本姓解云：

宋公（微仲子）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鄉。弗父何生送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瞿夷。瞿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妻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微在既往，……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生孔

子，故名丘，字仲尼。

這比王符所記的更完密了。可是細細一看，又有許多漏洞出來。崔述說：

孔父爲華督所殺，其子避禍奔魯可也。防叔，其曾孫也，其世當在宋襄、成間，於時華氏稍衰，

初無構亂之事，防叔安得避華氏之禍而奔魯乎！（陔餘考叢卷二）

係志且說：

案史記宋世家，……弗父何爲緡公世子，非煬公熙子。

案，孔子以禱尼山生，故字曰尼，孟皮何以亦字伯尼乎！梁氏玉繩曰：「庶長曰孟，安得稱

伯！」（家語疏證卷五）

這些錯誤，王符的志氏姓和王肅的本姓解各占一半。即此一端，可知歷史上的錯誤是漸漸地來的，有王符的錯誤於前，斯有王肅的更錯誤於後。

綜合五德志與志氏姓的記載，作一簡表於下，表明王符心目中的古代世系。（表見三八〇頁）
這比了帝繫的世系圖，史記的世系圖，變化到怎樣？讀者可自勘校之！

（第二學期講義完）

